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曹雪芹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四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 石頭記

投鼠忌器室玉情贖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悲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鬧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廿一回 至七十四回

內缺 第廿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賤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孀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奴才有什么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襍子蓋似的几根戾毛撈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開門且拉着笑說好孀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你應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子了一个个的不像抵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鷺鷥似的不動他的菓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斥声浪噪喊起來說又是還說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饒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槍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當着怎不和他們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有小廝笑道噯哟：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便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弔白臉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雖在這裡听哈里頭却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

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柳嬌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說話忙推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等他們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去了衆人都說終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茶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來總是爲春

景將殘

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雞蛋頓的嫩嫩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

知怎的今年這雞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二三十個來我那里我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餛飩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般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計活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里混受噓你娘終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麪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罷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緊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麼前兒小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雞炒小燕  
 說暈的因不好總另叫你炒个麵筋的少攪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頭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彌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厨房以來  
 几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說我單當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利頭兒笑起賬來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嘗光要兩隻雞兩隻鴨子下個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笑：勾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的  
 住这个點這樣个點那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

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吃到一個月現筭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兒表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來給我我到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素这三二十个錢的事我還預備的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盞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受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听了又氣不受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到好哄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里<sup>3</sup>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拿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代了小了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了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腳搶上一頓亂翻亂擲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總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了頭們也沒得拌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中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sup>鍋</sup>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此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送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閑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通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悶繞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來我纔開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里呢竟出去讓我開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答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換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几个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几个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到要審他這兩日他往這里頭跑的不像鬼：唧唧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事是昨兒玉釧姐姐說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不少了些零碎東西連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確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没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曰這些事沒生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姐兒催逼他此一此些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圓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忍還有偷的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曰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嫖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兒那邊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五兒啼的哭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嘆道這樣說你竟是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見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這理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這沒行之事上也有報怨說正緊經更還坐不上來又丟個賊  
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愿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  
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睡  
枕鳴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已不得時攆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应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听了嘆



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寔供若聽見了是他舅門上得的他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姐好：好你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丟了你們可瞎說望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着他：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攪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擗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里

發他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嘛<sup>合</sup>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陽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平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這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說<sup>話</sup>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湏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紫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一个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里來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不管<sup>相</sup>都

官了衆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之屋裏你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三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寓主却是平常理面有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三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他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三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之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激便說道姐之放心也別冤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之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哥哥是情真連太之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能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竟帶了我回奶去我一應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都叱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果  
然是个正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的偷的啼你們頑如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怪道不是這樣說你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室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净但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素到太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要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  
芳官往前邊來至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鬼感謝不尽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勾多特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他來恐園里没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平兒道秦顯的女是誰我不大想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工夜的白日里沒什麼事所姑娘不大相識高。孤拐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嬌娘司棋的父母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却是偕們這邊的平兒听了方想起末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瞭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業障

逼他頑說太二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個不限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啼慌了如今宝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給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們的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篋還擺在議事所上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再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攪攪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帶上件什店事他不應承偕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好人還要細的追求總是依我的主意把太二屋里的了頭都拿來與不

便攪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sup>吃</sup>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蠅<sup>也</sup>不抱沒縫的蛋<sup>鳥</sup>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總說他無不加賊刑也草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帳的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若未操這心得放手時湏放手什麼大不<sup>事</sup>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搃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偕們是那邊屋里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sup>懷</sup>杯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个月还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到<sup>了</sup>嘆了說道憑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絕精養些了沒的淘氣平兒嘆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戲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得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忙朝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攢了米，口興頭上，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米說短了，兩后常用米又多支了。今月

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禮情：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禮預俺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多人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與他過同法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兒子原無事如今还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要折變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告許多東西被王釧兒吵出生恐查考諸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訴說都是宝玉應了送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未誰知賈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更要這了也沒趣見彩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粗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斷趙姨娘百般了想素日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處我真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來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漂的漂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玉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典兒并壽星紙馬跪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筵一百束上用銀系掛起薛姨娘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个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国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教堂搶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處行畢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著然後又遇見薛蝌讓回方進

園來情愛麝月二人跟隨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二一換着所長比他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家中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今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母見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咕呱一辟了頭笑進來原来是翠墨小螺翠樓入画邢岫烟的了頭篆兒並奶子抱巧姐兒彩鶯綉鸞八个人都抱着紅毡笑着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麪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特<sup>特</sup>敢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sup>禁</sup>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終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  
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你<sup>他</sup>末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你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忙<sup>又</sup>作下揖去就<sup>說</sup>原來今兒也是姐的芳誕平兒還薦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總是探春忙問原來  
那妹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姐趕着補了一分礼友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過了灯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他們娘兒兩個過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二初九日是璉二哥三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就不是偕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怎麼了宝玉咲指襲人道他和林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咲原來你兩個到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終知道平兒咲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壽禮職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悄悄的過去通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咲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裏里過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媽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媽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媽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着探春回說道可巧今兒里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趙美萊都是外頭收拾他們就湊了錢就柳家的來攪了去只在偈里頭收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回遣人去問李執事欽代玉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我們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麝等到李執事叙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代玉因天氣和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園錦囊擗了一所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四色壽礼與宝玉宝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麝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過來與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曰嚼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違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妹：都在裡

頭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迂的，你瞧你們那邊這  
几是事？人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閥的有功效了。若是開着保  
不住那起人，圍順脚起抄道路，從這裏去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  
些大家別走，總繼丟有了東西，與我們這並無礙，豈不省心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貝而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除不知還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  
大家別走，可總有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宝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  
若已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呢？」  
你「憑是不管事的人，我總告訴你平兒是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  
奶子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自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戲。作要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芍藥欄中。紅香園三間小廡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還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平兒，忙自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麝方換了衣裳，衛蘊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請他一同到了紅香園中。只見筵開玳瑁，齊設芙蓉，衆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辭，嫌媽說我老夭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尤氏等執意  
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所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到  
自在引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  
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着有命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  
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結給姨媽槌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西  
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鬪了这里出去小了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  
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見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  
來二人無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一面又拉了香菱玉  
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  
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開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  
 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罢面又將各色吃食揀  
 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出<sup>去</sup>宝玉便說雅座無趣湏要行令才好中人有說行這  
 个令好那个又說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了拈  
 成閨兒偈們拈出那个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拿了<sup>付</sup>筆硯花箋  
 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冬<sup>末</sup>季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坐說我寫大家意  
 了<sup>末</sup>回共得了十來个念着香菱二的寫了援成閨兒擲在一个甌中間探春便  
 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撓了一撓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覆  
 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  
 人纂的比一切的全都難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們行出<sup>主</sup>偈們行这个說着又着襲人拈了一个都是<sup>却</sup>拈战史湘雲笑自說  
这个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  
只別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  
一杯探春道我喝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我所分派命取了金盞盃來從  
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  
哥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  
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  
誤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  
滿說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



尤氏贏了銀錢

鄉耆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個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嘴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这个也等想一想你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聲

令完犯夾襲人等皆說的是句俗語都帶一个寿字的不能多贅大



家輸流亂割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對了點子來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捧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这个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烹湃 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攬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个謬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棟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鴨頭遂棟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到底快說了湘雲使用筋子牽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卯了頭

頭上卯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來引的晴雯螺髻鶯兒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  
開心兒拿着我們取咲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  
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々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  
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  
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釵忙暗々的瞧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  
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刻拳鬪  
了底下宝玉可可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喪了一個宝字宝玉想了  
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靈玉而有便咲道姐々拿  
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々別惱就是姐々的諱釵字就  
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

四詩曾有鼓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  
 使不得兩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  
 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等不  
 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麼你  
 到忘了後來人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  
 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談對点的對点劉琴的利壽這些人因賈母王  
 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所中紅飛  
 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  
 了湘雲只想顧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  
 尋

玉兄此時置  
 身於紅飛翠  
 舞中時不顧  
 影仙乎

情園

我我  
我那里我得着接有林之孝家的同有几个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  
二者恐了你们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婆意痛飲  
失了体统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  
你们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  
作个引子媽你们別耽心李執尤氏都也笑說你们歇自去罷我們也  
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哥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  
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太你们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  
事來打听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  
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  
媽你们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來兩傍了你们答

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  
我們即刻打簇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  
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自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  
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  
干橫豎他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有只見一个小丫頭笑嘻嘻  
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  
石櫬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有都走來看時果  
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櫬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  
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的扇子裡在地下也半被落花  
埋了一群蜂蝶鬧穠的圍着他又用簪釵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

衆人看了又見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  
●裏啣說泉香而酒冽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  
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  
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  
納涼避靜的不覺的頭回多罰了兩杯酒姣弱不勝便睡有了心中反覺自  
愧連忙起身紅圍有同人來至徑香圍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灑茶  
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  
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風姐送去風姐兒也送了幾樣  
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棚堆花的也有扶  
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

代王和宝玉在簇花下唧唧：「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了。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眉兩眼只瞧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回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里的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因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說的話也不回姑娘要攆當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所上候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有

就攆出他去哥太<sub>了</sub>來了再<sub>明</sub>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代  
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貼在下<sub>底</sub>花邊<sub>點</sub>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  
三了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此事到地<sub>底</sub>一步兒不肯多是<sub>家事</sub>差不多  
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有時他幹了好几件事  
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sub>頗</sub>桶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  
鳳姐<sub>扎</sub>儿<sub>止</sub>們筏子禁別人最是心里有算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  
樣纔好偕們家里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省事心里每常困了替你們一  
笑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  
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偕們两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sub>漆</sub>廝上尋宝  
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



盤裡面可式放有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爬爬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有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備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那說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有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我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聞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竟偈們外頭頑去一回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竟

罢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偕們晚上家里再吃回來，我叫你龍人姐你帶了你棹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个麪條子，早晚飯也沒好生吃，終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要尽力吃，勾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也沒聞見。秉公兒，我是要開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米子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个奶油松饊，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

官便說油膩：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着到竟比往常之味有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面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勾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这就勾了方纔麝月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低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偕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和晴雯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衆兒大家鬧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小

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這只五兒怎樣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再叫他進來罢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這到是正緊經小燕又叫两个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手了便去我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園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宝玉問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摆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有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两个襲人笑道我說你是描兒食曉聞了見了香就隔鍋飯也見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吃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麼室兒跑了去吃飯两个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声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了

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處省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  
 官一個人就教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  
 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性懶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  
 雀褂子再前燒个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  
 个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  
 是他懶的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  
 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呀只這麼憊和我笑  
 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有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  
 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個人人都滿園中頑了

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草來，恍有生在花草堆中。聞草这一个說我有雅音，  
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  
这个又說我有星之翠，那个又說我有月之紅，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那个  
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菜，莖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  
說我有夫妻蕙，莖官說從沒聽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  
一箭數花蕙。」為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  
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頭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  
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兩枝背面開的，就是  
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有夫妻子，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  
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这个爛了嘴的小。」

蹄子滿嘴里汗嫩的胡說了。莖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sup>起</sup>運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莖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中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闔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sub>々</sub>點<sub>々</sub>流下綠水來，正恨<sup>冤</sup>罢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闹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中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問怎<sub>麼</sub>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及說我謬，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我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帶你瞧：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嘆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里了  
可惜這柘榴紅綾最<sup>子</sup>不經<sup>禁</sup>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  
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  
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每人  
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  
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  
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一個不清香菱听了<sup>這味</sup>送話却<sup>心</sup>心坎兒上反到  
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  
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貼着方好不  
然連小衣兒膝褲<sup>鞋</sup>面都要拖壞我有個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



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來如何  
 香菱笑省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聽見了到不好宝玉道這怕什麼  
 等他們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還是  
 你素日為人了，況且<sup>嗎</sup>不<sup>是</sup>事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也可，只不過怕姨  
 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  
 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有你千定<sup>萬</sup>叫他親自送來，後好宝玉听了  
 喜歡，非常答應了，忙<sup>的</sup>的回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座一  
 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sup>不知道</sup>忘了，被人拐出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算，這座  
 一个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却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sup>給</sup>了这个霸王，  
 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

了一壁胡思亂想又下此四字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  
香菱之為人沒每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  
想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相取了出來揭揭好随了宝玉來尋看香菱他  
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一定淘出了个故事來  
纔罢香菱红了臉笑說多谢姐了谁知那起促狎鬼使黑心說有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  
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贓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好  
再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問的香菱道好姐你拿去  
不俱物給那个妹兒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  
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贓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

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掘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  
 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  
 又叫做什麼怪惡藏知道人人說你慣會鬼祟呢使人肉麻的事你瞧你  
 這手弄的泥鳥惡藏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突有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  
 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  
 何話扎有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曰還受說出未那邊他的  
 小了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看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  
 別何你哥說緣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  
 里探頭兒去呢說有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回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射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兩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菜子我以下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往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个人單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

情就是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撞你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学坏了。」席家桥拱火，儿说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说：「关了院门，罢。」袭人笑道：「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这会儿关了门，人到疑感起性，再等一等。宝玉点灯，自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什么事？」小燕道：「我告诉了柳嫂子，他到喜欢的很，只是五儿那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家去，又气病了，那里来得？」<sup>二得</sup>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后悔，长叹曰：「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苦官可说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罢，复走进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大家隔窗，<sup>細</sup>情视，果见林之孝家的和几个

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sup>个</sup>愛悄嘆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出去偈們好閑門了。」只見怡紅院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sup>又</sup>吩咐不要<sup>要</sup>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还没睡呢。」媽<sup>媽</sup>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回吃了麝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諺道：『<sup>熱</sup>些人蒲<sup>並</sup>

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灌了一盃子盃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嗜一碗都是現成的說有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  
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  
屋裏到底是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聲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  
眼裏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  
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粗是了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  
一聲半聲名字若當面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是後好咲這  
終是讀書知禮的越越自己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太太  
太太屋裏撻過來的便是太太太太屋裏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



不的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  
 走了宝玉還說再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晴  
 雯等忙命開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呀三叨四的又  
 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射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  
 省些兒也隄防省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省一面擺上酒菜襲人道  
 不用為禱屋偈們把那張花梨木的炕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禱禱又便宜說省  
 大家果然抬來射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  
 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偈們都脫了  
 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  
 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這怕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這會子，還逼我就不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有卸粧寬衣。（見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獨抬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與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有鬚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有大紅綢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袴，散有褲脚，倚有一个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紗新枕頭，和芳官两个先划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有一件玉色紅青氍毹三色緞子，翻的水田小夾袄，束有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撒有褲腿，頭上眉額編有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蠶絲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有米粒大小的小玉塞子，在耳上單帶有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廟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

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個到像是双生的弟兄兩個襲人等<sup>斟</sup>的勸了酒來說且等再割拳雖不安席每人<sup>斟</sup>在手裏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玉玉曰說偕們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的才好別大呼小呼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射月笑道拿骰子偕們搶紅黑玉玉道沒趣不好偕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虽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偕們竟悄悄的把玉

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  
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宝玉道怕什麼俗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  
他一声纔好還有琴姑娘中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子屋里叨  
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sub>得</sub>了一声  
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射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  
怕宝林兩個不肯來湏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  
又命老婆子打個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  
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點体面畧坐坐再來探春听了  
却也欢喜回想不清李紈倘或被他知道到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  
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棹子方坐開了寶玉忙  
 說林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有些龍衣人等都端  
 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离棹<sup>著</sup>遠去的靠背目笑向宝釵  
 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說人夜聚飲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  
 麼說人李紈笑道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々如此  
 這到也不怕說省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里面裝着家牙花名  
 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过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里  
 面是五點數至宝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麼來說着將筒<sup>筒子</sup>搖  
 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貫群  
 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  
則以優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  
一杯宝釵吃過便嘆說芳官唱一枝我們听罢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  
門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  
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  
了一枝

賞花時 翠鳳毛翎箒義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門外即天涯 您看那一風斬黃龍  
一線兒差 再林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與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

若遲呵

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  
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又擲了一个  
十六点数到探春笑道我还不知得个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  
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这東西不好不該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  
人們行的会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  
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茶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  
麼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

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說有大家來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雖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有他的手強擲了个九点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這勞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有一枝老梅是寫有霜曉婆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麼与興說有便吃酒將骰过与伏玉：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有掣拳擲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有



一枝海棠題有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兩個字改石涼兩個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道了倒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別多話了衆人都笑了目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給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聽人不見遮与芳官端起來便一揚滕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數去該射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茶蘼花題有照華勝極四字那面寫有一

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縻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射月問怎麼講室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  
惜們且喝酒說有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射月一擲个十九  
点該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有聯春繞瑞那面寫有  
一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  
玉掣代玉默々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有方好一面伸  
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有一枝芙蓉題有瓦露清愁四字那面

一句旧是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人々他伸手内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直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间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笑来香菱晴雯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也

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曰相探  
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  
探春笑道這是個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執笑道  
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衆人都笑了襲人纔  
要擲只听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  
發人來了接代玉的衆人回問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過  
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  
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  
該散了襲人宝玉等還要留衆人李執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  
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然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有晴

雲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  
那邊方回來关了門大家後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  
鍾用盤攢了各樣菓菜與地下的老嫗們吃彼有吃了三分酒  
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  
偷酒缸已罄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  
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  
人身上好姐心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力灌起來你小燕兒  
也圖不得早睡我了晴雯還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俗們且胡乱  
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  
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我起來就將芳官扶

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竟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对尚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枕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日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犹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sup>解</sup>了怎<sup>解</sup>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道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什<sup>怎</sup>麼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有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麼不過後兩次罷了偕

们也笑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sub>么</sub>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样纔有趣必至具尽了反無後味了  
昨兒却好上了晴雯連<sub>來</sub>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兒  
笑道姐：忘了連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过衆人  
听了俱红了臉用兩手握有笑个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  
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sub>席</sub>短一个也使不  
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问你  
們夜里做什么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  
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  
我们都鼓搗光了一个：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

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晚兒平兒笑道好白  
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省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  
他还席必來請你的等有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是他晴  
雯听了赶着笑打說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会子有事不知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个不  
到我是打上门來的宝玉等忙道他已经去了这里宝玉梳  
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有一張紙因說道  
你们这随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  
誰又有了不是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  
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  
 宝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帖文亦蹈俗套之卧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  
 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也來  
 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了下一個帖子四兒忙飛進來  
 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个媽子送來我就搁在那  
 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  
 怪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  
 看他下有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  
 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  
 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代

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宝玉忙問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此意說道你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sup>的眼的</sup>。原來他推重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的是他廟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地廟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里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sup>改</sup>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來有本而

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真是天緣巧合  
 求姐：指教說有便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  
 生成這等故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  
 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麼道理宝玉聽說忙笑道姐：不知道他  
 原不在這些人中笑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  
 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可  
 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諒了半日方笑  
 道怪直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不怪得  
 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  
 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鉄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称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々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陷于鉄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爰啣了一声方笑直怪道我们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一說姐々就請讓我去寫回帖油烟听了便自往櫺翠庵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櫺翠庵只榻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

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  
 小戰靴或散有褲腿只用淨戰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  
 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門也  
 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  
 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有趣用芳官一罵有俗家現有几家土番  
 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宝玉  
 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却很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  
 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升起个番名叫作耶律  
 雄奴：二音又匆匆奴相通都是犬戎名性况且這兩種人自堯舜  
 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偕們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得仁孝赫德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  
所以几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  
拱手俛頭緣原遠未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  
這樣有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  
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鼓唇搖舌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却說是稱  
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  
載不用武備偕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  
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  
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護之恩賜為奴隸只不过令其飼養馬匹皆不  
堪大用湘雲素習戲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令自己束裝帶穿

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  
 刮剔短髮好便于面<sup>上</sup>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執探春  
 見了也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两个髻  
 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  
 大英曰他姓韋便叫他作<sup>能</sup>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sup>能</sup>本  
 色之語何必塗<sup>抹</sup>粉<sup>本</sup>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  
 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說  
 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  
 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  
 代了佩鳳偕駕二妾過來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了坏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駕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語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子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来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怒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邊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罢曰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口仍舊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  
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  
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執尤氏三人出  
去議事所相見這里中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她兩個去打鞦韆頑  
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

這悅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看使得  
宝玉忙笑道說好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說看着你們說學着罵他  
偕她又說笑軟了怎店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赶  
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張跑來說老爺  
殞天了眾人听了啼了一大跳忙都說好的並無疾病怎店就沒

了家下人說老爺天煉修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  
言又見價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己的男子  
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  
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庚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  
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  
脉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庚申服  
靈砂妄作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目此傷了性命的如今至死肚中  
堅硬似鉄而皮嘴唇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  
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  
吃坏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承望老爺于今

夜守庚申時哨<sub>三</sub>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著<sub>苦</sub>  
 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看等賈珍來啟放且  
 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  
 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揭指笑來至早也  
 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sub>目</sub>今天氣炎熱實不<sub>可</sub>相待遂  
 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  
 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  
 珍榮府中甥姐現出不來李執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  
 得<sub>將</sub>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sub>瑞</sub>賈璉賈玳賈  
 璉賈葛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來在

寧府看家他這健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未終心是放心而去坎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禮部見當今隆教孝弟不敢自尚具本請旨原奉天之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曰（年近）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玄其現今因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虽白衣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其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有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王公以下准其祭吊欽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

中所有大臣皆高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  
 琬二人領家子裡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  
 作什麼賈瑞回說嫂子恐哥和侄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  
 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  
 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  
 家母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有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  
 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说了几声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  
 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  
 坐更的聞知忙喝起中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  
 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

方佳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  
無柰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親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些悲感好指  
揮衆人因將恩旨脩述与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  
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声兒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所收棹  
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蓬<sup>棚</sup>牌樓等事又忙有進來看外  
祖母两个姊妹原素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有了他二姨娘三姨娘  
都和了頭們作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  
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  
蓉小子我过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沒了  
还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

的也跟不上說有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樓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  
 滾到懷里告饒。尤二姐便上手撕嘴，又說等姐：來家偕們告訴他。賈  
 蓉忙哭有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哭了。賈蓉又和三姨搶砂仁吃。尤  
 三姐<sup>嘴</sup>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了頭  
 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後腫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  
 家，你太眼里沒有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甦着走。賈蓉撒下  
 他，姨娘便抱有了。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偕們饒他兩個了。  
 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見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  
 的說是頑。以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  
 那賊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

誰不肯地<sup>裏</sup>嘆<sup>氣</sup>說<sup>話</sup>偈們這<sup>邊</sup>亂<sup>張</sup>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  
都教<sup>使</sup>的<sup>了</sup>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说<sup>說</sup>賊唐真漢何況偈們  
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sup>來</sup>連那<sup>邊</sup>大老爺這<sup>麼</sup>利  
害連叔<sup>二</sup>還和那小姨娘不干<sup>淨</sup>呢<sup>嗎</sup>鳳姑娘那樣劉強瑞<sup>大</sup>叔还想他的  
賤那<sup>一</sup>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胡<sup>合</sup>言<sup>亂</sup>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  
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sup>了</sup>先祖宗勞心又難為<sup>了</sup>兩位姨娘受<sup>了</sup>委屈我們  
爺兒們感戴<sup>不</sup>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  
人點頭道我的兒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誤的又問你父親  
好<sup>幾</sup>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  
來了好<sup>歹</sup>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有<sup>又</sup>和他二姨削眼<sup>那</sup>尤二姐



便悄悄咬牙含笑罵娘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娘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几年穩沒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爺只當真話問是誰家的兩個姊妹去了活計一頭哭一頭趕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一天老爺有眼仔細需要緊又值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鳳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亂處却只閑閑數筆帶過忽揮入釵玉評詩璉尤贈佩一段閑雅文字來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殯扛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重樞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其喪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鈿檻寺至寧府夾路而觀者何啻萬數也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也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

到將靈柩停放正室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  
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  
舅等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理法所拘不免在  
靈傍藉草枕苫恨若居喪人散後仍棄空尋他小姨  
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裡鳳  
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  
行祭之日亦拈<sup>拈</sup>過來相幫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  
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  
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到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

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  
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了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  
有睡覺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  
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  
內帶笑跑出幾手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舍  
着笑站着說到你怎么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  
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咕溜咕嚕的亂響  
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起來罵道我看你  
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

着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說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着我的分上饒了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兩邊床上麝月秋文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



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  
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喫了睡  
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一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  
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他底越發道學  
了獨自個在屋裡面靜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  
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悄悄去罷  
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  
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窻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  
色絛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跣起

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  
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說道你們頑去罷趕  
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養神他就  
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  
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入坐下瞞他所打  
的結子問道這底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或和他們頑笑  
要不瞞瞞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  
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  
的事情上作的因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

月有喪事方帶的着一年遇着帶一两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了一個等打完了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習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

寶玉就芳官手內喫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彼即來通報若無甚要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隨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于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不大喫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果何用莫非要請那位姑娘奶奶底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

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作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會着要請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啊詞啊叫我掣瓜菓去時又聽得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的陳設搬了下來將棹子擲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舊子之切小也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

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是點香呢我們姑娘  
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燠衣  
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  
們把屋子燠臭了要拿香燠燠不成究竟連我也不  
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拿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  
細想心內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  
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媽的  
忌日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  
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

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憾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上的春秋薦其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林妹妹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于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是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致使其過悲而哀痛稍伸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圍門一直到鳳姐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因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

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  
 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  
 甚事起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彼此人多你那  
 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回來了寶玉笑道  
 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  
 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  
 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  
 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噯那一個是安  
 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辨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



來了兩三件了雖有三姑娘相幫辦理他又是個未  
出閣的姑娘也有好叫他知道知道的也有對他說不得  
的事也只好強掩<sup>孔</sup>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別說  
想病好求其不添也罷了寶玉道雖如此說姐姐還  
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總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  
過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門看時只見  
煙裊殘烟萸餘玉醴紫鵲正看着人姓裡收棹子搬  
陳設呢寶玉便知己竟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  
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鵲忙說道

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  
 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靜些只是  
 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  
 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  
 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  
 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  
 將來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嚥  
 住只因他雖說與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和願同生  
 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

心重多每每說話間造次得罪了黛玉他致彼哭泣今日  
 原為的是來勸解黛玉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  
 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  
 寔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  
 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  
 所感本來素習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  
 鵑端了茶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  
 道姑娘纔身上好些寶二爺又來惱氣來了到底是怎  
 底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惱氣妹妹了一面搭訕

著起來開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  
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說  
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  
翻一語來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看什麼  
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也不知黛玉心中如何  
未敢造次回答却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  
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  
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  
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

頭來會我晴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  
 過終將作了五六首一時困倦起來摺在那裡不想  
 二爺來了就晴見了其寔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  
 只我嫌他是不是寫了給<sup>的</sup>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  
 晚給人看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  
 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  
 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  
 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  
 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

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呢倘或傳揚開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閨閣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偕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鄰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西施

腸斷烏騅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點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薄面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界盡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王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楫雄談態日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揚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作了

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捉筆

寫在後面

五美吟與後十  
獨吟對照

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

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

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

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

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

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



毛延壽承叔又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各能俱出已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遠幾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俱相

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先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還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喫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政率領族中人哭着迎

了出來赦政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接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看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

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  
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涼大  
家方纔放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  
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  
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  
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  
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  
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  
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赦傳靈

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想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蓉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喫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幾個粗使了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起此

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  
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  
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  
並請扛人青衣共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  
欠五百兩昨日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小的特來討爺示下  
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  
俞祿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仙遊以  
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  
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小的今日特來回爺或

是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小的  
好辦賈珍笑道爾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  
無論那裡且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伯  
小的還可以挪措這四五百小的一時那裡辦得來  
賈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  
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  
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忙過這邊來  
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  
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

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  
了出來交給他再也賄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  
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  
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  
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  
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  
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  
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璉道如此甚好  
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



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哥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老二我心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間叔叔閑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

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可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孀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樣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如何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是怕你孀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了賈蓉笑道這都無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

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  
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  
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  
不過令人我看張家給他十數兩銀子寫上一張退  
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十數兩銀子有什  
底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借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  
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  
和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嬌子那裡却難覓聽聽到  
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

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去管保無妨。不過多花上幾個錢，費幾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僭們府後就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再撥兩富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聚了過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開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總不生育原是因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未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慙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兩個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起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

那裡意思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極免果然能說  
說成了我再買兩個絕色的頭謝你說著已至寧府  
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  
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  
道老太太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  
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急了開  
出事來往後到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  
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  
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

至廳上賈璉一一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床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環一處做法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亦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板壁坐了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寒溫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去了怎麼不見尤

二姐笑道總有事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  
的了嫗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睨視二姐一笑  
二姐亦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  
動腳因見二姐手中拿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  
便搭訕着往腰內摸了一摸說道揜柳荷包也忘了  
帶來了妹妹有揜柳賞我一口喫二姐道揜柳到有  
只是我的揜柳從來不給人喫賈璉便笑着欲近身  
來拿二姐怕人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  
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喫剩下的撂在



口中喫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將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頭端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喫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中上起了樓回頭時仍撻了過去二姐也不去拿只粧着不見坐着喫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却是尤老娘三姐帶着兩個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實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着

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番手中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叙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珍大哥全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悄悄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偕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

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看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着家還有什麼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又命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綠叫 he 拿過那邊去等我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將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什麼事情要使喚

叔叔去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過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爹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死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到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赶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

出去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些不可要錢喫酒等語  
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  
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彼擎去自己見他父親  
給賈母去請安不題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  
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姨娘嘲戲了  
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  
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竟不服藥了說  
畢又趕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  
了又說如何在外頭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

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的親上作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一想笑道其寔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要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作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後三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

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和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了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議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幾日早將



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了頭賈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名叫鮑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時服役又使人將張華父子叫來逼勒看與尤老娘寫退婚書却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取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

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銀十兩兩家退親不題了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娶二姐過門下回便見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

致叫連理起戈矛

總評

五首新詩何所居

顰兒應自日欹欵

柔腸一段千般結

豈是尋常望雁魚

五百年風流債一見了偏作恠你貪我愛自難

休天巧姻嫁渾無奈父母者子女間莫失教訓  
說前緣防微之處休弛謝嚴厲總能真愛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要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姊妹，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朱祥遇大地焚了紙馬。那尤二姐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挽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

然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艱，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子稱之自己，也稱奶子，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霸伴鳳姐輩，回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sup>是</sup>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愛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着。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內，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當下十來個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

豈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作完佛寺晚間回家時因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聚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悄悄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園內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來屋內纔点灯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有灯燭還沒處尋過日你姐還備了礼奉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又預備下酒閑起門来都是一個人原無避悔那鮑二来請宴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麼你連二爺

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巷應道是小的知道<sup>着</sup>名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脑袋了賁珍點頭說要你<sup>知道</sup>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未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了頭門賁珍便<sup>和</sup>三姐挨肩擦臉百舛輕薄起未小了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sup>女</sup>人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走了未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sup>了</sup>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裏撞喪醉了夫有你那臊子挺你的<sup>人</sup>去叫不叫与你秘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洒不<sup>到</sup>看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蕩迹



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睡覺這里鮑二家的陪有這些了奴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上好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告他說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臥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些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替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哭接衣奉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了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

去見已有了一匹馬，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來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鐘。」隆兒後坐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擗子眼了。隆兒、壽兒关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

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们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偕們今兒可要公道：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緊的人我痛把媽一箇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酒發作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有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接他哭道人都說我們那夜又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標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

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笑是有靠將來  
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sup>看</sup>來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  
可實<sup>事</sup>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酸吃醋之輩前是我已<sup>盡</sup>進和  
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是<sup>例</sup>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  
例說有走了便<sup>往</sup>西院中來只見寔內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  
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爷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  
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偕們弟兄從前是  
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  
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才好不然兄弟能可絕後  
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有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挽起只說兄

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賣煙忙命人有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  
 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說哭的<sup>有</sup>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必要吃  
 干這鍾說有一揚時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  
 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有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  
 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花  
 了几个臭心你們哥兒倆拿有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  
 兒你們就打錯了笑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  
 姐拐了去<sup>的</sup>做二房偷看<sup>的</sup>羅兒<sup>打</sup>敲不得我也要會：那鳳姐：去看他是  
 幾個腦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  
 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宝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

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麼。僧們就喝說着自己掉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接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已經吃過了。僧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事<sup>是</sup>風月場中要<sup>要</sup>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疊<sup>話</sup>又叫將姐。請來耍樂。僧們四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僧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红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

斯文两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sup>光</sup>灺之下或<sup>越</sup>顯得柳眉籠翠露檀口  
 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錫盞<sup>光</sup>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壓  
 倒據珍璉詳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倬约风流者  
 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  
 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式了一式他弟兄两个竟全然無一点別識  
 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  
 闊論<sup>任</sup>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賺  
 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sup>或</sup>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  
 了出去自己関門睡去了自此後<sup>或</sup>略有了好<sup>或</sup>婆娘不到之處便將寶  
 璉賁珍賁蓉三個潑声勵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了他寡

婦孤女賁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  
悄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会到了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  
天生脾氣不堪伏有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或作出許多  
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  
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姊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糊塗僧們  
金玉一舐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美無能而且他家有  
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有他道言不知僧們才安個靜或一日他知道了  
豈肯有于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起如今我不拿他們取  
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姊女見不  
听勸也只得罢了那尤三姐天：挑揀穿吃了民的又要金的



有珠子又要寶石吃的肥鷺又宰肥鴨或不起心連棹一推衣裳不  
 如意不論後假新整便用剪刀子鉸剪碎了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  
 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  
 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  
 事到還知疼怕癢若論起溫柔順和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  
 專實較風姐高十倍若論嫵媚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  
 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淫有甚好處也不笑了偏這賈  
 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  
 如膠投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里還有鳳平二人在意  
 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哥商議、：棟个

熱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來。  
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過大爺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  
塊肥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大扎手，偌們未必降的。  
往正業揀個人聘了罢，他只意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  
二姐道：你放心，偌們明日先劝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  
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  
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姨過來，与他母親上坐。尤三  
姐便知其意。全用醜醜滑稽，頂全是大翻身大解。酒過三巡，不用姐，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院。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就  
大禮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叨，提那從前醜

事我已<sup>了人也</sup>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  
 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法方是正礼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  
 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  
 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進  
 不去也白過了一去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  
 為緣礼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知道  
 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求大家想來  
 賈璉便道<sup>錯</sup>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  
 差果然不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  
 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

道奇不知何為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難  
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及有中人听了都唬  
意除去了他還有那一個余亦如此尤三姐哭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只  
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有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子吳兒走  
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爷呢小的替去往日老爺那邊  
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里沒人問吳兒道小的  
回奶說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  
家賈璉忙命拉馬蔭兒跟隨去了留下吳兒答應人來事務尤  
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吳兒在炕沿下蹲着  
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里奶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

樣子老太：多大年紀大：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  
 吳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條細告訴他  
 母女又說我是二门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  
 八個人有幾個是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的心腹我們  
 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去心里歹毒口里  
 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個好的那里見得他到是跟前的平姑  
 娘為人狠好虽然和奶：一氣他到背着奶：常作些个好事小  
 的們凡有了不是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和  
 家大小除了老太：冬冬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  
 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

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  
省下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说他会过日子除<sup>殊</sup>不知苦了人他  
討好兒<sup>遇</sup>遇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  
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箇頭推到别人身上來他还在傍邊撥火兒  
如今連他正<sup>經</sup>緊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賠張羅若不是老太：在頭里早  
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嘆道你背着他还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  
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具兒忙跪下說道奶：要  
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來先娶<sup>二</sup>奶：時若得  
了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操心吊胆的人如今

跟爺的這几个人誰不背前背後讚揚奶：聖德憐下我們商量有咩二  
 爺要出來情願答應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爺的還不起來呢  
 說句頑話就啼的那樣起來你們作甚麼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去呢與  
 兒連忙搖手說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一輩子別見他才好嘴  
 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是明一盞火暗是一把刀  
 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性嘴還說他不過好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  
 里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禮待他：敢怎麼樣具兒道不是小  
 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便有理讓他看見奶：比他標致又比他得  
 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  
 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有斧打個爛羊頭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

錢丁

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里掂本，過子呢氣的。  
平姑娘性子急了，鬧哭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又浪肩助  
我：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这会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到央告平  
姑娘，尤二姐哭道：「可是扯谎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  
與免道：「這就是借語說的。」天下挑不過「禮」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  
幼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這個心  
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是他賣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  
外頭走邪的。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  
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半  
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虽不好說自己臉上過不



去所以急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緊人，從不  
 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鬻夫的，到以為忠一味心赤胆伏侍他。  
 纔容下了尤二姐，哭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  
 奶，只見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  
 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  
 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針線、孝道。理這是  
 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管。因只應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  
 大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這才  
 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  
 戳一針也不知咬，啣一聲。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

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受的只是刺<sup>愛</sup>手也是一位神道  
可惜不是太養的老鴿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sup>紅</sup>是珍大爺親  
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命太抱過來養這<sup>另</sup>位也是一位不晉事  
的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笑<sup>另</sup>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無雙一個是偌個姑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  
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  
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的女兒  
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sup>碰</sup>見了  
嫌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  
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談遠藏開與兒握手道不是那

正蒙<sup>經</sup>天礼自然遠<sup>三</sup>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  
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了不知端  
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肚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甄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逼了這混話越發沒了

細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邊的好極之文將若

可謂一擊兩鳴法不

尤二姐總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

罵之罵也

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

拍案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

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

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學經學堂我們家從

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的寶貝老爺先還

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癲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

外頭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劉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難纏。」語情尤二姐道：「我們着他到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信他胡說，俗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記得穿孝時，俗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遠棺俗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攬着人，說他不知

礼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的告訴僭們說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  
和尚們賊恐怕氣味董了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  
了他的碗倒他赶忙說我吃贓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两件工我冷眼看去原  
来他在女孩子們前不曾怎樣都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  
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頭磕水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  
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  
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  
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  
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

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誤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心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應不用你記星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來也難為<sup>他</sup>眼力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也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裏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



里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

奇百怪之文

何至于此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終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璉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有東了下話沒有不曾賈璉聽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

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

多的人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蟠子他不好意思見我

們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

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他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終來豈不白耽擱了尤

二姐道我們這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

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說什

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

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高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高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sup>沒</sup>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衙房也說<sup>沒</sup>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使說起身却<sup>先</sup>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里再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璉來了賈璉深為奇怪余亦為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大家便入酒店歇

下叙談。賈璉因笑說開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  
 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  
 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夥  
 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还救  
 了我們的性命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  
 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  
 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  
 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  
 因又听道尋親又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  
 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屬薛蟠且

不可告訴家里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道湘璉忙笑說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璉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sup>情</sup>催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sup>呢</sup>的湘璉聽了大喜說既然如此說等弟探過姑娘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偶然淹滯不歸豈不誤了人家湏得箇一定礼湘璉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饒寒貧況且客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里現成就脩一分二哥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礼湏是柳兄親身是<sup>自</sup>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弗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死尖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守藏而已。賈兄請駕去，為定弟繼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若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閉門關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子果是個斬了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要分守已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此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

事說了出來又將死夾劍取出遞與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室晶  
瑩將靶一擊里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鑿着一死字一把上面鑿着一  
央字冷飈飈明亮：如雨痕秋水一舫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  
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  
家合家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  
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去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  
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  
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  
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恩新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起親事一

節凡樓風

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一千人說我都不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連二哥三哥着寔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三哥笑道大喜三哥難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他閑切不至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禮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個抵歷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

又知是絕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  
里和他們混了一個多月怎麼不知真有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  
了跌足道這是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石頭獅子干净  
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净我不做這剩忘八奇極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  
之至此云剩忘八豈  
不更奇宝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  
胡說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  
得到所謂一個人不曾放過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  
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甚麼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  
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是  
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浮燥不如  
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真的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間得湘蓮



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  
 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此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家姑母  
 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  
 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  
 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宜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還  
 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急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  
 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聽見好容易  
 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  
 耻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法可處自己  
 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出來

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樣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魂蕙性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啼的衆人急救不迭无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无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自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剜烈賢妻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容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來无三姐這樣標致又這等剜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sub>子</sub>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sub>子</sub>帶他到

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兕觥劍  
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  
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  
有一千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着便走湘蓮不  
捨忙款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  
惑今既耻情而竟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  
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  
着一個跛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  
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  
覺冷然如寒冰侵骨髓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兜賈珍賈璉等俱不勝忍痛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笑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妻以報他救命之恩忽

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何為心甚歡喜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

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听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的走了依我說也道也他罷了媽媽也不

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談發完了。那同伴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也合哥哥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總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總聽見正在這裡合你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也，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

麼柳相公那樣年輕的一個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他終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在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道你既找尋過沒有也莫把你待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



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這料理咱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夸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兒終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兒給他們道、發財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五六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

事忙了這幾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  
子倒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  
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  
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  
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  
物箱子壓着沒得掙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終  
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  
板夾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暖的可是我怎麼  
糊塗到這田地了特、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

忘了沒掣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  
你還是特特帶來的終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持、  
帶來的要放到年底下終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  
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靈嚇吊  
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  
出去告訴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  
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  
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看母女二  
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

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  
兜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沙子燈一盞一盞的泥  
人兜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在虎邱山上泥  
捏的薛蟠小像與薛蟠毫無差錯寶釵見了別的都  
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的看了一看又  
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幾個老婆子  
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  
了一回閒話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  
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

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硯池也有送香袋扇子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双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

物想到這裡不覺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溪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看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可見宝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着着該喜歡總是為什麼反到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休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脈也為是姑娘的

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  
造塌了自己的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  
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  
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  
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宝二爺來了紫鵲忙說  
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  
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  
玉勉強笑道誰生什色氣旁邊紫鵲將嘴向床後桌  
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

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  
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呵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  
二爺還提西呢因寶姑娘了此東西來姑娘一看就  
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  
替我們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兜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  
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  
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帶兩缸  
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話也知寶玉是



為自己開心也不推也不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  
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  
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  
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  
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  
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  
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  
他做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  
件可以放在案牒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將些沒

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  
不去便說你不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  
去罷寶玉已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兒解了忍痛便  
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  
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  
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我去聽、只當回了家鄉  
一轉的說着眼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  
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  
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一席酒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

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換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免開話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問是誰那人道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

入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日我們在店裡徬、徬、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道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勸他勸終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

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sup>然</sup>適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樣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我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笑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杯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

了寶釵便說道大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  
留著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甚麼好東西  
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著新鮮些就是  
了黛玉道些這東西我們小時節倒不理會他如今  
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  
是俗語說的物隨鄉貴其實可笑什麼呢寶玉聽了  
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拏話岔道明年  
好歹大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歎了他  
一張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各人姐姐你照

不是寶哥來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明年的東西  
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  
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  
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作掙着出來出來  
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倒的好些  
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  
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  
日終覺着疼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  
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方散寶玉仍把黛玉

送至瀟湘館門首終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差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也都想到了若是個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復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起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



好兒呢自己便蠟蠟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宝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便不理他說道你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

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嚷嚷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個什麼兒呢一面就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們送東西回來回稟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子便出去了鶯兒換走近前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連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是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半

免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家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焉兒於是出來自去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不過在這幾個院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道

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  
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  
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人  
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  
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  
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琬  
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  
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口遞給小丫頭  
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

玉出門自己作了回話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  
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  
說話兜便告訴晴雯道爰的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  
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  
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着玩  
了一回猛抬起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擎着  
彈子在那裡彈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  
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

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  
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  
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  
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痕流星吊了好些下來姑娘  
還不知道呢這蜂兒最可惡的一啣嚙上只咬破兩  
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頭上連這一啣嚙都要  
爛的姑娘你瞧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了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  
倒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啣嚙

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延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  
是我今年纔官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  
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巡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折  
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  
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咱們倒先吃了你  
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些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  
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纔敢這麼  
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  
沒有什麼只要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

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逐一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  
一到院裡只聽見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裡邀  
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聞這話知道有緣故了又  
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兜放重些隔着窻子  
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道着迎出來  
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  
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  
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  
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



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  
兒的歇歇兒我們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  
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  
個照看他也寔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  
你背地裡惱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  
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旁邊讓襲人坐下  
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  
話兒只見一個小了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  
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站

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話免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終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尋尋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尋着請奶奶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

那小了頭子的話他說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  
小廝說這個新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  
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  
新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  
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進  
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  
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了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  
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  
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

八  
三  
卷八  
站立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  
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  
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  
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  
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跪回  
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旺兒和喜兒兩個人在  
那裡混說奴才必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  
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與兒他是長跟二爺  
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

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  
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  
來你也不許走開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  
這纔是我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  
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  
賬房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嚇了一  
跳却是想不到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  
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厲聲道叫他那興  
兒聽見這個報音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忤着胆進

來鳳姐一見便說好了小子呵你和你爺辦的好事  
呵只你寔說罷與兒一聞此言又鳳姐鳳姐氣色及  
兩邊了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竟跪下只是磕頭  
鳳姐免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只  
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寔說  
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  
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  
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  
作起來喝命打嘴巴牲兒過來終要打時鳳姐兒罵

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已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已左右開弓打了自已十幾個嘴巴鳳姐喝嚴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呵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掀下來在磚地咕咚咕咚磕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起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再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

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府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  
兜到了東府裡道兜上爺兜說兩個說起珍大奶奶  
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兜哄着二  
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  
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與  
兜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  
兜道完嗎怎麼不說了與兜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  
才終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  
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與兜又回道二爺



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一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頭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拉扯上甚麼張家李張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仍不知道

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  
兜到恆笑了一兩邊的丫頭也都抿着嘴兒笑興兒想  
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接着道怎麼樣快  
說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是小兒有人家  
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討飯珍大爺許了  
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点了點頭  
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  
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  
終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了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

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就是辦的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

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日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鳳姐道這個人還笑造化呢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事是真字、寔鳳姐低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甚麼瞞你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你這着我不看你剛纔還有点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問口不敢就走姐鳳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

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與兒也不敢  
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  
遲了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與兒忙答應幾個是的退出門來鳳姐  
又叫道與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叫你去出告訴你二爺去是不  
是呵與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與  
兒連忙答應着終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  
眼直睜睜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終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  
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硬  
叫倒茶幾個小丫頭子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終和平兒說

你都聽見了這終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培養兒鳳姐越  
想越氣歪在枕上只好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  
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  
纔好也不必苛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俊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迳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去大奶去

來了乾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樑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衣來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sup>青</sup>緞秋披風白綾素裙眉弯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潔若九秋之菊周瑞旺見二女人纔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下降不曾遠接望<sup>福</sup>恕僮僕之罪說着便扶了下來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姐命丫環拿褥子來便行禮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里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高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兒忙下座以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



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擔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  
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令嬰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  
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已事以備後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妬妬之婦私  
自行此大事並不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  
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逢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下  
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  
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禮若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  
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  
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  
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乃何等樣人物可宣信真若我

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在外若別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  
思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分  
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  
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  
免暗悔所以姐、竟是我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不隨  
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梳頭洗面只求姐、在  
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鳴  
嗚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礼分序座  
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

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哄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僭們的了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包袱里取出四尺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然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子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說跟了姐去只是這里怎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體債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姐說

誰妥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滾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sub>字</sub>一蓋不知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sub>字</sub>、太<sub>字</sub>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面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安尤二姐道任憑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

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一見，見過衆人，見他標致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環都素懼鳳姐的，又條賈璉圓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纨收養。几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纨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腹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啞罕的說着，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

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告大奶奶，掣些來。善姐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二三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笑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里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里調度。那里為這点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看些兒罷。俗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幾樣待你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連飯他怕端來與他吃，或早

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sup>過</sup>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里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權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这女婿尚不

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理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古瞞親仗財依勢強逼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一氣的罵獺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一就和他對詞去如此：：這般：：我自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工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察院



坐堂者狀述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眾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至堂前跑了跪察院命狀子與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磕頭說道這是事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磕頭雖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還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

命他托蔡院只虛聲勢警嚇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蔡院私弟安了根子那蔡院深知原委收了賍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蔡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況是賈府之人已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說我防以這一着只虧他大<sup>好</sup>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蔡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高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來了賈珍聽了這個到吃了一驚忙裏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还咲說好生候<sup>伺</sup>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

備飯說了忙命備馬縣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鳳姐兒氣色不善，忙咲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兒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才是你。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腳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三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偕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觀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磕頭。」

只求姑娘嬌子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畜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還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嬌子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已打嬌嬌子別生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骨閑事了已後還單聽叔的話不聽嬌子的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哄又不散哄鳳姐兒添列尤氏懷里嘆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偈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偈們只過去見了太太太太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賈妻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就走你妹，我也親身接來家生怕老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  
 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我這里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  
 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要分守已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  
 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雖然我  
 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賣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的五百銀子去打點如  
 今把我佛人<sup>的</sup>還鎖在那里說了又哭，，又罵後來放聲又哭的<sup>起</sup>祖宗爹媽來  
 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sup>涕</sup>並無別語<sup>話</sup>  
 只賣<sup>罵</sup>荅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着兩手  
 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sup>有</sup>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揀着不然他  
 們給你嚼子哪上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看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

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  
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提是他不怕你  
也不聽<sup>却</sup>說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跟的人我何  
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sup>叫</sup>我怎樣呢怨不得妹：生氣我只好听著罷了衆  
姐<sup>家</sup>了環媳婦已是烏鴉<sup>跪</sup>跑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  
的不是奶：也作踐的勾了當着奴才們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  
奶：給留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哭罵賈蓉  
出去請大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sup>孝</sup>緣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  
不知道我問：也好學着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  
 我父親正要出殯<sup>本送</sup>，婦子若鬧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婦子責罰兒子，兒子  
 謹領這官司，還求婦子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婦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  
 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  
 狗兒一般。婦子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半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婦子費心費力，  
 將外頭的壓住了，纔好原是婦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  
 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  
 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  
 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吃  
 了，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

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冒昧一齊都說：「嬌子教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嬌子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子送過去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嬌子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子還要週全，教別提這些話才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個馱子，也馱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太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他，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總



不言語了誰<sup>不知</sup>偏不稱我的

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扳着他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

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婆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呢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婆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寔的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鳳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個一不催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詭詐倘又叨登出事來這可怎麼樣雖不怕他也終耽心

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銀子終久是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的事還得我了總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  
是愿意了事

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  
若說要錢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  
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  
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已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  
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裏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  
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  
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着不上待要不出個  
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還是是一片癡心說不得  
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去與老太太太個  
磕頭只說原係你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

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你妹，狠好而又<sup>且</sup>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  
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  
之後<sup>他</sup>家無業寔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廟房收拾了出  
來<sup>暫</sup>且住着等滿了服<sup>再</sup>每圓房仗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  
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哄說  
到底是嬌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  
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環們伏侍鳳<sup>姐</sup>梳洗臉又把酒飯親自<sup>留</sup>進酒揀  
菜鳳也<sup>姐</sup>不多坐執意就走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  
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湏得如此，，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  
得我去拆去這<sup>魚</sup>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聽下面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美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過去尤氏那邊想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礼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說去後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個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致小媳婦進來忙觀着眼着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到細細的着、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你先認

了太一瞧過了再見礼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  
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咲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咲說老祖宗  
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了眼鏡兒夾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  
瞧肉皮兒衆人都抵嘴兒咲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  
出<sup>他的</sup>手來我瞧一駕鴛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咲說道便個齊全  
孩子我着比你俊些鳳姐聽說咲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  
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悲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  
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說<sup>你</sup>這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一們說是老祖宗的主  
意賈母依允遂使<sup>兩個</sup>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曰他風聲不雅深為憂



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  
 居鳳姐一面使人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里還有許多賠送外還給  
 他銀子安家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人來對  
 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並無  
 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個察  
 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  
 打了一頓赶出來慶兒在外替他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  
 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  
 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  
 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禁得人財兩進便去賈

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  
並沒和那家退准老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  
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  
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  
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  
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韋而璉二爺不在家  
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表示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  
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婦婦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  
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  
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

這樣鳳丫頭去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不怕爺們一怒尋出個由頭，你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sup>總</sup>共也得了有百金。<sup>他</sup>父子次日，起個五更，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安告不定，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費錢。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還要當面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

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免遣人尋着了牠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免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如命以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啼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去過不寬題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他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燈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面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頭名喚秋桐者償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見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得意之色驕矜之客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拉出來遮掩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忖的吩咐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

家

治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禮禮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

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子的名  
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  
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來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  
得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一個奴才們跟前怎樣說  
嘴我反弄了個魚頭來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  
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槐暗暗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  
惜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先後娶沒漢子要的娼  
婦也未要我的強鳳姐聽了暗榮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  
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

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着不過自掙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轉告告訴鳳姐說奶子的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掙耗子我的貓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和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黛鵲一千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時常來了到這都悵悵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不便留心況素習已來因賈赦姪妻了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

這昏憤貪多嚼不爛的田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几個知礼有耻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相偷期的只惧賈赦之威未嘗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東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直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折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sub>他</sub>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大口乳罵說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也却做不來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寬洪大量我却



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說說秋桐正是抵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高會作无好的成天家啼喪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便說人太生慧俏了可心就嫉妬鳳了頭到好意待他到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善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着他這般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了一個月的暗氣便懶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

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劍匣寶劍前來說姐：你一生爲人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姑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來時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姑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嘆道姐：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惱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殺于塵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閒

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还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來醫治於佛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諱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個姓胡的太醫名叫君榮進來診脈着了說是絳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絳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湏得請奶：將金面畧露：醫生觀：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

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就陪他出來問是如  
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于是寫  
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札批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  
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  
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  
胡君榮聽了早已揸包逃走這里太醫院使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  
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  
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埋好  
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鳳姐  
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傭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這樣沒本事

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愈吃長齋念佛實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實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這樣都因偌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掛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近見實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幾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會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

沖了白眉赤臉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  
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  
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點襍襍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  
哭不敢哭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要攆我  
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好多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鳳姐兒一陣又  
罵道賈璉不知好多的種子亮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東  
頭來的攆的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  
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  
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  
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我從到了這里多

虧姐：照應為我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開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淚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宣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事來尤二姐忙道姐：這話錯了若姐：便不告訴他：豈有打聽不出來的不過是姐：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要進來方成個體統與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碎寒氣不如一死到還干净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拚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子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

脖子<sup>子</sup>噙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飾帶齊整上炕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二日<sup>弟</sup>早晨了。好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去梳洗。鳳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着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sup>那</sup>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sup>餘</sup>運了。牆倒衆人推了。好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整。死在炕上。却是方赫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着了。不禁大<sup>哭</sup>淚衆人雖素習怕鳳姐。然想尤二姐是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閤宅皆知賈璉進來。樓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



先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嬾後門出靈，不像便對着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車蓋了八個小廝和九個媳婦圍隨，從內子牆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省，只見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賈璉又接着大哭，只叫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嘆着，女兒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跌腳說我忽畧了。終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

下葬。大夫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中人都來了。賈璉忙道：「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惟有病回老太太，太一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遠過群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聽，綽一聽，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通信他，胡說誰家病病死的，不燒，只燒了一撇也認真的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工埋了完事。鳳姐嘆道：「可是這話？」我不敢勸他，正說着，奴才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里近來艱難，你還不知道。僧們的月例，一月趕上一月，鷄兒吃了過年糧，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裏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

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蘭花並  
 几件半新不舊的細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  
 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了奴才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  
 傷心又是好咲忙將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悄  
 與他說你只別作聲終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跪了這里來点眼賈璉  
 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  
 你好生替我收着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人  
 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熬至晚間果  
 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

守靈晚上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唬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希蠅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着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甄史族誓不去是那日之

後一向未和宝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强第二個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出去了其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这一向回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來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二接三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衆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外間房內咕呱咕呱聲不斷衆人因笑說你快出去解救晴文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宝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蔥綠氍毹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著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  
 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里掀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著  
 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哄的喘不過氣來宝玉忙上前哄說兩個大的  
 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著也上床來膈肢晴雯、觸癢哄的忙丟下雄  
 奴和宝玉對掀雄奴趨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掀動襲人哄說仔細凍著  
 了著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來說昨晚晚上奶、在  
 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說有、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  
 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來晾著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哄道到  
 是這里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叭、的頑到一處宝玉哄道你們那里人也不  
 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不頑把兩個姑娘和琴姑娘也賞住了如

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媳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琴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聽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說是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是人作興如今正時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却好萬物逢春皆主生成况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是起時見後有名此是先有名宝玉聽着點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



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黛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花行」一篇曰：

花簾外東風軟

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攏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攔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花飛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裏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死央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象影蕉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邊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着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揩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宝玉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滿湘子稿宝玉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與手不像蘅蕪之体所以不信宝玉<sup>替</sup>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只作蘆菖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狀的也有紅銼雨肥梅水行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不知道姐、斷不<sup>許</sup>妹、有此傷悼語句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嘆了已

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執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韵寶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尤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風湏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行礼代玉咲向衆人道我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免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

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必）安東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閱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之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並請衆甥男甥女（主）閒聚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代玉、宝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來，机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一笑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嘆道：「我時常也有寫的好字，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

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算數了一數，纔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快臨几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省得過去。宝玉聽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堵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纔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宝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了，便十分歡喜，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的太太。去。宝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寫、念，有多少頑不來的？這一赶又赶出來，纔罷。宝玉回說：不妨事。這里賈母也說：怕

急出病來探春宝釵等都笑說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間得賈政回家必聞宝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宝玉自己每日也加<sup>工</sup>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着史湘雲宝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

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几遍正是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過了  
 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笑去至  
 冬底方面宝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攔過一邊乃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  
 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宣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鴉啼燕

妬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看畢  
 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笑道借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  
 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宣不新鮮此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  
 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

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給在壁上。衆人來着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宝玉笑道：「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于是大家拈鬚，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西江月」，「探春」拈得「南柯子」，「黛玉」拈得「唐多令」，「寶玉」拈得「蝶戀花」，「紫鵲」拈了一「更夢甜」，香重是故又寫「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嗟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笑道：「這笑輸了，蕉了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衆人看時，却是先看及作完的，終是又變一格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樹纖纖綫

徒垂絡繹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

分離

李紉嘆道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意認負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當愁蝶倦晚芳時

幾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嘆道正<sup>經</sup>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笑淨說着着黛

玉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圓對成球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縹緲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憑你去

忍淹留

衆人看見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有寶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這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嘆道終不免過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  
纔不落套所以我調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嘆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着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咲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咲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  
妃子情放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咲道我們  
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泰子的又怎處罰李執道不要忙這定要重罰他下  
次為例一語未了只聽意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憲魁子倒了一般衆人噓了  
一跳了坏們出去照時簾外了坏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

丫环笑道好一个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斷了線線的拿下他來宝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里嬌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車也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且嬉起來探春道紫鵲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走子的也不怕忌諱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擲出去罷會子把偈們的拿出來偈們也放晦氣紫鵲聽了敢命自小丫頭們將這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這里小丫頭們聽見放風箏爬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個美人風箏來也有撒高蹺去的也有細剪子股的也有撥簍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廠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你把你們的拿來也放；翠墨以天嘻嘻  
 的果然也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了頭子家去說把昨兒  
 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來了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姑娘昨  
 兒放走了宝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  
 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子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在  
 簾子裏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  
 放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歡喜便命叫  
 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成了取來翠墨帶着幾個小了頭子們在那邊山坡  
 上已放了起來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宝釵也高興也  
 取了一個來却是一連七個大鴈的都放起來獨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

去宝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踏個希爛代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來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了奴們又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送飯的來禱了一回紫鵲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來放罷代玉聽說用手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簾子來隨着風箏的勢將簾手一鬆只聽一陣豁剌剌響登時簾子線盡代玉因讓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代玉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執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鵲笑道我

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個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雙子根下寸系不留咯  
嗙一聲鉸斷嘆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sup>帶</sup>了去了那風箏飄飄飄只管  
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鷄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丹展眼便不見了  
衆人皆仰面<sup>睛</sup>眼說有趣：、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  
烟處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  
來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個作伴兒罷于是也用剪子剪斷照先放去探  
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了一個鳳凰因道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  
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到像要來絞的樣兒說着只見那鳳凰漸逼  
近來遂與這鳳凰紋在一處衆人方要<sup>往</sup>下收線那一家也要收線正不

開交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代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衆人哄道這一個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到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亂頃誰知線都斷了那三個風箏飄飄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哄說到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代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去了大家好散說看着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代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



# 石頭記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仇央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瘋了頭恨慣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惑奸謔抄揀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俏丫環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老學士閒徵姬孀詞 痴公子社譏芙蓉誅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七十回 至八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妃央女無意遇妃央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分離令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sup>忭</sup>喜幸不<sup>一</sup>應大小事務一槩亦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請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庭闈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珍賈璉等商議<sup>二</sup>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現園中收拾出綬錦閣並嘉蔭堂



寺几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公主郡主王妃國君太君夫人寺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及誥命寺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 is 賴大林的孝寺家下管事人寺共奏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絡繹不絕礼部奉旨歛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環四个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隻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礼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所有情細之物都摆在上請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了後來煩了也不

過目只說叫鳳了頭叔了改日悶了再燕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  
 寫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宰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  
 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個世交公侯應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  
 並几位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見是按品大鞍迎接大家斯見先請入大觀  
 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堂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才宜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叙便是中公侯誥命左邊下手  
 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手下手一席方是賈母主位  
 邢夫人王夫人代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油鴈翅跪在賈母身後  
 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中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  
 瑞家的帶領幾個環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嘗別

處官侍去了一時

台上恭了場台下一色十二個未出髮的小廝伺候須臾一小廝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媳婦接了才遞與林之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才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点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点了一齣中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檢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笑道今日几處庙里念佛保安進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中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的病弱的弱見人面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嫌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

賈母回頭命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帶來再只叫你三妹，陪着去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繞從廟里跪轎回來，鳳姐兒說了話，寶釵姊妹與代玉探春湘雲五人來至園中，大家見了不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衆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嘆道：「你在這里，兒我來了還不出来，還只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賬，回一手拉着探春手拉着寶釵問几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代玉寶琴也有寔細看，極誇一面又嘆道：「都是好你，可不是叫我誇那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五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嘆道：「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

群

此

下

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飪了一飪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意今日若不來寔在便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省北靜王妃畧坐生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會人一應都是刑夫人王夫人管待有那世紫荊家子弟拜壽的只到所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等還禮管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有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紫荊一點子吃的歇去明兒還要起早開呢尤氏答應自退了出來到鳳姐兒房里來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省人收送禮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裏



與風姐兒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請  
 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的了說着就走  
 平兒忙笑道奶：請回來這點心且點補一點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  
 忙的這樣我園里和他姊妹們鬧去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  
 了且說尤氏一遞遞表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伏下文仍未闔猶  
 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了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了嫗走入班房中竟沒  
 一個人影回未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送了頭應了便出去到二  
 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裏只有兩個婆子  
 只顧分菜菓又聽見是東府里餽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們  
 總散了小了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

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sup>的</sup>去小了頭听了直噯呀噯呀这可反了  
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來的了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  
傳去这会子打听了梯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着  
狗顛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連二奶也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sup>答</sup>這兩個  
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送了頭揭挑有弊病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  
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請挑我們你想你你那  
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養呢<sup>什</sup>飾底清水下雜趕  
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場你們那邊人去我們這  
邊你們還早紫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回說道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  
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入園來因遇<sup>見</sup>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自地藏菴

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咲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拚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兩個姑子、寶琴、湘雲等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了頭子一選，找了來氣狠的把話都說了出來。尤氏听了，冷咲道：「這是兩個蹄子，人一個聽錯了，人兩個姑子笑推，送了頭你。道這孩子好性氣，那不好糊塗老嫗，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總是偈們奶：『萬金之軀，勞乏了，几日黃湯辣水，沒吃偈們哄他歡喜，一會還不得一半兒說。』」這紫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風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生氣豈不惹人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觀。尤氏道：「不為。」

老太太的千秋我不依且放有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  
去到園門外找我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丫頭就把這話告訴周瑞家  
的周家的雖不管事因自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體面原有紫蘇面性心乖  
滑專管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處房里的主人都喜歡他今日听了這話  
忙的便跑入怡紅院來一面飛走一面口內說氣壞了奶子可了不得我們  
家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給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  
過了這几日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使笑道周姐兒的表有個理物說了這早晚  
門還大開着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襟袖有不防的是如何便因此叫該班  
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設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  
還吩咐了他們說這几日事多人襟一晚就關門吹燈不是園里人不許放進

去今就沒了人。這事過了這几日，必要打几个總好。尤氏又說不了頭子的話。  
 周瑞家的道：「不要生氣。等過了這日，是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  
 他們誰叫他們說這各家門各家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了灯，關上正門，和  
 角門子正亂着。只見凤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總吃了几  
 個餚，請的奶，自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回了凤姐。  
 又說這兩婆子就是管家奶奶，們時常我們裁他說話都似狠虫一般。奶，若  
 不戒飾，奶奶，臉上過不去。凤姐道：「既這廝自記上兩人的名字，等過了這几  
 日，細了送到那府里，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他開恩饒了他們。  
 隨他去，就是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得不的一聲。素日回與這几个人不  
 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傳凤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

進來見大奶<sup>人</sup>一面又傳人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園里飛來看  
守林<sup>之</sup>孝家的不知有人<sup>什</sup>成事此時已經點灯忙坐車進來先見風姐至二門  
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說奶<sup>子</sup>總歇了大奶<sup>子</sup>在園里叫大娘見了大奶<sup>子</sup>  
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未到稻香村了媛們回進去尤氏听了又過  
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sup>問</sup>香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自回問你<sup>問</sup>既去了也  
不是什麼大是<sup>事</sup>誰又把你叫進來要你白跑一遭不大的事已經撇開手了  
林之孝家的也咲道二奶<sup>子</sup>打發人傳我說奶<sup>子</sup>有話吩咐尤氏咲道這是那  
里的話只當你<sup>送</sup>護去白問你<sup>送</sup>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風頭大約周姐<sup>日</sup>說的家  
去歇有<sup>送</sup>罷設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  
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姨娘曰笑<sup>送</sup>暖<sup>送</sup>我的娘子

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還跑些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這般進來了，又是個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好察，听這些事的，且素日又與管事的女人們搬<sup>拉扯</sup>，互相連絡，好作首尾。方纔之事，已竟得<sup>听見</sup>八九。听林之孝的如此說，便慙<sup>這</sup>然如此告訴了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來是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息呢，就不理。偷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几下。」就完了。趙姨娘<sup>我</sup>道：「的嫂，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張狂了些。」爬<sup>你</sup>的傳進你來，明<sup>呢</sup>藏弄你頑，實你快歇去。明而還有事呢，也不留的吃茶去。」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方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有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姐打發人<sup>們</sup>，叫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了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哭。」

啼  
蹄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看門路不去却纏我來你姐。現給了那  
邊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走過去告訴你姐。叫親家娘和太。一說什  
完不了的。<sup>手</sup>一話提醒了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叫道糊塗壞的他過去一說自然  
都完了沒有個單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理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果然過  
告訴了他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只因曾  
母近來不大作與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因費婆子近來不大作與邢夫人所以連  
這邊的人也減了威勢。凡賁政這邊有些体面的人那邊各。皆虎視眈眈。這費婆  
子常依老賁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甯里胡罵亂怨的出氣如今賁母  
慶壽這樣大事干看自人家趨才費枝辦事呼公喝六弄手脚心中早已  
不是<sup>自</sup>在指難罵狗言閑語的<sup>閑</sup>亂鬧這边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



了周瑞他家的細了他親家越發火上澆油伏着酒興指自隔斷的牆細致之甚

大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刑邢夫人說他親家並沒什麼不是不過和那府里的

大奶奶的小了頭白閉了兩句話周瑞家便調唆了偕家二奶奶們細到馬園寺

過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太我那親家娘也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和二奶奶說

聲饒他這一次罷刑夫人自為要罵罵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

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要見他姊妹賈母

又只吟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內早以怨怨不樂只是使不出

來又置這值一千小人在側他們心內嫉妬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豎言生

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邊的奴才後來漸次告到鳳姐只哄自老太太喜

觀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有璉二爺調唆太太把這邊的正任太太倒

不放在心上。後來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太：「不喜<sup>歡</sup>太太；都是二太太；和連二奶；調唆的刑夫人總是鉄心銅胆的人。」婦女家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昌此着定惡<sup>說</sup>絕鳳姐今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便衣常粧出表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寶釵代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璉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鵲<sup>寶</sup>璉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几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鵲和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sup>衆</sup>不同。心中喜<sup>歡</sup>。便命他兩個也過來榻前同坐。宝玉却在榻上。腳下與賈母<sup>施</sup>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皆順首房頭輩。教下去簾。

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的行次禮方是男客行禮賈母正在榻上上只命人說免了罷已早行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人從儀門直跪至大所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的了環足開開兩三頓飯的工夫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了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問鳳姐兒留下喜鵲四姐兒頭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我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也爬不得一聲兒他兩個也愿意在園內頑耍要至晚便不回家了解刑夫人直至晚間散是時當着許多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聽見昨晚兒晚上二奶子生氣打周家管家的娘子想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箱老太的好日子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圓貧

濟老偕們家先到磨折起來人家未了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有許多入又着又氣一時扯尋不自頭腦驚得臉紫漲回頭向賴大等笑道又罵笑妙凡風直怒處必曰笑變云不錯這是那里的話昨兒因為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我怕他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店快王夫人因問回說什成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的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的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礼去送条知誰過去說淺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就是珍哥兒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礼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

們為是說自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發越氣越愧不覺的灰心轉悲滾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去尋說話琥珀見了詫意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里去尋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江南甄家好一提。蓋直事欲顯甄事。假事將盡。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緋絲滿床笏一面是呢金百壽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粵海將軍鄔家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同好生攏着我要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面上只管無引的賈母問道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怎麼他的眼腫的所以我說意只管

看家母<sup>賈</sup>聽說便叫進前來也親自眼着鳳姐笑道：「纔覺的一陣癢，<sup>就是受氣了</sup>揉腫<sup>了</sup>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道：「誰敢給我氣受？」氣未  
老太<sup>了</sup>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这里打發我  
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这里幫<sup>着</sup>傳兩個師傅替我揀<sup>佛</sup>豆  
兒，你們也積<sup>了</sup>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sup>了</sup>，別說我  
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表<sup>了</sup>兩姑子吃了，然後纔擺上葷的。賈母吃畢  
抬出外間尤氏鳳姐兒<sup>二人</sup>正吃，賈母又叫把喜鵲四姐兒<sup>二人</sup>也叫來跟他<sup>二人</sup>吃  
畢，洗了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  
一個簸<sup>箕</sup>羅<sup>內</sup>，每揀一個念一聲佛，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自有聽  
兩個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果<sup>果</sup>，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鳳姐<sup>二人</sup>笑<sup>哭</sup>之事。

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還是哭的那边太太  
 太當有人給二奶說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驚驚便將原故說了賈母  
 道這總是風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有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  
 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太太素日說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有這個作法  
 明是當有衆人給鳳兒說臉罷了正說有只見寶琴等進來也就不說了賈  
 母因問的你在那里來寶琴道在園里林姐屋裏大家說話的賈母忽想  
 起一事來忙喚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到園里各處女人們跟前囑咐留下的  
 喜姐兒和四姐兒雖然窮也和家裏的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我  
 知道俗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個富貴心兩支體面眼未必把他兩個放在  
 眼里有人小看了他們我听見可不依婆子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

罷他們那里聽他的話說有便一徑往園子裏先到稻者村中李紈與尤氏都  
不在這裡問了丫頭們說都在三姑娘那里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  
那園中人都在那里說笑。天見他來之都笑說道你的這會子又跑來做什麼  
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狂。」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  
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凡一個來，會他們年輕力壯的人，傳給一個也趕  
不上里紈頭鳳了。頭伏有鬼聰明兒起，離腳踪兒的雖然不能的了。鴛鴦  
道：「罷了，還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也可怜見兒的。雖然這几年沒有在老太太  
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  
是難作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  
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偕們家里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奴才



蹄的奶。們一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纔好。有不得已。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  
 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  
 當着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笑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我。听  
 着也是不好。這可嘆。可嘆。探春嘆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得許多。我說到不如小人家。少  
 雖然寒素些。到是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多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干  
 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里說不出來的煩難。更  
 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好多心事。我常勸你。撻別聽那些俗語。  
 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是福。受福。閑的尤  
 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  
 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宝玉嘆道。我能教和姊妹們

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統李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寔  
你是沒護沒出了息的終老在這里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個閑休店尤氏笑道怨不  
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蠢的宝玉笑道人是事莫定  
知道誰死誰話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隨寔是在心一輩子中在  
人不他等說完不說可是又痴了別和他說話終好若和他說話不是歇話就是  
瘋話喜寫走過寔我未回寔道二哥相：你別這樣說等這里相妹相們果然都出了閣  
橫豎老太太也寂寞我未和你作伴兒李統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  
歇話難道你是不出來嫁的你這話哄誰說呢你喜寫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時更是分大  
家各自歸房安歇衆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送回來倒至園門前只見角門  
虛掩猶未上門捨此是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燈光掩映微有半天是月  
起更

初旬如句 鴛鴦又不曾有個伴作的也不曾的如字 燈籠獨是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

皆不理會偏生偏要便是因下了甬路巡微草處行至湖山石後大桂樹陰下

未是八月隨筆點景 剎轉過石後只聽一陣衣裳 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人在

那里見他來了便想往石後樹叢藏躲鴛鴦眼尖趁月色見準一個穿紅裙子

梳鬚頭高大豐壯身林結 是月下所之像故不寫其容貌也 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的女孫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恐嚇要 省要此見是女兒們常規書者自亦為如

事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省我；就喊叫 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了頭了

沒此個黑家白日的只是頑沒 不勾這本目鴛鴦戲語叫他出 來誰知他賊人胆虛

更奇不何知後為事 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來使衆人知竟更不好

且素日鴛鴦又我和 自己親原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

隻勝膝跪下只說好姐：千萬別嚷奇甚鴛鴦反不知因何和忙拉他起來笑道：「這

是怎麼說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泪來鴛鴦再回想那個人影恍惚像個小

廝心下便猜疑了八九是聰敏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是故賣女兒

因定了一會忙悄悄問那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妙鴛鴦啞了

一口道該要死如見其面司棋又回頭悄道你不用藏有姐：已看見了快

出來磕頭那小廝聽得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面身司

棋拉住苦求哭道們的性命都在姐：身上只得定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

放心我橫豎不告訴一個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

已出去了角上小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接聲

道我在這里有事且畧住手等一等我出來了司棋听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特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死<sup>子</sup>出了角門<sup>又</sup>臉上有紅心內哭<sup>批</sup>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此事非常若說出來毒盜相連閨係人命還保不佳代累了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sup>大</sup>晚間便不<sup>未</sup>往園中表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何況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sup>易</sup>走動了原<sup>未</sup>來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sup>幼時</sup>裡特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吃<sup>出</sup>落的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sup>手</sup>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

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  
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忽被死央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  
去了司棋一直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真次日見了死央自是臉上一紅一白去  
了百厭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忙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  
靜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越去了  
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四棋听了氣了倒迎因思道總是鬧了出  
來也該死在一處他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國的此又添了一  
層氣次日便竟信內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慙倒慙了的成了大病死央  
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  
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倒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望候司棋

支出人去反自己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  
 放心養病別白遭逼了司小命兒死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你姐的；僂們從小耳  
 兒耳醫斯磨的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如今我雖一着走錯  
 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是麼你  
 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靈位牌我天；焚香禮拜保佑有你一  
 生福壽双全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再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沒  
 有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僂們都要離這裏的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  
 日人豈全無見面時倘或日後僂們遇見了那時我又怎麼報你的德德  
 行行一面說一面哭這又一夕話反把死她死央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  
 正是這話我有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聲名我白去獻勤況

且這是我自己也不便開口向人說的。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已。  
再不許胡行亂作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其死矣。又安慰了他一番。  
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回這兩日鳳姐免聲色怠惰了他。  
些不似往日一樣。回順路來也。來望候日進日鳳姐院門二門上的人。  
見走他來。便立身待他進去。死矣剛至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  
來見了他。來忙上來悄悄聲笑道。總吃了一口飯歇了午睡。且這屋  
里畧坐。死矣听了只得同平兒到連邊房里來。小了頭到了茶  
桌。死矣同悄悄問你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看他懶懶的。平兒見問曰。  
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便是這  
樣。又兼這几日忙亂了几天。又受了些悶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



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死央忙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來治？」平兒嘆道：「我的姐，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的。別請說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了一聲。身上愈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他病了，饒這樣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養身子。死央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道：「我的姐，說氣病未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死央快道：「緣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死央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竟瀝瀝淅淅的，說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死央听了，忙得道：「暖，暖，依的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一口道：「又悄悄笑道：「你女孫孩兒家，這是怎麼說的？到會咒人的。死央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悄笑道：

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sub>前</sub>不是害  
這病死了<sub>的</sub>我也不知是什麼病曰無心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選<sub>該</sub>綢緞後  
來了是聽見媽細<sub>說</sub>原故纔明白了二分<sub>平</sub>卑兒笑道你<sub>該</sub>知道<sub>的</sub>我竟也忘<sub>了</sub>二  
人正說着只見小了頭進來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  
他奶<sub>奶</sub>總歇午竟他往太<sub>上</sub>頭去了平兒听了點頭死央問那一個朱  
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麼孫大人家來和偕們求  
親所以他<sub>這</sub>兩日天<sub>天</sub>弄個帖子來賴死賴<sub>活</sub>一語來了小了頭跑來說<sub>三</sub>爺  
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內喚平兒平兒答應着纔<sub>通</sub>  
出<sub>去</sub>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前忽見死央坐在炕上便煞住道<sub>脚步</sub>  
死央姐<sub>姐</sub>今兒貴<sub>人</sub>腳踏地死央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sub>奶</sub>的安偏又

不在家的不在家睡竟的睡竟賈璉笑道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太：我  
 還沒看你去那里還敢勞動來看我們正說巧的狠我纔要找姐：去因為  
 穿着袍子熱先來換了袂袍子再過去找姐：不想天可憐省我走這一  
 盪姐：先在這裡等我了一面說一面在椅上坐下妃央問因又有什麼  
 說的賈璉未語先嘆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還記得上年  
 老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  
 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生日老太：我有故董賬還有這  
 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sup>東西</sup>着落何方故董房里的<sup>古</sup>人也回故我兩次等我問  
 準：好註上<sup>這</sup>一筆所以我問姐：如今還是老太：擺着呢還是交到  
 誰手里去了呢妃央聽說便道太：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你這

拿子又問我表我連日子還記得<sup>曉</sup>还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sup>的</sup>你忘  
意了<sup>倒</sup>或是問你們奶和平兒正拿衣服<sup>罷</sup>所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  
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已經打發過<sup>人告訴過他們</sup>給去說過給了這屋裏他們  
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管璉說笑道既然給  
了你奶我<sup>忘</sup>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告訴二爺還<sup>該</sup>  
要送人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sup>的</sup>這會子自己忘了到說我們昧下那  
是什麼好東西什麼沒有的物此那強十倍的東西也落<sup>沒</sup>昧下一遭這會  
子愛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  
了岳三<sup>丟</sup>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死央<sup>丟</sup>嘆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  
口舌又襍你再兩盃酒那里清楚的許多一面說就起身要去買

璉忙也立身回道好姐，再生一坐兄弟還有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  
 怎麼不灌好茶來快拿干淨盞碗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湊一碗來說有  
 向兒央道這前日因前日老太太（通）我中所有的几千兩銀子都（使）了  
 處房租地稅通在九月纔得會子竟接不上明兒下（還）要送南安府里  
 的禮又要預備娘（子）的重陽節禮還有几家紅白大禮（禮至）還得三二  
 千個銀用（別處）日難去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担個不是替  
 且把老太太查不省約金銀兩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  
 銀子支騰過（挪）去不上半年的先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教  
 姐，落不是他央听了笑道你到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  
 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也（誰）還手里管的起千數兩銀子的

東西也。因他姐只是他你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若合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有又賈母那邊的小了頭子忙走來我死央說老太太我姐半日我們那里沒我到部却在這理央兒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听他和死央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湊在榻上听見死央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準了嗎賈璉笑道雖然未應準却有几分成手須得的晚上再和他一說就十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得好聽到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誰去和你打飢荒去倘若成老太太知道了到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的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笑道你說要什麼就要什麼給

平兒一傍笑道：「奶，到不要謝的。昨兒正說要作一件什麼事，恰少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拿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拿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如今裡，外，上，下，背着我，嚼說我的不少，就羞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里去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了我，惡心也！你們看有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盤，子掃一掃的，勾的們過一倍子？」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一比一比的們，那一樣是配不上的？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

急了這有什麼<sup>就</sup>這樣的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sup>有</sup>這還有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省哪口墊背忙了什麼賈璉道何苦來不犯有<sup>這</sup>不樣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起來不是我着急的<sup>保</sup>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我想省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豈不能別到底給他上個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豈沒留下個男女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總是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了半晌方道難為<sup>何</sup>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總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sup>說</sup>到得女人因要求老太



房里的彩霞不知太<sub>了</sub>心里急<sub>怎</sub>麼樣就說有計較里前日老太<sub>子</sub>見霞  
 彩大了二則又多病多哭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老<sub>他</sub>娘隨便自  
 己揀女婿去罢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sub>子</sub>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  
 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  
 大事比彩霞好的多<sub>有</sub>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璉他家還看  
 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我只說  
 求爺<sub>子</sub>奶<sub>子</sub>恩<sub>的</sub>典替作成了奶<sub>子</sub>又<sub>還</sub>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  
 一試誰知白討了沒趣若論那孩子到好據我素日<sub>私</sub>意兒試他<sub>子</sub>心里倒  
 沒有甚說的<sub>么</sub>只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  
 和賈璉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

事那里把這點子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看他是鳳姐兒的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道什麼大事只管咕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礼去就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看看鳳姐鳳姐硬扭嘴兒旺兒家的會依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給的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雖然他們必依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鳳姐忙道連你还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到反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你聽見說了這事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的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槩赶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我的名聲不好再放

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若  
 叔了時，公道說我們到還有些事不大德罪人。鳳姐笑道：我也是一場癡  
 心，白使了我真個的還等錢作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  
 裏有的沒的，我我的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二十兩  
 銀子，還不勾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麼破  
 窰里去了。如今到落了一個放賬破落戶的名落。（注）可知放賬乃發所謂此家兒如取惡之事也。既這樣  
 我就收了回來。我北誰不會花錢？他們（從合以）後前坐看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  
 ？这不是樣兒？老太太生日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事我提了。（是）  
 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銀  
 子，總把太太遮羞。禮兒塘過去了，我自的們知道的，那一個金白鳴鐘賣

了五百六十兩銀有月半子大事小事沒有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頭

也知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了明兒在過一年各人搜尋到

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了奶了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

勾過一倍半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問語補出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

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晚上一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反說可笑

妙甚若必以此夢為凶兆則思逐落

套非紅樓之夢矣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是以前投方相畫

我我問他作什麼他說娘打發他未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倍娘

；他說的又不是俗們家的娘；我就不肯給他；就上未奪正奪省就醒

了妙寔家常觸景間夢必有之理旺兒家的說道這是奶了的日間操心常應

候宮里的事淡抹去妙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

話賈璉听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年「早他們也撇勾了，鳳姐道：『你藏起來。』」  
 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一句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  
 里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子上坐吃了。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  
 說：「夏爺因今年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三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  
 舅奶奶家的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三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可謂寄廢不用針  
 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麼是送過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拿了去，改日等我  
 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  
 銀子沒送來。」得今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鳳姐笑道的：「夏爺  
 好小氣，這也值的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  
 了，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

婦來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兩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

處支不動纔來和奶之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里頭來要錢叫你們外

頭算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半日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里面兩個錦袱

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累絲攢珠的那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

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是太監眼中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

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良子一半月來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

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過下伏脉那小太監便告辭他拿着銀子

送出大門去了達里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

說着就來了起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些他不

自在起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達會子再發个三三百萬的財就好了就一面

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  
 出來<sup>剛</sup>到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sup>何</sup>和事林之孝說道方<sup>才</sup>听得雨  
 村<sup>點</sup>降却不知因<sup>何</sup>和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  
 長將來有事怕<sup>的</sup>偌個寧可揀遠着他<sup>些</sup>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時  
 難以踈遠如今東府大爺<sup>和</sup>他更好老爺又喜<sup>歡</sup>勸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  
 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的<sup>你</sup>去再打听真是為什麼林之孝答  
 應了却不同<sup>去回身</sup>心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  
 勢有<sup>人</sup>說人口太重了不如揀<sup>今</sup>日<sup>子</sup>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  
 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門各有營運二則家里年  
 也省些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

時如今說不得先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該使四個的便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孫子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支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煤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道。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了一件事來。我們旺兒底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裏彩霞他昨兒求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這會子有誰閑，自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就我的話。林之孝听了，只得應着，半晌笑。



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兒子雖然年輕在外頭吃酒  
 賭錢無所不知雖然都是奴才們到底是一倍子的是彩霞那孫子這几  
 年我雖沒見聽得越發出條的好了和苦未白遭遇一個人賈璉道他小  
 兒子原為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吟笑道豈只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  
 為我們看他他奶子的人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罢了賈璉道我竟不智  
 這此事既這樣那里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孝子娘  
 之孝笑道何不在這一時那是錯也等他再生事我們是然回爺處此如  
 今且如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不去晚間鳳姐已令人喚了彩霞之姐來說  
 媒那彩霞之姐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親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今時人  
 因圖此現在縣面候了多少  
 此正是回今時女兒一笑 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今鳳姐問賈璉可說

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  
若故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子不遲鳳姐聽說便說你聽見  
誰說他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里的人還有誰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  
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終已竟和他母親說了他娘已經  
歡天喜地應了難到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  
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果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  
尋父母擇人心中雖事與賈環有旧尚未作准今日又見旺兒每來求親  
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一技不知自此心中越發慚惱生  
恐旺兒使鳳姐之勢一時作成於身為累不免心中急燥遂至晚間悄悄命他  
妹子小霞霞大小奇怪之文更覺有趣進二門來找趙姨姨娘問了端的趙姨姨娘素日

深與彩霞契合得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背不承望王夫人放了出去每

咬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了

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這是世人之情亦是丈夫之情遂遷延住著沒有惡不說意便便丟開

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這是使人都是大

想不列之事賈政因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候

我已經看中了頭一個兩字與寶王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悶悞了

書所以再等一二年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罵賈老則不然丈夫若不如此寫

趙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还不知道賈政听了忙問道誰

給的趙姨娘方欲說話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

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三回

痴了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窓<sup>戶</sup>屏不曾扣好榻了屏成了吊下來趙姨娘罵了個頭<sup>口</sup>几句自己帶領了姪姪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宝玉正統睡下了姪們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了姪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得<sup>言語</sup>直往房內來找宝玉<sup>奇從未見此婢也</sup>只見宝玉總睡下晴雯等猶在床边坐著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炮<sup>跑</sup>了來作什麼<sup>又是補出前文笑非只張口也</sup>小鵲笑响宝玉我來告訴你個

信兒放總我們奴：這般如此在老爺跟前說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說，看回身就去了。襲人命他吃茶，因怕閑門，遂一直去了。這里宝玉听了，便如孫大聖听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内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去別無他熟主意了，書櫃就備明兒盤考，心內不舛錯，不有他事，也可搪塞一把書半。相起罢忙披衣，表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互溫習些的。如今打算，肚子内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李庸二論是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了。算起五經來，曰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虽不甚精，闡妙宝玉讀書原係還可塞責。近問中語而有别的，虽不記得，素日賈政也幸未分咐過讀的，縱不知也，还不妨至於古文。

這是那几年所讀過的几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几十篇這  
 几年竟未曾得半篇片語同雖聞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  
 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積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年素日惡此  
 道原非聖賢孔子割撰馬為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故圖偶後人餌名釣祿之階  
 蚩賈政當日起身的選了時荷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股內  
 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警文或流蕩或戲言或悲感稍能同性者偶述讀書不  
 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妙寫寶玉讀書如今若溫習這  
 个又有恐明日盤結那个若溫習那个又恐盤駁非為功名也這的工夫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  
 溫溫之功習因此越添了焦操自己讀書不致緊要却帶累着一房子的的环們皆  
 不能睡甚人麝月晴雯等几入大的是不用說在傍剪燭斟茶那此小的

都因眼朦朧前仰後合起來晴雯因罵道什麼蹄子們一個黑日白夜  
挺尸挺不勾偶然一次睡迷了些就被出這腔調來了再這樣我拏針戳給  
兩下子話猶未了只听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个小子頭子坐  
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這夢中驚醒恰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  
只當時暗打了他一下遂哭哭說好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宝  
玉忙數道饒他去罢原該叫他們都睡去總是的們也該替換着睡去襲  
人忙道小祖宗的是顧的你罵通共這一夜的工夫的把心替且用在這幾  
本書上寺過了這閑由的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麼宝玉聽他說的  
慇懃只得又讀了幾句說句虧月又鑊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了  
目見虧月只穿着短袂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吟到成穿一件大衣



裏才是麝月咲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心且略對着他些罷此處

豈是讀書之兩又豈是伴讀之人古今天下悞盡多少純袴何

是此寺時之怡紅院此寺之奴婢又是此寺一不宝玉哉

話有未了這听金

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个人從牆上跳下來了衆人听

說忙問在那里即喝起身忙人未各處尋我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空

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要當必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未脫此堆正

好忽忽此逢此一驚即在便生記向宝玉直述這个機會需快粧病只說啼着

了正中宝玉心懷而遂傳起上夜人等未打着灯笼各處搜尋並無踪

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錯也人晴雯搜

便道別放鴛尾兒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對對並

不是一個人見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見親眼看兒的如今宝玉啼的

的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里去安魂丸藥去太  
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听了嚇的不敢則聲  
只得又各處找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故依是此衆人室智  
玉知宝玉着了嚇了王夫人听了性命人來看是給藥又咐各上夜人仔細  
搜查又叫查二門外憐園牆上夜的小廝們于是園內灯笼火把  
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男女命仔細查三查拷問内外上夜男  
女等人賈母聞知宝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  
必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道下鄰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及姊妹等皆陪  
侍听賈母如今統都點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身

子夫好不幾日園內的人別竟本放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時是半刻  
 或夜里坐更時三四個人賭湊在一處或擲骰或開牌鬧小兒的頑意不過為熬  
 困近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鬪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  
 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本事多且連日的心是淨不多所以無回只告  
 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備過幾日而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這里頭的利害你自為要要嚴常事不敢怕起爭端珠除不知夜間  
 既要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戶任任意開鎖鎖或買東西尋張  
 木找見李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誘盜誘何等事作不出來况且園內  
 的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

別事倘畧沾帶些閑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

姐雖未大愈精神固此常稍減因此比看也漸次寫來從不作一年今見賈母如此

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連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

四個媳婦到未當着賈母深說了一頓家母命即刺查了頭家賭家來

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

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內傳齊又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回水落

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

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三個

大頭家一個就是林之孝的西姨親家一個就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

之妹一個就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

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  
 攆出搃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錢撥入周廁行內又將林  
 之孝家的餽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迤  
 春在坐也覺沒意思代玉宝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知如此也是物傷其  
 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也媽也素日原不顧的不知  
 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着二姐仗面上饒他這些罷賈母道的你們不知大約  
 這些奶子們一個仗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門就生事  
 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  
 作法恰好遇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宝釵等聽說只  
 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至見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

回家只得在此暫候氏往尤待鳳姐兒處來問話了一面因他也不自在只得  
園內尋衆姑嫂閒談刑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因他也就往園內  
散心來到只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  
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繡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動頭  
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才跔住邢夫人因談問這痴了頭又個什麼狗  
不識見這磨亦缺觀喜拿來我瞧了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  
上來的與賈母這肥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話的一個丫頭只因他生得  
體肥把面潤兩隻大眼脚作粗活簡捷爽利且心性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  
出言常在規矩矩之外賈母因喜觀他爽利便捷又喜出言可以發笑  
便起起名為歡大姐常問來便行他取笑一毫無避忌因此又叫他作痴

了頭他總有說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衆人也就依然不去苛責這了頭了得了

這個力若賈母不喚他是便他入園內來頑要今日正在園內拘促纖忽在山

石背後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其華麗精緻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

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盤一面是幾個是這痴了頭原

不認得是親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

左右猜解不未正要拿去與賈母看除極妙極榮富堂二詩礼之家且大觀官

此寺極妙天下幾園滿慕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寺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室

香宵嫵婢混殺鳥保其个守礼特即哉此正為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淺園滿慕之處母如主

婢日夕耳鬢交磨一止動悉在耳目之中又何以笑嘻嘻一壁有正走忽見了刑夫人

如此說便笑道太真個說的巧真個是狗不識呢妙富言也大凡知此交嫌之情

罪凡識此事者即狗笑然則云與賈母看則老罵賈母矣此處刑夫人亦看然則又罵

刑夫人乎改作者又堆

太太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刑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妙這一嚇字方是罵世家夫人之筆畫前文明書夫人之為人稍劣然不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筆則刑夫人直係一小家卑劣極輕賊極輕之人已得與榮府賤房裁所謂此書針錦慎密全在無意中忙問你是那里得的一字一句之間耳看者細心方得的傻大姐道我拘捉織兒在山石王掾的刑夫人道快休告訴一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別提起了這傻大姐听了反嚇的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罕而去刑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孩不便遮與自己便揀在袖內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罕且罕不形于声色且未至迎春室中迎春正因他乳母護罪是竟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罪接遂入內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的這么大了奴的由着那奶子行此事你也不說了你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偌們的人



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愚借們二字便見自懷異心這上支生兩異發瀝而未謹

迎春著頭美衣背篋半帶伴方的得道我說他遇兩次他不听也無法況且他是媽

二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嬌極一直画出一個懦弱小姐刑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

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保的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

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麼意思我教問外人為誰再者放頭兒還恐怕他

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此簪环衣履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齊

他此若被他騙去我自一個不是沒有的看再給你明日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

只低頭美算依帶刑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好哥和好嫂子

對兒嚇了揚三璉二哥鳳奶子兩口子遮天蓋日百事週到竟通共此一

个妹子全不在意加在于璉鳳的是父母常情極是何必如此說來便見又

有私意

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話說只好憑他們罷了如何此皆婦女私假

況且你世又的有不是我養的更不的你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的是同出

一父也談被此談此瞻顧此也免別人笑話又問別人為誰又問彼二人豈不同

之何人吁婦人私心會古我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

的這里探了頭也是二老爺跟前是養的出身一樣如今你的娘死了從前

着來的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嬪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了頭強

才是怎麼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要以事到是我一生無

兒無女的一生干事了不能落若人笑話的議論為高最可恨婦人無字

傍边伺候的媳婦們也便這執道我們的姑娘老寔仁德里像德他們三

姑娘伶牙俐齒會耍妹們的強他們明知姐佛這樣他竟不顧恤一

点兒殺此輩端生兩異余因定受其盡今讀中文直欲拔劍劈然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淚  
酒出飽回也又問不知如何顧恤此又不知有何顧恤之兩直令人不解愚奴賤婢之言醋肯  
 至刑夫人道連他哥二嫂子還是別人如是這人作什麼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  
 二來了刑夫人听了冷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是去養病我這里不用  
 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子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刑夫人方起身  
 前边來迎春送至院外方仗回綉牆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  
 個攢珠釧結金風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声兒我說  
 不是別是奶奶是拿去典了良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呢問司  
 棋司棋是出病是病着心里却明白我去問他是說沒有收起來係還在書案上  
 匣內暫放着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帶呢姑娘說說問奶奶係一聲  
 只是臉軟白人惱如今竟怕無着沒了看明兒要都時帶独偕們不帶是什麼何

意思呢得出這個俗們使得恰是女兒嗎？私語非前問之一例可比者寫得出批

迎春道和用問是然自他拿去替時借了我只說忘今日偏又

鬧出來問他想他無益編矯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誠了姑娘的性

格所以在邊才樣如今我有個主意我竟走到二奶房里將此事回了他

或他着人去或他省是拿几吊錢未替他賠補如何上看是個不同寫女兒各有機變

迎春忙道罷了省些事罷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總是編摘矯

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未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呢我竟

去的是說着便立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誰到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住兒媳

婦正因他娶了得了在未求春迎去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風事且不道進

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編摘立意去回風要

姐估着这事脱不去的況去且又有求迎春之時只得進來賠笑先向繡橋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  
 个不沒的撈錢稍稍所以暫借了去原說日半响就贖的日總未撈過本就遲  
 住了可錢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風聲弄出事來虽然這樣到底弄的  
 東西我們不敢遲悞下終以丸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坐小兒吃奶的  
 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是個情面救出他老人家來大好迎春先便說道  
 好嫂子的巡早兒打了這分急想安要尋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不中的  
 方才連宝姐林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还不依我何況是我一个人我  
 是已愧还愧不來反去討嫌去繡橋便說贖金風是一件事是說情是  
 一件事別較在一處說难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話了不成嫂子的

且去了高金鳳來再說王住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綉綉綉的又鋒  
利無可回面得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乃响綉綉綉發話  
道姑娘的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第一算誰的媽？奶子不伏伏着主子  
哥兒多得些便意盜偏俗們就這樣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摸；的哄  
騙了去自從刑姑娘來了太；吩咐一個月儉省看出一兩艮子來與旧太；去  
这里饒添了刑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子常時短了这个少了那个那  
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去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  
十兩了我們這項一白不還白填了限呢綉綉綉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  
麼的白填了三兩我且和你算；張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見  
這媳婦說出發刑夫人之私意大書此句怯止道罷；；你不能拿了金鳳  
誅心之筆

来不必牽<sup>拉</sup>三批<sup>拉</sup>四<sup>的</sup>亂嚷我也不要那風了便是太<sup>們</sup>問是<sup>時</sup>我只說丟了也  
 妨碍不着你什麼的出去歇息<sup>了</sup>到好一面叫<sup>綉</sup>綉倒茶来<sup>綉</sup>綉又氣  
 又急因說道姑娘虽不怕我們是作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到来  
 說姑娘死<sup>使</sup>了他<sup>錢</sup>門的不這如今竟要准打起<sup>折</sup>来倘或太<sup>們</sup>問姑娘為什  
 麼便<sup>使</sup>了<sup>這</sup>些不敢是我門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sup>說</sup>一行就哭了司棋  
 听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帮着<sup>綉</sup>綉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  
 了一本太上<sup>威應</sup>歲應篇來看<sup>神妙之其出二位懦弱小姐</sup>從<sup>後</sup>是上難止書又有哥大妙三人正沒開交可巧  
 宝釵代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来安慰他直至院  
 中所得两个<sup>三人</sup>又<sup>人</sup>較口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  
 若有不闌之狀<sup>看他寫迎春發稿方然</sup>探春也笑了小了你們忙打起<sup>六大家千金之格也</sup>釵子

报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  
不効而自止了遂趑便要去探春坐下便問才到誰在這里說話到像拌  
嘴似的他寫探春氣字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麼左不過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罷  
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才聽見什麼金風下是什麼沒有錢使合我們  
奴才要誰合和奴才要錢未着難道姐合何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合不是和  
我的一樣有月錢的一樣有用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  
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自有由着奶媽們使連我們也不  
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  
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來了究竟姑娘何曾合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  
道姐合既沒有和他要定必定是我們或者合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



未我到要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何笑的們又無沾碍何帶累於他  
 探春笑道這到不然和姐我合是樣他報也馬知我的病不報怨我即同怨姐是理俗們是主手自  
 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是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他是用的事錢的人別委屈他們但不知金  
 釵兒這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王住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  
 來用話掩飾探春深探知其意因笑道的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  
 得了不是趁此求那人官的二奶把方的錢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了就  
 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有面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  
 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的頭禮休我竟是和二奶依着說  
 說在這里大聲小氣如何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顧  
 了只不敢往風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

替你們分解。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說道：「三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代玉笑直達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他，令其不可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都不心上，叫我們受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曲？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受快吩咐我當時住見媳婦兒方慌了手腳，遂上來趕省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省的我就掉的。我話差口禮的，你但凡知道的，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裏來的。」作什麼繡橘道：「你不

知我們這屋里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門的不是姑娘好  
 性見的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王住兒是才是去來媳婦兒見平兒出了  
 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道我且告訴你若是便人得罪了我列  
 還去了如今那住兒媳婦和他婆又伏着是媽又又聽着二姐又好性如  
 此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不捏造假賬妙算威逼着還要  
 討情和這兩個了頭在臥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又竟不能輕治轄听以我看  
 不故才請的表問人一声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事不知道理还是誰去使  
 他如此先把二姐制制伏然後就要治我和私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  
 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齒寒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道聞若論  
 此事还不是大事極好處但他現是姑娘的奴才錄據姑娘怎樣

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宝釵閱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語不曾聞聽  
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時自作  
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  
我取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們要問我可也以隱瞞遮飾過去是他的  
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們的理鳴少不得直就  
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個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使便週忙事全不使太  
：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衆人听了都好笑起來代玉笑道  
真是希狼屯於階墜尚該因果若使二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若  
許人又如此裁治太：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我語  
未了只見又有一人到道來正不知道是那個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四回

感奸諛抄棟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sub>迎</sub>寧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宝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sub>前文已卸之伏線</sub>便又告出柳家來說他<sub>合</sub>和他妹子是夥記<sub>計</sub>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平分因此<sub>此</sub>凤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為<sub>深厚</sub>探<sub>深</sub>後故立<sub>又</sub>未<sub>的</sub>情<sub>的</sub>的央求賈金星被<sub>破</sub>玻璃<sub>破</sub>等<sub>破</sub>人金星破<sub>破</sub>璃告訴了宝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未約同迎春討情必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sub>的</sub>有<sub>又</sub>更要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的都

問你的病可好了跑來作什麼要玉不便說出討情事也說有來三姐當下  
衆人也不在意且說此見話平兒見便出去辦纍纍金鳳事那王住兒媳婦  
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之說姑娘好多日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  
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過大意思得過去了就過去了  
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了未交給我送去我是不提王住兒  
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責幹我趁拿了未先回了姑娘  
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赶晚不來可畢怨別我說單二人分路各自散了  
平兒道到房風姐問他三姑娘叫的作什麼平兒道笑道三姑娘怕奶生氣  
叫我勸着奶了些問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風姐笑道是他還記着我  
才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擲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仇妹子所為都

是他作主我想媳婦家人如此也是常事況且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前可開並一以事心自己保

養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此話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是自反

賤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搽

一會子心到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好了我也作個好先生

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惹他們去罷歷了世人到此作此想所以我只

得應着知道了四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姑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

一語未只見賈璉進來拍嘆氣道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

太太又怎知道了才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還挪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日

節間使用我回這處還挪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還挪我白白合我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裏的車太太的東

西的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辜<sub>幸</sub>虧我沒和別人說  
去我想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風姐兒道那日並沒不外人  
但晚上送來<sub>送時月</sub>誰來這個平兒听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  
了那日說話時又不外人俱晚上說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侵大姐的娘  
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兩子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  
必是小子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了未可知<sub>奇之極從何處轉至素</sub>因此便喚了  
幾個小子頭來問那日來告訴<sub>是誰</sub>歎大姐的親家小子頭慌子都跪下都咒發  
誓說自來子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九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  
多說到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  
偕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



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個們也要使呢風姐道狠不必我  
 沒去使錢這一去還不處指那一項贖呢平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  
 來領去不是拿了一時銀子來賈璉自然去在話下這里風姐和平兒猜疑終是  
 誰人走的风聲竟擬不出人來風姐兒又知道這事還事小事怕的是  
 小人越便說越得意從此安造就笑都不非言生別出的事未打緊那邊正和鴛鴦給有紙子如冬  
 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饒肚飽連沒縫兒還有要下蛆  
 的呢如今有了這個由因有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話來了定不得在的璉二  
 爺經還無妨只是鴛鴦正緊女兒帶來了他受屈起不是個們的故說平  
 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如三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鴛  
 鴦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定他是回故老太的老太三因怕孫女兒多

這个也借那個也要到跟前撒夕媛狡免和誰要去因此只猜不知道青丈  
豈世人余相得云者前大云一想了若私是拿出賈母其睡夢中之人矣蓋此等事作者  
曾經批者曾經寔係一寫性是非特造出故弄新筆寔經不記不神也神文爲爲借物  
一回終此後終終開了出來寔竟那也無碍風姐見道理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不  
知道的馬得不生疑呢一語未來人報太了來了風姐听了此意不知爲什麼  
事親平見奇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奇只嘆一個貼已扶著了頭走  
來一語不發走至里間坐下風姐忙奉茶茶因回賠笑向同太今日高興到  
這里抵了王夫人喝命見出去手帶了這人平見見了這般着慌不知怎樣了忙應  
了一聲帶着衆小子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性將房們掩了自己坐  
在台磯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風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  
人含着泪淚從袖內擲出一個香袋子來說你瞧風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

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sub>二</sub>是<sub>這</sub>那里得來<sub>的</sub>。王夫人見問越發<sub>滾</sub>滾如雨下。頭裏說  
 道：「我從那里得來我天<sub>二</sub>坐在井里<sub>天</sub>念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靈兒  
 誰知你也我<sub>今</sub>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月明擺在園里山石上被老太<sub>二</sub>的了<sub>了</sub>。  
 頭拾着不虧<sub>你</sub>的。娶<sub>着</sub>的遇見早已送到老太<sub>二</sub>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sub>是</sub>如  
 如<sub>掉</sub>遺在那里來<sub>奇</sub>。鳳姐<sub>听了</sub>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sub>二</sub>怎知是我的<sub>問甚</sub>。王夫人又  
 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sub>你</sub>的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个何用<sub>姪</sub>。直女孫子們是從那里得來。自是<sub>詠</sub>是那<sub>連</sub>連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里  
 算來。你們又何<sub>和</sub>氣當作一件頑意見。年輕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  
 和我賴。幸兒園內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了頭們揀着<sub>的</sub>你姊  
 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着<sub>的</sub>外人。

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風姐聽說又急又愧，得登時紫漲了面皮，便  
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會含淚訴道：「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  
的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着，內綉的帶  
這穗子一槩是市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此，也不要這撈什子。自然都是  
好的。此其二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你的我縱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  
帶在身上各處玩去。且有在園里去了個：姊妹我們都肯拉扯，倘或露  
表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就氣年輕不尊重，不  
能糊塗至此。三則倫佳論主子裡頭是之內，我自年輕媳婦算起，奴才們便比我更再年輕  
的，又不止一個人。況且他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  
的四則除我常在園里，外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

來如媽紅翠雲等皆係年輕侍妾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  
 嫂子他不算甚老水他也常帶過佩凤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五則  
 園內了頭太多保的佳<sub>佳</sub>都是正緊的不成也知<sub>有</sub>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  
 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sub>因</sub>同二門上小公兒們  
 打牙犯嘴外頭得了表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  
 以下保的太<sub>太</sub>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大近情理曰嘆道你起來我  
 也知道<sub>你是太</sub>的太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  
 但如今却怎麼處你婆才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說是前後<sub>前後</sub>差侵大  
 姐手里得的把我氣了<sub>了</sub>死凤姐道太<sub>太</sub>快別生氣若被衆人竟察了  
 保不定老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sub>靜</sub>訪察才得確定縱然訪不着

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作胳膊折在袖內如今惟有起着賭錢的因內  
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人貼近不能走話的  
人安插在園里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  
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  
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後九年紀大  
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說有  
別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  
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我這的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死云可憐妙人  
在別人視之今古  
無此移若在榮府論定不能  
比先笑  
也不用遠比只說的如今姊妹們的母親未出  
閣時是何等的娇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了來角才那像個千金小

姐的體統如今這幾個姊妹不過別人家的了頭略強些罷了所謂貴子海者雅為水俗子  
謂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免又誤作太過真堪姑  
 鴛鴦之見也  
 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頭像個

人樣餘者總有四五个小子頭子竟是廟里的小鬼如今還要裁革了去  
 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意依雖然難難難不至此此我難無受過  
 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軍可省自己些別委屈了他們以後要有  
 儉先沒我表到使的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對對他們  
 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紫風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  
 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賠房  
 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又伏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詳數家忽見  
 刑夫人的賠房王喜善保家的來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

未看視刑夫人之得立心服人等原無二意

大書看小人猶如此可知特刑夫人笑

今見他未打聽此事十分闊切

小人是內罪委皆如此

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

進園內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了嬖們不大物

待

奉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太們的故又尋不着恰好生

出這事來以為得來把柄

抓住

又有聽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這個容易

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是該早麗的太太也大往園里去這些女孫子們

不，到像受了封誥

是

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閣下太太誰敢嘆聲

兒不然就調咬姑娘的

唉

了頭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耽得了起

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了頭原比別的較貴些的們該勸

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況他們王善保家的道



別的都還罷了太不知道一個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了頭枕着他生的模樣見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的像個西施的樣子在

人跟前能說慣道摘更要強一句話不放機他就立起兩個驕眼晴來

罵人妖：趨：大不成個體統活畫晴雯出來可知已前知晴雯必應遭妒者可憐可傷竟死矣王夫人聽了

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凤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

一不水蛇腰

妙：好腰

削肩膀

妙：好肩

俗云水蛇要則避曲小也又云美人無肩

與他書不同也

眉眼又有些像的

你

林妹妹的

更好形容

正在那里罵小了頭我的

心里還看不上那狂樣子曰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記得後來要問是

誰又偏忘了

今

金日对了

坎

撞見這了頭想是

必

就是他

道

鳳姐若論這些了頭

共總比起来

却是

晴雯生得好論本

止

言語他原

有

些薄輕方才太太說的

到跟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

刺不難叫了未<sup>結</sup>太<sup>結</sup>瞧王夫人道宝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史

兩個姊妹的到好若有這個他自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人况且

又出來這個事好的宝玉倘或叫史蹄子勾引坏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

的了頭來吩咐他道園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宝

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的即刻快來的不許何他們說什麼小

了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自<sup>心</sup>上不自在<sup>音神之至所謂魂早離會</sup>

必云十分粧飾金云不自在想無挂心之罷更不入王夫人<sup>覺才</sup>睡中竟在起來正發悶

之眼也

听如此說只得去了他們素日<sup>們都知道</sup>史<sup>素日</sup>了妖<sup>素日</sup>知<sup>素日</sup>王夫人最惡誇粧艷語<sup>薄輕</sup>

宮故晴雯不敢出頭今日連日在是並無十分粧飾自為無碍<sup>好可</sup>

生美人原不在粧飾使人一見不覺心驚目駭可恨也之塗脂抹粉真同鬼魅  
而不見竟

及到了

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髻鬢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  
容面貌恰是<sup>上次見</sup>的那人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  
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有勾起往事便  
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  
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著你是然明兒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  
好此時雯二听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著惱只不敢  
作声他本是個聰敏過的人<sup>深羅聰明到</sup>應不錯一筆見問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寔  
話對只說我大<sup>不</sup>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sup>合</sup>宝玉在一處好<sup>你</sup>歹我不能知道<sup>道</sup>  
只問襲人麝月兩個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的<sup>也</sup>難道是死人要的<sup>作</sup>

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外間屋里上夜不過看屋之我原回過我体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有不<sup>一頓說又</sup>叫的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听了這話才去的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內宝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宝玉飲食起居坐上一層有奶奶老媽子們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着還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貴寔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的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攢的因向王善保家的道的們進去好生勸他几日不許他在宝玉房里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去治他喝聲去貼在這里我看不上這浪樣

兒誰許<sup>你</sup>這樣花紅柳綠<sup>的</sup>妝扮晴雯只得出來這<sup>一驚一乍</sup>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  
 帕子握臉一頭<sup>頭</sup>走哭直哭到園門內去這里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  
 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舊不到這樣妖精<sup>像</sup>似這東西竟沒看見<sup>有</sup>只怕  
 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sup>的</sup>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曰王善保家  
 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詞此刻也不  
 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請養息心休要緊這些小  
 事只交與奴才<sup>們</sup>如今這<sup>就</sup>要查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  
 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sup>搜身</sup>猛不妨代着人到各處了頭們  
 房里搜尋<sup>搜身</sup>誰有這個斷不單只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東西那  
 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王夫人道這話到是若不如此

斷不能請的請白清的自然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清說的是就

罷了王夫人道的主意四王家的道你的跟樣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

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善保便請了鳳姐一併入

園喝命將角門子都皆上鎖便從上疾的藥子處屋內抄掠起不過不揀出

此多於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畢真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賊不許動等

明兒回過太有了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閤門當下宝玉正日

晴雯不是心里不舒服在縫見這縫千人素不知為何直撲了了頭們的房門去

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

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

王善保等家的搜了一面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

打開襲人曰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掠只得自己先出  
 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檢一番不過是常動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  
 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曰問是在的緊不開手談搜襲人  
 等放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嚙一聲將箱子掀開  
 兩手攪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將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  
 也竟沒趣竟看了一看也無沒有什麼私弊之物回了鳳姐往別處去鳳姐見道  
 你們可細心的查若這的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象人都道都細翻看了  
 沒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保玉的  
 旧物件沒甚關係的鳳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借們就走再照別處去說  
 着一送出來日向王善保家的道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掠的  
 原

俗家的人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手揀抄不得的王善保的笑道這个自然

豈有抄起親戚家的人來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

寫何鳳心灰意懶且避禍從時血又是一個笑

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代玉已睡了忽報有此人來也不知為甚事纔

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許起來只說睡着起我們就走的

邊且說此間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姪房中也一的二開箱倒攏

抄揀了一番回來從紫鵲房中抄出兩時宝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

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內有扇子看是時皆是宝玉往

年夏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家善係家的是以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

來驗是又說這些東西從那里來的鳳姐笑道宝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

處混了几年這自然之宝玉的旧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撈下再在往別



處去是正紫鵲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的也笑東西也數記不請要問的這個連  
 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王善保家的又所見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署了一處  
 樣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保與探春了報探春也就猜自必有原故  
 所以引出意這醜態寔註來一筆遂命象了剪好東燭開門而待一時象人來了  
 探春故問意何事鳳姐笑道因去要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城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  
 頗這些女孩子們所以真判越道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到是也藏爭到開的金  
 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了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事頭一個主當既如此  
 先來搜的我箱櫃他們所偷了有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有便命個  
 嫖們把箱櫃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被之包若大若小之物齊打開請  
 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別錯怪我何

必生氣回命了。嫖們快，閨上平兒豐兒等慌忙着替侍書等圍的圍。权的权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了，頭這却不能我原比衆人多，盡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間，权有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的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處治我。」我自領你們別忙，是然連的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忘家里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奇極此日借們也漸了的，末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此是殺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是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說有不查，留下淚來。鳳姐只看看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這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那里，奴且請到別處。」



真單惱鳳姐他們無干他便要越勢作臉顯現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  
春的衣襟故意揪揪（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  
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走罷別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听怕的  
一声王家連上早着了探春一早探春等是大怒指王家的問道的  
時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看太太的面上的又有年  
記叫听一声媽的就夠仗人勢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  
得了的打諒我是同的們姑娘的樣好性兒由我的們欺負他就  
錯了生意的搜揀東西我不怕的不敢拿我去笑說着便親自解衣  
卸裙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看解叫奴才未翻我身上鳳姐兒平  
等忘與探春束裙整快口內唱有王保家家的說媽吃兩口

酒就瘋了頭，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探春休  
 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氣許奴才來，我身  
 上翻賊引明兒一早我先過來，太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  
 我就領無聊王善保家的討了家沒意，只說窓外，就去了。站著誰知他这也是頭  
 一遭挨打，我明兒做了太太，如回，老娘去罷，這个老明還要他做什麼探  
 春，唱命了，這道的們，听道他說話，還苦我和他對嘴去不去，待書等听说便  
 出去的道：「說過。」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只怕捨不得去，鳳姐  
 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里  
 都有三言兩語的，還算体的。」背地做里的，只不回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  
 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翻，鳳姐真特伏侍探春。

和杜少卿

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春塢來彼時李執猶病在床上他與探春是  
紫鄰又與探春相近過順先到达兩處因李執總吃了藥睡得不好驚動  
只到了姪姪們房中三的搜了一遍也沒有搜得有什麼東西才到惜春房  
中未回惜春年力尚少說事嚇的不知當又有什麼故鳳姐也少不得安  
慰他誰知竟在入画箱中搜出一隻大包金銀來銀子未約共三四十個奇為  
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付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画也  
黃了臉問是誰那里來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的是珍大爺  
賞我哥子的妙枉事枉蓋入画本係寧府之人也因我們老子娘在都南方如今只跟着  
叔子過日文我叔子嬌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子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  
每常得了的煩了老媽子帶進來叫我叔看的惜春胆小見了這

个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不得二嫂子嫁要打他更帶他出去罷我听  
 不慣的鳳姐笑道：「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  
 這个可以傳的說成不可傳這倒是傳媽的不是了，若的話不真  
 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别想活了。」画跪笑道：「我不敢攬奶，只管明日  
 問我媽，媽和老爺去說不是實的就拿我和門哥一同打死無怨  
 鳳姐這个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  
 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坎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  
 這次方可下次這里多若不拿人作法那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  
 樣呢？嫂子若的，我也不依。」這是自己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  
 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誰說一个錯失這一次二次犯二罪俱罰但不知

鳳姐

進來的

傳道是誰惜春道若說的傳道這進來的人再無別個必是土門上的張媽他

常肯和這些了頭們鬼祟崇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催他鳳姐所

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結周瑞家的暫拿省寺明日對明再議於

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迎春已經睡着了了奴們也總要睡衆

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了奴們房里來回司棋是

善保的外孫女見有妙奇說鳳姐要道看王家的可藏次不藏私遞留人看他

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面王善保家

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要蓋子纔將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有什麼說着便伸

手掣出一奴男子錦帶襪並一雙緞鞋來險極又有一個小包袱打看裏

面有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是帖兒一總遞與鳳姐回道風姐家理事每日看



開帖並張目也頗識得幾個字了便看那帖子字大紅双喜箋帖紙就好的余  
 上面寫道上月你連家後父母已覓察的你我之意但姑娘來出閣未不能  
 完你我之心愿若園內可以相見的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寄在園內見  
 到此表家得說話千萬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叔外特寄香珠寄  
 一串略表我心千万叔好表第潘又安拜具名字鳳姐看罢不怒而樂  
 要蓋別人並不識字王家的素日並不知道姑表姊弟有这一節風流故  
 事見了這鞋的戰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看笑他便說  
 道不勝他們改寫的賬目不成個是所以如字見笑鳳姐笑道正是  
 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的表弟也該性王怎麼又姓  
 潘呢王善家的見問的奇闐只得免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

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笑道這就事是了曰我念給你听了說自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王家的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問首他的老哥係見了明可白再沒的話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樣這王家的只怕沒地係縫兒趨進去鳳姐只聽着他嘻嘻的笑惡毒向周瑞家的笑道這到也好不用的小係老娘的操作一點兒心他鴉雀不聞的給的小係個好女婿未大家到心省看利盡極鳳姐與係刻下人前為不尋次等係人前不得周瑞家的也笑首奏趣兒王家的氣無取洩又自己回手打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着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里衆人見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調鮮的鳳姐

見司棋低頭不語他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到竟可異料此時夜深且  
 必盤問此怕他夜間自去尋拙拙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未帶人  
 拿了識証回來且自安歇等特明日料理誰知到夜里又連起來幾次下  
 面淋瀝不止至次日便查身體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掌不住請太醫  
 來診脈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奶係心氣不足虛乘脾皆由憂勞  
 所傷以致嗜卧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  
 開了几樣藥名不數是人參當歸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媽  
 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是暫未理  
 到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里頭了要望後  
 姊妹去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未惜春便將昨晚

一事細細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画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寔時<sup>是</sup>你哥賞他哥<sup>的</sup>的不該私自傳送如今管監竟成了私盜了因罵入画胡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的<sup>你</sup>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了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有鳳姐帶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的人鳳姐不帶他去也原有禮我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才的恰好快代了他去或打或<sup>或</sup>賣一槩不管入画聽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沒<sup>從</sup>小兒情常好在<sup>服侍的</sup>生死<sup>在</sup>處罷尤氏和奶娘等人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下次再不敢的他縱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由着他為是誰知惜春素然年幼却天生<sup>的</sup>一種百折不回的廣介孤獸<sup>高固執的</sup>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

了他的体面咬定<sup>牙</sup>斷乎不肯便有說的<sup>又</sup>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  
 連我也便往的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日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sup>甚</sup>什麼  
 多少不堪的閑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  
 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  
 着他總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自我到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  
 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恼好<sup>幫</sup>自  
 有公論<sup>又</sup>有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sup>幫</sup>最助何  
 况<sup>你</sup>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勾了不管的們<sup>自</sup>弄後此以後  
 的們有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笑曰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  
 都說這四丫頭年輕<sup>糊</sup>塗我只不心的們<sup>信</sup>所聽一篇話無原無故又

不知好<sup>歹</sup>多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却又能寒人的心象<sup>了</sup>笑  
道姑娘年輕如<sup>你</sup>；自然吃此虧的說春<sup>有</sup>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  
年輕的們不看書不識幾個字所以都是些獸子看<sup>更</sup>有明白人到說  
我年輕糊塗尤氏道的是狀元探花難道就說有糊塗的不成可知  
他們更有不能了<sup>也</sup>語底<sup>之事到</sup>更多尤氏笑道的到好總是才子這會子又  
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sup>性命</sup>語<sup>的</sup>來<sup>惜</sup>春道我不了語得也<sup>有</sup>入了<sup>像</sup>尤氏道可  
知你是個冷冷心狠的說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舉心人難得是  
了漢我請<sup>清</sup>白<sup>了</sup>的一個人為什麼教你們帶累坏了<sup>了</sup>我尤氏心內原  
有病怕說這些話<sup>又</sup>听說有人議論<sup>又</sup>已是心中羞怯<sup>又</sup>激射<sup>了</sup>只是在惜  
春<sup>又</sup>分<sup>又</sup>忙<sup>又</sup>不好發作<sup>又</sup>忍耐<sup>又</sup>就累了你<sup>了</sup>的<sup>了</sup>頭的<sup>了</sup>不是無故說我<sup>了</sup>到

忍了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益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我們已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就說省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到省着了口舌是非大家列還清淨尤氏也不答話一逕往前也不知後事如何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

缺中秋詩俟雪芹

品品  
品品

開夜宴 發悲音  
賞中秋 得佳識



## 脂硯齋重評石頭卷之

##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出氣來正欲往王夫人去處跟從的老嫗們因悄悄的回道奶子且別往上別房去繞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麼机密事奶子這一去恐不便氏听了道昨日听見的說爺說着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大庖膳人的事情也是有的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邊來了前只有探春一語過至此回又用尤氏畧為陪點且輕談染出甄家事故此画家未落墨之法也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李純

近日也畧竟精爽了此擁衾歌枕坐在床上正欲倚二人未說些閒話回見尤氏進來不似往日和霽可親只呆呆的坐着李執因問道你過表了這半日即可在有在別處里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即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揀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里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執道昨日他姨娘家送表的好茶麵子到是對碗來你唱罷說畢便吩咐人去對茶尤氏出語神無跟末的了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越便可淨羅好尤氏點頭李執忙命素雲未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表一面將自己的胭脂拿來笑道我們奶奶沒粉合胭脂就說多個奶奶不嫌臟沒这是我的裁通着用此李執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表章來而是他若是別

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妨是來我兒過來誰你使過今日忽然有嫌

賊了一面說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上表忙代為卸去碗盞戒指又將大

袱手巾蓋袱在下截將衣裳護嚴小了如炒豈兒捧了一大盆溫水走到

尤氏跟前只灣腰捧着銀蝶笑道說一個：沒截便的說一個葫蘆就

是一個瓢奶不過待偕們寬寬里你

不啻在家出外當有親戚也只隨着便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橫豎洗

了就完事了炒豈兒忙趕着跪尤氏笑道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

外面假禮假体面寬寬作出来的事都勾使的了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

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惡厚寬順竟可出于所風之上時用之名犯七出

之人從公一論可之賈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寬恕其什

已非而揭人惡者陰味僻諂之流寔不能容于世者也

李紈听如此說便知也

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事究竟勾使的了尤氏道你  
道問你敢是病了有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寶姑娘來忙說快請時室  
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回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  
姊妹都怎不見好再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也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子身  
上不是好再在家里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病有連下未出炕呢的別靠不得我今兒要  
出去伴省老人家夜里作伴兒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有不時什麼  
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告訴大嫂子以一聲李紈听  
說只看省尤氏笑尤氏也只有省李紈笑一時尤氏與沐已畢大家吃  
麵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娥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  
病省不能親自來的好妹請安：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里去

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交我落不特是宝釵笑道落什麼不  
 是呢這也是通主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生意也不必添人  
 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呢可是史大妹  
 二往那里去了宝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回到  
 史里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  
 讓坐已畢宝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的  
 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語話奇怪今怎麼攆起亲戚來了探春  
 冷笑道正是叫有呢人攆的別不如我先攆亲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  
 住着纔好真是僭是門到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個三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  
 吃我三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里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

姊妹們的氣頭兒子探春道誰叫你赶熱灶大來了曰問誰又得罪  
了你呢曰又尋思道為那了頭了頭不犯啰呢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塗  
答應探春之他畏事不肯多言曰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  
罪沒有坎頭你的不必畏頭畏尾是何必實告訴你罷我罪昨日把王保善那老案的  
子打了我還頂有個罪呢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閑語話難道他还打我一  
頓不成宝釵忙問曰何又打他探春就把昨夜怎的抄揀怎的打他  
一說云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云來便把說春方才之事也說了云來  
探春道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因他又告訴他們說  
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听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出去打听  
王保善是怎樣回也來告訴我說王保善家的挨了一頓打真着他



多事尤氏李執道送到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  
 且再照就是了尤氏李執皆點無所得頭不語時是估着前頭用飯湘雲和  
 宝釵回房打点依衫不在話下尤氏遂辭李執往賈母這邊來賈  
 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日何護罪如今抄此沒家產回京治在罪  
 寺語賈母听的不是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回問從那里來的可知  
 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尤氏了二里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点  
 頭嘆道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  
 緊徑賈母已看破孤悲鬼死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里  
 好知說是園里空夜晚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里正  
 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了們招過

飯掉來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著捧飯快子賈母見是已的几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了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的旧規矩賈母因問都是些什麼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擺些蠟了免罷你們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先執轡的時免了死央忙道我說過几次都不听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他不過此面筋豈付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蕪韭醬來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死央听說便將碟子擲在跟前宝琴下的讓了方婦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宝琴对面坐下待書忙取有去了碗來死央又指他几樣菜道這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鷄髓脰是外

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掉上賈母畧嚐了兩  
點便命將那兩樣着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天送我吃我自  
然來要媳婦們得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回問有稀飯盛出此  
罷了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煮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  
將這粥送給鳳哥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碗筍和這一盤風醃果子狸給  
顰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保物  
就來吃了這罷尤氏答應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  
間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寶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了尤氏笑道  
剩我一个人擺排掉的不賈母笑道央瑤珀來趁勢也吃些又作了  
陪客尤氏笑道好：好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看着多：的人吃飯

取有趣的又指銀蝶道這孩子也好也表同的主子一塊表吃等的個  
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來不必撻假賈母負手看着取樂因見伺  
候添飯的人手內捧着一碗下人的表飯尤氏吃的仍是白抗飯賈母  
問道伯怎麼昏了盛個飯表給的奶那人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  
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死央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  
點兒福餘也不能的夫人忙回道這二年早個不定四上的表都不能  
按數交的這几樣細米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閑去生恐  
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表粥家  
人都笑起來死央道既這樣的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表添也是  
一樣就的樣休尤氏笑道我的个就勻了也不用取去死央道你勻

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著取去了總伏一時王夫人也  
 去用這飯里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黑了  
 過去罷尤氏方告辭辭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衆娘  
 婦放下簾子來便帶着了頭們先直走過那邊大門口尋着去了回  
 二府之門相榻沒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走過坐車偏况天  
 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嫗帶着了頭只几步便走  
 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到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  
 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廝挽環拽輪輕便的便推拽過這塔  
 磯上人聲來于是衆小廝退過獅子已外衆嫗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  
 然後衆下尤氏來大小七八個燈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回見兩邊

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便知係是赴賭之人所乘向銀蝶衆人道  
的著坐車的是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几个呢馬自然在園里拴著  
俗看不見了不知道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與他們這廝開心兒一  
面說一面已到了所上賈蓉之妻帶家表下媳婦們了頭也都秉燭  
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倫着照了他們也沒得便今見到  
巧就順便打他們憲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灯引路  
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門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  
氏一行人悄悄的來又憲下只听里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  
又兼有恨五罵六盆怨之聲亦不少妙人畫  
輸家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  
不得遊玩曠朗不得現優閒樂作還無聊之極便生了破悶之法

日間以習射為由情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  
 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坏了式樣必須立個罰約賭  
 個利物大家纔有面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利了鴿子皆定  
 每日早飯後來射鴿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人  
 皆係世襲公子人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開鴿走狗問柳評花  
 的一干孝仗執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便  
 獨價賈蓉一人之意子是天宰猪割羊屠鵝截鴨好似臨潼開寶  
 一般都要賣弄自以家的好厨役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  
 聽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是繞正理文既悞矣事當亦該習況在武  
 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衆宝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跟看

賈珍習射一面方許回去賈珍之在不此再過一日便漸此以歇肯養方  
為由晚或抹骨牌賭小東酒而已至後漸此至錢如今四月的光景  
竟一日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開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借  
此各有些蓋爬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此是近日邢  
夫人之胞弟邢得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  
送外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也邢德全雖係邢夫人之胞弟却居心行  
事大不相同這個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  
使錢治人無二心好酒者喜之則飲者則亦不去親近無輪上下主  
僕皆云自一意並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倭大舅薛蟠早已云名  
的獸大爺今日二人皆素在一處都受搶新快夫利便又令子兩家在



外間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下大棧上打公番里間的又起  
 斯間此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已下的孩子若  
 成了的男子到不了這里故尤氏方潛至窓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六七  
 歲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  
 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美來除番過來到反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  
 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回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的  
 也作了賬等吃飯打公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了是各不能催先擺下  
 一大棧賈珍陪自吃命賈蓉落後陪的一起薛蟠頭裏真了便撻省  
 一個孌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那俊男輪家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  
 些醉意嘆首兩個孌童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

此一段變童神  
向太真反不得  
其為錢為楊  
至神法改以  
委曲認罪從  
方安

鬼子就是<sup>這</sup>的樣專<sup>付</sup>送上水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sup>過</sup>這一  
會子<sup>輸</sup>輸了儿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到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省  
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忙說狠走、<sup>是</sup>果然他們<sup>的</sup>風俗不好、日唱  
命快敬酒賠罪兩個變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sup>說</sup>我  
們<sup>神</sup>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sup>日</sup>是有錢<sup>有</sup>勢就親敬便是  
活佛仙一是沒了錢<sup>就</sup>勢了不好去理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  
次求日太爺休怒<sup>怒</sup>些我們就過去了說有便<sup>齊</sup>率省酒<sup>又</sup>脩膝跪下<sup>平侃</sup>  
世人<sup>不</sup>是罵刑大舅心內雖軟了只还故作怒意不理衆人有功<sup>又</sup>道這孩<sup>說</sup>子是  
寔情說話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若不<sup>吃</sup>這  
酒他兩個怎樣起來刑大舅已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

我再不理說自方接過來一起氣乾喝乾又斟一碗來的邢大舅便酒勾往  
 事醉露真慎情起來乃怕案對賈珍嘆道怨不的他們是錢把當如命多  
 少世官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錢勢二字是連骨肉都認不了老賢甥昨  
 日我何你那邊的金伯母都起的和可知道否賈璉道不曾聽見邢大舅  
 嘆道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利割害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  
 遭邢夫人棄惡故板出怨言曰功道老舅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  
 多少給老舅花的邢大舅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那家底理我母親去世時  
 我尚那時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的保金伯母年長出外分家秘都  
 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也里大跟很客三家姐尚在家  
 里一應用度都是這里賠房王保善家掌管我便來要錢也非要

你是你賈府的刑我家；私也就勾我花也無奈竟得到手所以有

冤無處訴

衆惡之必察也今邢夫人一人賈母先惡之恐賈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賈母

解之今又忽用乃弟一怨吾不知將

賈珍見他酒後叨；恐人聽見不雅連忙用

話解功外面尤氏等所得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鳳蝶笑道你聽見了這

是北遠里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伶他親兄弟還是樣說這就

怨不得的些人了目還要听是正真打公番者也歇住了要吃酒因

有一个向道方才是誰得罪了老日我們竟不曾听明白且告訴我評

理邢德全見問便把两个妾童不理輸的只赶贏的話說了一遍

這一个年少的就誇道這樣說原可惱的怨不得日太爺生氣我

且問你两个日太爺虽然輸了輸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丟

了毯怎就不理他了說着衆人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來噴了一地飯  
 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听：這一起子沒廉耻的小挨刀  
 的才丟了腦袋骨子就<sup>混</sup>噙嚼毛了再合攥下黃湯去還不知噙出  
 些什麼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  
 鳳房里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廡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  
 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你奶奶看看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  
 答應去了回了尤氏：只得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又來說奔  
 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說偈們是孝家明兒十五過不得薛家今晚  
 上到好可以大家應个景兒吃些衣餅酒尤氏道我到不愿出們  
 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風了頭又睡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無

個人了况不得問應什麼景鳳說佩鳳道爺說了今兒已辭了中人直  
等十六才來呢好歹定要請奶吃酒的尤氏笑道請我沒的還  
席佩鳳笑省去了一時又來笑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吃好歹早  
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去呢尤氏道這樣早飯什麼快些吃了我好  
走的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自己呢吃罷尤氏問道今日  
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說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到不知是誰  
說話不一是賈蓉之妻也梳粧了來見過少事時擺上飯來尤氏在上賈  
蓉之妻在外陪相婆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榮府來重  
晚方回去果然買珍煮了一口猪燒子腔羊餘者桌菜及菓品之  
類不可勝紀記就在蘅芳園中叢綠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

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作樂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  
 朗上下如良賈珍因要行金尤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  
 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面四賈珍有了几分酒亦發高興便命取了  
 一枝紫竹簫來命佩凤吹簫箫文化唱曲喚清釵嫩真令人魄醉魂死  
 唱罢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飲茶  
 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長嘆之声大家明听見都悚  
 然疑畏起來余亦悚然疑畏賈珍忙厲声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声沒有人  
 答應尤氏道必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说這墙四面  
 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緊靠着祠堂奇絕神想余更為之悚惧矣焉得有人  
 一語未了只听得一陣風声竟過牆去了恍惚間得祠堂內搗扇有

開閣之只之聲只竟得風氣森々比先更竟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  
似先明亮朗中女婦人都竟毛髮倒豎賈珍酒已醒了一半見別人撐  
撐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起來勉強又坐了一會就  
歸房安歇去了次日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車子開往祠堂行  
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旧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跡賈珍自為醉  
後真怪也足理論不是此事禮畢仍閉上門看有鎖禁起來大寫榮府慶中秋却  
寫榮府教令先寫寧府與道蓋寧乃定宅凡有閑子吉山者故必先示之且列祠祠此  
豈無得而警乎凡人先人與遠然氣連相聞必有之利也非寧府之祖供有感應也  
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夫有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再賈母房  
內坐着說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宝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  
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才近門



小玊子上告了坐側警身側坐賈母笑問道的兩日你宝兄弟休箭如  
 何賈珍忙起身大長進了不但樣式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  
 道這也勾了且別貪力仔細努長賈珍忙答應着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  
 日送來的月餅好西水看有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笑道餅是新煮的  
 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好饒了孝敬西水往年都還可也  
 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笑  
 道此時月已上了僭門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首宝玉的肩帶頤  
 中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之正門俱已大開第有羊角大灯垂陰堂  
 前月台上焚香首几蠟陳獻首几餅及各色菓品邢夫人等  
 一干女客皆前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

形容地下鋪有拜毯錦褥賈母與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使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回命在那山脊上的大所上去衆人聽說就忙自在那里去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脩了賈母仍扶省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回為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做竹橋子上去賈母道天有人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只見筋骨是見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導引又是兩個老婆子秉首兩把羊角手罩燈鉅夾琥珀尤氏等貼近心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邊而上不過百餘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殿所因在山之高脊上故名曰亞碧山莊于所前平台上列下椅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掉椅椅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

首賈赦賈珍賈璉賈蓉石叢首賈政室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桌半  
 壁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笑道生常日到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還是  
 舊時的人也甚少笑不得甚麼未飲先感入丁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  
 時是將散之兆應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几个  
 來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家裡去了應景不好來的如今叫女孩們來  
 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園屏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出來賈璉室  
 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方依次坐定賈母便命  
 折一枝桂花來坐金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手中飲酒一杯罰  
 說笑話一個不犯前几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鼓而轉恰在  
 賈政手中住了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只得飲了酒眾姊妹弟兄皆悄悄  
 使政老一詭真大文章矣

悄的扯我一下暗<sup>你</sup>又捏你一把都善笑到要听是何说话<sup>細听</sup>也要賈政見賈母喜悅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說來不笑也只好受罰了因笑道一家只一個人最怕老婆的總說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話所以總笑<sup>是極</sup>至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sup>多</sup>吃一杯賈母笑道自然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裏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總醒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擔<sup>我</sup>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

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好人的腳臟只因昨晚吃多了黃  
 酒又吃了几塊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的賈與衆人都哄  
 了這方是賈政之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笑道既這樣快樂有叫  
 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哄起道末于是又擊鼓便湏  
 政傳起可巧傳至宝玉鼓止宝玉因賈政在坐自是臨蹣不安甚偏又  
 在他手內因想說哄話倘或不好發哄又說沒口才連一哄話不能說何  
 況別的這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憤油嘴貧舌更有  
 不是不如不說的好實寓旧日往事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哄話求再限  
 別的罷了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若好  
 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罰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詩

了呢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作命人取了紙筆奉賈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練字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己見試你這幾年的情思宝玉听了殢在心坎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道是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樣賈政因歎賈母喜悅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响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已沒幾聲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你老姪子出去吩咐書房內的小廝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宝玉忙拜謝仍復歸座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遞與賈政看時寫道是

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sub>道</sub>併講與賈母。那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sub>了</sub>。時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曰：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sub>金</sub>的婆子來。婆子原不知道脈理，次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就好了。的兒子慌了，便問心見即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sub>肋</sub>脇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甚遠，怎<sub>差</sub>麼？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別知<sub>不</sub>天下父<sub>人</sub>母心偏的多。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便知自己出言冒<sub>冒</sub>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可再提。

且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却在賈環手里賈環近日讀書稍進其脾味中不好務也與宝玉一樣故每常也好看此詩詞尚好奇詭仙鬼一格今見宝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便也索紙筆來立擇一絕與賈政道笑偏立賈政藏諸已是異文而賈環作詩賈政中又奇之奇文也總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曰賈環如何又有好詩似前言不搭後文矣蓋不可向說問賈環亦榮公子正脉雖少年顧劣見今故小兒之常情年讀書豈無長進之理哉况賈政之教是弟子目已大竟踈忽矣若是賈環連一平仄也不知豈榮府是尋常膏粱不知詩書之家哉然後之宝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燕子總明不得謂此諸人皆妙者也

賈政看了亦竟罕異

只是詞句終帶省不樂讀書之意遂不說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

吐氣總屬邪派特來都是不由規矩準繩一起下流文妙在古人中

有二难你兩個也可以称二难了又是的兩個难字却是作难以教



訓之難字講纔好哥，是公然以飛鄉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  
 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詩三題一遍道連聲讚好道這詩據  
 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偕們這樣人家原不必那起寒酸定要雪惡  
 螢火一日三蟾宮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們偕的子弟都原該讀此書不過  
 別人畧明白些氣像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  
 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偕們侯門的氣拍槩因  
 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  
 的頭笑道已後就這做去方是偕們的口氣將來這世襲的前程  
 定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里就論到  
 後事了說自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便又輕了賈母便信說你們去罷  
抹去也

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你們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便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和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歇賈赦等听了方止了令又大  
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去了要知端詳再听下回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莫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里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而位為席一兩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著陳說一番賈母等也添都衣襟漱吃茶方又入坐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已知他們家去園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自少了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不想這次中秋反寫得十分淒楚賈母曰笑道你往年的老爺們不在家俗們越通性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閑熱想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反至今

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  
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裏來偏又把  
風了頭病了有他个人來說在這里笑；還抵得十分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  
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  
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又趣有往年娘兒們難多終不是今年自己的骨  
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終高興拿大杯來吃酒的你們  
也換大杯纔是那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  
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與猶未閑閑只得陪飲賈母命將洋磁  
鋪於塔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  
都團圍坐賞月賈母目見月至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

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目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處的吹起來就罷了。」說畢，剛纔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說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子絆一下，蹣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去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越隨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我老和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使不得的。」個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圓，如何為我祖担攔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對堪了。我們歲星然年輕，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奔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

團圓的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

死了經已二年多了

不是弄賈敬却是弄赦

可是我到慮了該罰我一大杯既

這樣你就越性別送陪着我罷了你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

索

死斯也

去罷尤氏說了給賈之蓉妻得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是上車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賈母仍代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換煖酒未正說着閑

帶頭

猛不妨只听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嗚咽咽德德揚揚吹出笛聲未幾越

明月清風天空地淨真令人煩心頓解慮萬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點

相賞所約兩盞茶時方纔止大家稱讚不已于是遂有斟上煖酒未

賈母笑道果然可听衆人嘆道寔在可听我們也想不到這樣

樣湏得太老代領帶省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不大好湏得

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熊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了說右腳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回就將方纔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听王夫人等因笑功道這原是酒後大家說笑不留心也是有豈有敢說老太太之理老太太自當解釋纔是只見死央拿了軟巾兜與大丫環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坐也該歇也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回命再斟酒來一面代上兜巾披了丫環

大家陪看又因說些笑話只听桂花陰里鳴、咽、集、悠、又發出絲

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隨下相來

象入彼此都不禁淒涼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繞忙轉身陪

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画出對景不竟尊長在上之形景來又命駿酒且住了

笛尤氏笑道我也就拿一個笑話說說與老太太解悶賈母免強嘆

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听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

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聾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

偏又是個啞以正說看到這里只見賈母已朦朧已雙眼是又睡去之態

描寫出淒涼無興景况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的請醒賈母睜眼

笑道我不困白開、眼養神你們只管就我听自呢活畫王夫人等



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太清冷太太歇清罷了明日再賞大十六也不辜負  
 這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寔已四更大他們姊妹們熬  
 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在此  
 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到省心只是三  
 了頭為何恰為尚還苛省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  
 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轎便圍着斗蓬坐上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  
 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衆媳婦收拾杯盤碗盞時却少了個細茶  
 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擗搭在那里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衆人都說沒有打了  
 只白跟姑娘的人打了便未去可知的細想你或問去他們去一語提醒

了這管傢伙的因媳婦曰笑道是了那一會<sup>此</sup>記得是翠縷拿肩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鵲和翠縷<sup>挂</sup>來了<sup>妙又</sup>  
个翠縷便問道老太<sup>去一</sup>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更妙這媳婦道  
我來問那一個茶鍾往那里去了你們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聞<sup>們</sup>  
到茶給姑娘吃的睜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sup>們</sup>纔說都  
睡去了<sup>新</sup>不知那里頑去了<sup>即</sup>還不知道呢翠縷向紫鵲道斷乎沒  
有情<sup>情</sup>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里走<sup>呢</sup>走如今見老太<sup>呢</sup>散了赶過前  
边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边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  
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么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  
了明兒就<sup>當時</sup>你要罷說畢回去查叔傢火那里紫鵲和翠縷便往賈

母處表不在話下原來代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竟只見代玉見  
 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是當年熱鬧又挺宝釵姊  
 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竟對景感怀自去俯欄垂泪  
 玉近曰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代一筆妙更竟謹案王夫人再遣他  
 去睡他覺從此去了探春又曰近日家事惱着無暇遊玩雖有迎春  
 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想雲二人寬慰他日說你  
 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像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  
 窄何況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養可恨宝姐今他妹妹天知情有說諸道熱  
 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  
 便棄了偕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

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耿捐之側豈許他人酣  
睡他們不作偕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代玉見他們  
這獄勸慰不負他的豪興曰笑道你看這里等<sup>這</sup>人<sup>這</sup>聲嘈雜有何詩  
與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便妙你知道這  
山坡底下就是他沿山坳里近水一個所在就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  
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作凹晶這凹三  
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輕館之名更竟新解不樂<sup>落俗套</sup>莫白  
可知這兩處上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sup>特</sup>是日玩月而設  
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里<sup>在這</sup>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  
往那里去只是這兩個字沒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

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四字說古觀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  
 林代玉道也不只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  
 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人今人不知悞  
 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是還字我哋擬曰那年試宝玉曰他  
 擬了几處也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  
 這色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註了出處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  
 進去與大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旧旧瞧過誰知旧旧到喜鵬起  
 來又說早知這樣那日該就叫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允我擬  
 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了說自二人便同下了山  
 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有那邊藕香榭

的路徑點明妙不然此園竟有多大地

因這幾間房子在此山怀抱之中乃凸碧

山庄之退韻因窪而近水故見其額凹晶溪館因此處房宇不多且又

矮小故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听得凸碧玉山庄的人應蘊

他們無干這兩個老婆子閑了月餅菓品并搞賞的酒食來二人

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灯睡了

妙極此書又徑一步寫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可憐那里像當日林姑媽那樣有如寶母云

如今人少那里日當日人多等數此謂進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寶叔之母利岫湘此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此不得先的活了只好隨是十分又如凤姐之母平兒云如今我也我明白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先生罷等韻此謂退一步法也今有方叔拾故賈母高樂却有寫出二婆子高樂此一步之實也如前文海棠詩回手以足忽又用湘雲獨成二律反廉卷此又進一步實事也所謂法皆全然不夾也

代玉湘雲見息了灯湘雲笑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偈們就在这捲棚底下也水音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三輪皓

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于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  
 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淨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作上般吃  
 酒到好這要是我家里這樣我就立刻坐般了代玉笑道正是故人常說  
 的好事若求金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般起來湘雲笑道得  
 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窮之家自為富貴之  
 家事<sub>也</sub>起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們不肯信的不得親歷其境  
 他方知竟<sub>不是</sub>就如何俗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貴之鄉  
 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起心就連  
 老太<sub>太</sub>以至宝玉探了頭等<sub>子</sub>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  
 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sub>哉</sub>  
 自然之樂者矣書<sub>以立未不怡然得享</sub>

中若干女子從生及婢未有必各有所竟各有所試各有所長者皆未如宝宝無可閤切籌画可嘆

湘雲聽說恐怕代

玉又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些閒話僂們且聯詩正說閒只听笛韻悠

揚起來代宝笑道今日老太、太、高與子的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

僂們的興趣了

妙正是吹笛之時外認作人一處之笛也

僂兩個都愛五言就

還是五言排律罢湘雲道限何韻代玉笑道僂們數這個攔杆的真

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几棍就用第几韻若十六棍便是先

起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到別致于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

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個這個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

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代玉笑道到要試、僂們誰強弱

只是沒了紙筆記湘雲道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一点聰明還有



代玉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罢目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達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

代玉好對的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相雲

道詩多韵險也要鋪陳此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代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曰聯道

良夜景暄，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你下句不好杜撰是你用俗事來難我了代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旧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曰聯道

瓜瓜咲綠媛 香新帶玉桂

代玉笑道瓜二字可是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偕們對查出來大家看，這會子別耽誤工夫代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着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曰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便字二字便宜了你看多少力的樣現成你偏限被你得想

了只是不犯着替他們送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代玉笑道你不說玉挂我難到強对了金萱罢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有絕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分曹尊一令

代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得此目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听三宣

散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

聯道

傳花鼓盪喧

暗光搖院宇

代玉笑道對的却好下句又溜了光此管拿只風月未塞責雲道湘究竟沒  
說到上也要點綴月方不落題便去月落日落空代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曰聯  
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麼不如說俗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特倚檻

代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也因聯道

擬景或以門

酒尽情猶在

湘雲說道是時這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謾

漸聞語笑道並

代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痕

塔露團朝茵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成押韻讓我想了因起身負手想了又想笑道教了  
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劍夕搖

秋湍瀉石髓

代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才說搖  
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閣文選見了這個是我不知  
是何人因要查一查宝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語作明開夜合  
你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宝姐知道的竟多代

玉笑道搭字因<sup>用</sup>在此時更恰也還罢了只是秋端一句虧的<sup>你</sup>好想只這  
一句<sup>把</sup>別述<sup>的</sup>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  
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宝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時<sup>對</sup>的也还好只是一句<sup>下</sup>你也洩了<sup>些</sup>幸而是景中情不<sup>是</sup>用宝婺  
來寒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再念頭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sup>首</sup>點頭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代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里怎麼像  
 个人在黑影里去了敢是個鬼往罷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吓我是不  
 怕鬼的打他一下回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  
 响不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後聚者幾次復而散寫得出試思若非親歷其  
 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飛起一个白鶴竟者如何莫寫得如此來寫得出  
 直往蕙香榭去  
 了代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这个鶴  
 有趣到助了我了曰聯道

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蹣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以這一句更比

秋端不同叫我对什麼纔好影是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鶴  
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摺筆必了湘雲笑道  
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了可代玉只看天理他半日  
猛然笑道你不必說嘴我也有了你听曰对道

冷月葬死魂詩

湘雲怕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对好个葬死魂曰又嘆道詩故  
新奇只是太顧喪了此你現病着不該作此故于清奇說譎之語代玉笑  
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还未到做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  
只見攔杆逐山石後轉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詩果故然太悲涼了不必在  
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引的好處到頭到得堆砌牽強二人不



妨到嘴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咤意原可咤意曰問  
 你如何到了這里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偷偷吹的余未咤意好笛我也出  
 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里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  
 常故此听住了只是方纔我听見這一首詩中句雖好只是過于頹敗凄楚  
 此亦閑人之氣數日有所出未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  
 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們兩個的了頭還不知在那裏找你們也不怕冷  
 了快同我來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代玉笑道誰知道就  
 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攏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炉香未燃几  
 个老嫗也都睡了只有小滿園上奴在園園在頭打盹的妙玉喚他起來現  
 去烹茶忽听扣門之心是聲小奴忙去開門看時却只鶻翠縷與幾個

老嫗；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曰都笑道要我們好  
我一個園里走遍了連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里找  
時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說方纔庭外頭棚下兩  
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听見說大家往巷里去我們就知事<sub>是</sub>這里  
了妙玉忙命小丫頭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去了<sub>視</sub>筆現  
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著遂<sub>後</sub>縱頭寫出來代玉見他今  
日子分高興便笑道縱<sub>後</sub>未說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  
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sub>以教</sub>政即請改正，妙玉笑道也  
不敢忘改<sub>カ</sub>評讚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sub>我</sub>韵<sub>我</sub>意思想着的<sub>你</sub>二位<sub>有</sub>警句已而  
出讚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代玉縱<sub>後</sub>沒見妙玉作

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你<sup>的</sup>虽不好亦可以帶好  
 了妙玉道如今收拾<sup>拾</sup>到的外該歸到本末面目上去若只管<sup>丟</sup>了真  
 情真事且去搜奇<sup>攬</sup>臉怪一則說了俗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  
 無涉了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題筆一揮而就迺<sup>乃</sup>與他文道休要  
 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sup>的</sup>過來雖前頭有凄楚之句亦無甚碍  
 二人接了看是只見他讀道

香篆鎖金鴨

脂水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情待見溫

空<sup>帳</sup>懸<sup>帳</sup>夫鳳

聞屏掩彩妃

露濃台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螢行沼

還<sup>未</sup>等寂歷原

石竒神鬼搏

未怪虎狼蹲

音避音戲

巖巖朝光透

眾憲賭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玉一声猿

歧熟為忘往

泉知不問原

鐘鳴攏翠寺

鵲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廊外聯三十五韵代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

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却天去紙上談

兵妙玉笑道明日再瀾色此時想明天明到底要歇息了總是

史二人所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奴出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送遠

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里翠縷向想雲道奴那里还有人等

省得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  
他們睡罷（使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開林姑娘半夜去罷說省大  
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與漱已畢  
方上床安歇（鶻放）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息之病雖  
在枕上只怕睡不省代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心眠的今日又錯過  
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省二人在枕上審未復去代玉因問道什麼還  
沒睡（湘）省笑雲微笑道我有擇息的病況且去了困只好睡罷的  
怎也睡不省代玉嘆道（一）笑一嘆只二字便寫出（平日之行景）我這睡不省也並非今日  
也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以）日夜滿足休想雲道却是你病的原  
故所以不知下文什麼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七卷

俏髻嫵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  
 得了仍命大夫每日珍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因  
 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香在小匣內尋了几尺簪挺  
 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我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沫出表王夫  
 人焦燥道用不省偏有但用省了再找不省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  
 一查都歸攏在一處的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提混撿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  
 起來得多少換買才表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

個上次那邊的太了，未尋了此去太了，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你沒有的話，你再細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已拿了几包藥在，未說我們不認得你個諸太了。自看除這個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無有一枝人參，有一面遺人，有鳳姐，有無鳳姐，未說也只有此參膏、蘆鬚，雖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因上次沒了，才往這裏來尋，早已用換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忙命她取出當日所以的，未竟還有一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還得遂稱二兩。与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与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与医生家去。人又命將那几包不能得辨的也帶了去，命医生看了各說。号未



此等家常細是豈事揣拿  
得此皆著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一包都各色包的好計

的記

上名字了但

那

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引的

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是

已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槽爛木也無性力的

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夫人听了低

頭本語半日

緣說這可沒法了

只好去買二兩來罷無心看那些只命

都收了罷回問周瑞家休的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換二兩來倘

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

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

沒好的雖有一枝今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廂嵌蘆泡鬚枝摻

有就是大

勻了好賣，看不過粗細。我們鋪子的<sup>人</sup>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  
說了，叫哥去託了夥計過去和參行<sup>里</sup>商議，說明叫他把<sup>這有</sup>未作的原枝好  
參兒二兩來，不妨偌們多便<sup>使</sup>。几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是<sup>你</sup>  
明白就難為<sup>你</sup>的。」親自走一過<sup>還</sup>，明白子是<sup>些</sup>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sup>走</sup>  
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  
娘子水梳頭，自來家里有的好<sup>的</sup>，不知給<sup>了</sup>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sup>也</sup>  
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畢竟  
不過是藥原，該<sup>給人</sup>救<sup>救</sup>急<sup>是</sup>。」絕事偌門比不得那說見識面的人家得  
了。這一個就珍藏密<sup>貯</sup>的<sup>調侃</sup>。王夫人點頭道：「這極<sup>說的</sup>是一時寶釵去後，回  
竟無別人在<sup>見</sup>說。遂喚周瑞家的來，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sup>了</sup>。」

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等人商議定妥一字不隱遂回面王夫人王  
 夫人听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難回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邊的人只  
 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嗔着玉宝善家的多  
 事打几个嘴巴子如今他也粧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  
 兒自己打了嘴他此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  
 恐怕又多心到像似僭們多事的<sup>是</sup>不如直犯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証与  
 那边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  
 訴去那边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  
 了豈不反耽擱了<sup>時候</sup>倘那了頭聽空尋了死了<sup>就</sup>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人  
 都又個偷懶的<sup>時候</sup>倘一時不到豈不到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想說這也

到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偕們家的那些妖精周家道的聽說會齊  
了那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里回迎春道太太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  
他娘求了太太已賞了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他好的与姑娘使說  
着便命司棋打点走路迎春听了含泪似有不捨之因前日夜已別的  
了悄悄的說了原故數年之情難捨但是閨亦化亦無可如何了  
那司棋無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迎春能死保赦下的小事迎春語言  
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曰哭道姑  
娘好狠心哄了這兩日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还  
要姑娘留這不成便由下你也難見園里你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  
收了這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罢大家体面些迎春含泪道我

知道的<sup>你</sup>幹了什麼大不事<sup>是</sup>我還<sup>要</sup>十分說情面<sup>你</sup>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  
 完画也是几年的<sup>人</sup>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sup>未</sup>這園里几大的  
 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sup>如</sup>你各人去罢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  
 自<sup>是</sup>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罢司棋無<sup>法</sup>發只得<sup>含</sup>淚与  
 迎春磕頭和串姊妹告別又向迎春耳根說好歹打听我受<sup>要</sup>罪替我個<sup>說</sup>就  
 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于是周家的人等帶了司  
 棋出<sup>了</sup>去院門又命兩個妻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sup>了</sup>走了沒  
 几步後頭只見<sup>綳</sup>綳<sup>綳</sup>趕來一面也擦<sup>眼</sup>自<sup>通</sup>泪一面也<sup>司</sup>与使棋一個絹包<sup>兒</sup>說這  
 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sup>離</sup>分<sup>回</sup>這個与你作個想念罢司棋  
 接了不<sup>竟</sup>更哭起來了又和<sup>綳</sup>綳<sup>綳</sup>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

促<sup>也</sup>二人只得散了。司棋曰：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几年好了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此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罷別拉扯了。了我們還有正緊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里爬去來的？辭他們作什麼？他們看你的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揆<sup>子</sup>會是一會罷了。難道就弄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絕不住脚，真帶着個角門去了。司棋無奈，有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從黛玉從外而入，一見代了司棋出去，後見後面包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問得<sup>因問得詩解</sup>上夜之事，又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有不說是為何？上日

又見畫已去今有見司棋亦走不竟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  
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為又恐勞叨候事為笑道不干  
你事快念書去罢宝玉笑道好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  
道太不許少握一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尊太太的話管不得許  
多司棋見了宝玉曰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的好歹求太太去宝玉  
不禁子傷心念泪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大事晴雯也病了如今  
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却怎麼的好是宝玉之語全作團圓意最是極無未之是極  
真也則不是周瑞家的發燥向司棋道的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话  
我就打得的別想有往日姑娘護着你們作耗越有還不好走的快如今  
和小爺們拉拉扯扯成個什麼體統那幾個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

染了男人氣味實  
有此情理非躬親  
閱歷者不能注  
之妙

便出去了。宝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他着瞪着他們看已去遠方，指省恨道：「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嘆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  
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園門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來。  
因問道：「這樣說，九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各各是壞的了。」宝玉點頭  
道：「不錯。」婆子門笑道：「還有一句話，我門糊塗不解，到要請問。方  
欲說時，只見其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看此  
則太：親是未園裡在那裡查人呢？只怕還查到這裡來呢。」又吩咐快  
叫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爹媽來，在這里尋首領出他妹去。因笑道：  
「阿彌陀佛。今日天晴了，眼把這一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宝  
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請查，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趕來。



去所以這後來起愿之語竟未得所見宝玉及到了怡紅院只一見人好此在那  
里王夫人在屋裡坐有一臉怒慚色見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下  
如今現縱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纔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  
只許他把貼心衣服摺出去餘者好衣服由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  
這里所有約了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自那日省愆之後王保善  
家的去就起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園中不睦的也就在几起便下了  
此話王夫人暫記在心是中即聞有碍故怒也兩日頭放目今日特來親自  
閱人查一則為晴雯就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宝玉為由說他大由了已解  
人事都由屋里的了頭們不長進教習坏了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  
較盛暗伏一段更比麝烟迷霧軍之中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

較盛

暗伏一段更比麝烟迷霧軍之中

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

頭們個親、白看了一遍、問誰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sup>說</sup>惹老嫗、  
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宝玉一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  
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分<sup>兒</sup>、<sup>嬌</sup>秀現其行止<sup>態</sup>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  
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生日就是夫  
妻<sup>是</sup>這可事<sup>說</sup>你就的打<sup>量</sup>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sup>嗚</sup>呢身子雖不  
大來我的心耳神意<sup>這</sup>都在這里難道我通共一個宝玉就<sup>這</sup>放心憑你  
們勾引坏了不成這回兒見王夫人說自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語不禁紅  
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誰  
是耶律雄奴老嫗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  
是狐狸<sup>精</sup>了上次放你們、又懶待去<sup>出</sup>可就該安分守<sup>才</sup>己然<sup>是</sup>你就成

精鼓搗起來調唆省宝玉無所不為勞勞管笑辯道並不取調唆什麼了  
 王夫人笑道你还饑嘴我且問你前年因我們往皇陵陵上去是誰調唆玉  
 要柳家的了頭五兒子幸而再而幸而那少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有連  
 夥聚黨不知又做出什麼事來呢連他外頭是尋個害這園子的你連你的乾娘都欺負倒了豈止別  
 人曰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自尋個女婿去罷把他的東  
 西一槩給他又吩咐上有幾年姑娘次分的戲女孩都子們一槩不許灑在園里  
 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作此些乾娘皆感恩起願不  
 不尽都約齊王夫人與王夫人又滿屋里搜檢宝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並  
 命叔的叔撻的撻里有人拿到自己房內法去了曰說也此平淨省得傍人  
 口舌曰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外水之事我

一槩不饒曰教人<sup>叫</sup>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sup>年</sup>平給我仍舊

撇出去心淨

一段神奇鬼訝之文不知從何想來王夫人從來未理家務豈不一本偶哉且前丈隱約已有無限口舌漫漶之潛原非一日矣若無此一番更變不終

無散場之句且亦大不近乎情理況此亦此余旧日目觀親閱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教迫不肖小說之偶合悲次棄旧相對想遺今傳之大族見子見此確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默契于心者焉此一段不獨杜此真筏妙賺大現圓反實堪對月與片生悲皆可附者也

說畢茶也不

吃遂帶領中人有<sup>又</sup>往別去處<sup>查人</sup>暫且說不到後丈如今且說宝玉只當

王夫人不過來搜檢<sup>竟</sup>無甚大事誰知<sup>竟</sup>竟這樣雷憤電怒的來了

所責之事皆係平日之語一字不爽<sup>真</sup>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

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sup>又</sup>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

芳亭王夫人命回生<sup>去</sup>好<sup>生</sup>去念<sup>生</sup>那書之際仔細明兒問你緣已發下恨了

宝玉听如此說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况这里事也無人知道如

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里睡去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的還有我可独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說公道哭也了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到心情淨養几天里果然捨不得你等大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偶然信了人的排言說一時氣頭上如此罢了宝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余亦不知蓋此等冤實非晴雯襲人他道太只嫌太生的太好未免輕佻此在太是深知這樣美人似的人不必安能淨所以恨嫌他像我們這粗性林的到好宝玉道這也罢了你借門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却了又沒外人走風的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忘忘的你一時高興了不就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合便過個

眼  
眼色也曾遞過暗号到別被那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覓宝玉道怎麼人的不  
是太心內一動說可走都知道單不道單說之不挑出的你和麝月秋紋素襲人听了這話心  
怨麼人的不是的心內一動說可走不是太心內一動說可走都知道肉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目便笑  
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苗心的猛浪去處怎麼太心內一動說可走竟忘了  
想是還有的事主意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頭個  
出了名里的至善矣至之人他兩個又有你陶冶教育的也得那里還有孟浪該罰  
之處只是放官考土小過于伶俐此未免倚強壓倒了人若說厭四兒是  
我悞了他还是那年我何你辦嘴的那日起叫上他來作些細話未免  
奪占了地位討人嫌致有今有故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里屋裏  
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沒入方碍着誰去只就是他的性情爽利

口角鋒銳此究竟也不罪得沒有得曾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  
這好所悞說畢復有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  
竟不好再功功因嘆道天知道罢了此人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子一會  
也無益益了到是養精神有情人等老太喜欢時回明白了再要來是  
正理宝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到太如平服了再瞧勢頭  
去要時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他自然的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  
一日委屈連我知道他你性格還時常沖撞了他這下去就如同  
一盃絲抽出嫩箭盆前來的沒蘭花送到猪窩裡去一般況又自是一身重病  
裡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說有親爺熟娘只有一個醉呢泥鰥姑旧哥  
他的這一去一時也不慣這的那里還等得几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兩

而不能了說省又越發心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  
不許那百姓點燈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礙此你話說不利之談你如  
今好了的走他是該的了他便比別人姣些也不至樣起來宝玉道不是  
我忘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宝玉道這皆下好  
的探一梅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在應他身襲  
人听了又笑起來曰笑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媽了的了  
這樣你話起自你讀書的男人說來草太怎又關係起人來若不察  
媽了的真也成了個戇子了宝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  
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又靈驗的若  
用大題目比就有孔子廟前之松坟前之堵諸葛祠前之柏岳



武穆坟前之松，這都堂事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則萎，世  
 治則榮。幾千百年，<sup>未</sup>枯而後生者，幾次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揚太  
 真沉香亭之木芍藥，材正棲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灵  
 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忘故先就死了。半邊襲人听了，<sup>這</sup>篇<sup>這</sup>痴話  
 又可嘆，回笑道：<sup>真</sup>其<sup>你</sup>的<sup>越</sup>這話發說上我的，氣未了的，暗裏是個什  
 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的<sup>這</sup>些正緊人，<sup>經</sup>來<sup>還</sup>有一說他總好也，<sup>不</sup>不<sup>必</sup>過我  
 的次序去，便是這海棠也該先我<sup>還</sup>也<sup>不</sup>輪<sup>不</sup>到，他想我<sup>必</sup>是要死了，宝玉  
 聽說忙握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sup>未</sup>未<sup>清</sup>清<sup>你</sup>的，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  
 這事，別算<sup>了</sup>的<sup>還</sup>去了三個<sup>又要</sup>又<sup>你</sup>饒<sup>你</sup>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你  
 也不能了。局<sup>局</sup>宝玉乃道：從此休提起，全當他們三個死了，不過如此。况

且死了的也也有，也沒見我怎麼樣理理。宝玉至終二省全作如是想，所以此  
情不得溫漫而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入了法皆非棄竹而于情終于語者既能終于悟而止則  
復憫皆之意。如今且說現在的倒是你

把他的東西作贖上不瞞下悄的打發人送出去，與了他再或有者僧們常  
時積讀下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襲襲人  
听了笑道：你太把我他看的又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總已  
將他素日所有衣裳的，以至各什各物其，總打点下，都放在那里。如今白呢日  
里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到不寺晚上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出去。我有  
還攢下的几吊錢，也給他罢。宝玉听了感謝不尽。襲人笑道：我原是又欠欠  
出了名的矣。人連這一点子好名兒，還不會買來不成。宝玉听他方纔的  
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宴款，遣宋媽送去。宝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猜

得便去<sup>出</sup>後角門夾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sup>是</sup>先<sup>是</sup>述<sup>是</sup>婆子百般不肯只說不是知道回來太<sup>叫</sup>我<sup>知道</sup>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銀那婆子方帶了他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良子買的那是晴<sup>時</sup>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日常跟賴姑娘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俐縹緲十分喜愛故此賴姑娘就教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了宝玉房裏這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姑<sup>小</sup>旧哥：專能庖宰也淪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叔買進來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得<sup>在</sup>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到還不忘<sup>為人</sup>旧口此一句便是晴雯正傳可知無<sup>晴雯為聰明風流可害也一篇為晴</sup>雯冒傳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風流也

故又將他姑旧哥：叔買進來家里一個女孫子<sup>孩</sup>配了他成了房後誰

知他姑旧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死酒家小也  
不顧偏又聚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  
便不免有蕙葭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趣極量器寬紅如此  
用真掃地矣並無嫉妬妒枕之意這媳婦遂姿情重慾滿宅內便延攬雄  
叔叔府里內封俊上下下竟一半時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  
上面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奇怪左盤右族千絲方綠皆自一体也  
目今晴雯只有這一個親戚所以出來就在他家此事多渾虫外頭去了  
那灯姑娘吃了飯去串門子只趁下晴雯一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  
芦蓆土炕上土炕在外間房內爬着總哭晴雯宝玉命那婆子在院們前瞭  
哨他独自掀起草簾草簾進來有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蓆土炕

芦蓆  
土炕

幸而衾褥还是旧日鋪的心内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輕

拉他悄喚兩声當下晴雯又因有了風又受了他<sub>他</sub>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

一日總朦朧睡<sub>拉</sub>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宝玉又驚又喜又悲又

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来我只当不得見的<sub>你</sub>

了接有便嗽<sub>把</sub>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弥陀佛你来的好

且到那茶到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忙拭

泪問茶在那里晴雯道那<sub>炕</sub>台上就是宝玉看時雖有個黑妙<sub>抄</sub>錫子

却不像個茶壺得<sub>假</sub>掉土去拿一個碗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

手内先就問得有<sub>臭</sub>之氣<sub>不独為晴雯一哭且為宝玉</sub> 宝玉只得拿了來先

拿些水洗了兩次復又用水洗過方提妙<sub>起沙</sub>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

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罢的<sup>這</sup>就茶了那里比得俗們  
的茶宝玉所說未自己嚐了一嚐<sup>不是</sup>並無清茶且無茶味只一味苦澀<sup>鹽</sup>略有茶  
意而已嚐畢方進与晴雯只有晴雯如得了甘露般氣都灌下去了  
宝玉心下暗道往常在<sup>那</sup>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  
可知古人說得飽飫烹宰飢厭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  
的<sup>妙通篇</sup>宝玉最要書者每日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通之妙  
快笑一面  
想一面流泪問道<sup>作有</sup>的什麼說的越有<sup>越</sup>没人告訴我晴雯<sup>嗚</sup>咽道有什  
麼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sup>也</sup>知橫豎不過三五日  
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了不<sup>起</sup>赶心的我雖生的<sup>比</sup>別人略好  
些並沒有私情<sup>密</sup>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

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就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諱  
 知如此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橫豎是在一處  
 不想平空發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冤無處訴說畢又哭宝玉拉着他  
 的手只竟瘦如枯柴腕上猶代着四個銀鐲曰拉道且卸下這個來等  
 好了再代上帶罢目與他卸下來擡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  
 容易長了二寸長寸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  
 刀將左指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  
 身穿着的一件旧紅綾袄脫下穿的平指甲都與宝玉道這個你收了以後  
 就如見我一般快把你穿的袖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  
 倘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敢如此只是就了虛名

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宝玉聽說忙寬衣換上藏了指甲暗雲。笑  
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譏諷。就是我的既耽了虛名。越性如  
此也不過這樣。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  
兩個的話我也都聽見了。又向宝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  
作什麼。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麼。玉聽說嚇的忙都賠笑。道  
好姐。快別大聲。他扶持我一場。我私自來瞧了。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  
宝玉進里面來。笑道的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  
在炕沿上。却紫的將宝玉摟入懷中。宝玉如何見過。這個心內早笑了。  
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漲。又羞又怕。只說好姐。別鬧。  
灯姑娘也斟醉眼。笑道。吓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慣作工夫的。怎麼  
如問如見別鬧  
二字活跳



今日就反起來。宝玉紅了臉，笑道：「姐，放手，有話，偌們好說。」外頭有老媽子，聽見說，<sup>是什</sup>意思，灯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却要婆子去園門，<sup>那里</sup>等着呢？」我等什麼似的？<sup>信兒的</sup>今兒省了，你雖然聞名不知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意是沒藥性，<sup>信兒的</sup>炮燄只好粧幌子罷了。到比，我還發起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槩，听不得的。就比如方纔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的，<sup>你</sup>們素日偷鴉狗的事，豈有不我進來，一會在窗下細听，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鴉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已後你只愛來，<sup>音</sup>我也不羅皂你。宝玉聽說，纔放心來，放起身，整衣，央道：「好姐，你千萬照看他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起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不捨也，少不

得一別晴雯知宝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宝玉放出來<sub>意</sub>欲到  
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  
且進園來明日再作計較曰乃入後角門的小廝<sub>未那</sub>正抱鋪蓋里边  
他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也就關了宝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己房內告襲人<sub>所</sub>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  
得不問今日睡<sub>怎</sub>宝玉道不管怎樣睡罷了原來二年間襲人回王夫人  
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宝玉狎  
昵<sub>焉</sub>較先幼時反到疎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宝玉及諸  
小了頭們外出入等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旧症  
雖愈然每日勞碌風寒所感及嗽中代血<sub>帶</sub>故邇來夜間總不與宝玉

同房宝玉夜間常醒又極肥但小每醒必喚人曰晴雯睡臥驚性且牽動  
 輕便故晚一應茶水起坐呼喚責子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好床只是  
 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曰思此任比日間緊要之意宝玉既答  
 不啻怎樣襲人只得還依旧年之例遂仍將自己鋪蓋搬來設與床  
 外宝玉發了一晚上讖一句是笑反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在後外听看宝  
 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來直至三更以後方漸的的安頓了畧  
 有鼾声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著沒半盞茶時只听宝玉叫晴雯  
 襲人忙洗睛開眼連聲答應問作什底宝玉曰要吃茶襲人忙下去  
 向盆內蘸過手從暖壺內到了半盞茶來吃過宝玉乃笑道笑字  
 有文章蓋恐冷落襲人我近來也听慣了他却也忙了是你襲人笑道

他乍來時你也曾睡夢中真提叫我半年後緣改了我知道這晴  
雯人雖去了這兩個字只怕是不能去這的看說大家又我睡下宝玉又翻  
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是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日是往日形  
景進來笑向宝玉道你們好生過去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便  
走宝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却見宝玉哭  
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你就知道胡鬧被人別听了  
什麼意思宝玉那里肯听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心及至亮  
時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頭立有等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  
起宝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回今兒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  
爺回喜歡他前兒作得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

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跑告訴他去立剎叫他快來老爺在上屋里還等他吃面茶  
 呢環還哥已來了快飛跑再有一個人去叫蘭哥兒也要送哥說里面的婆子  
 听一句應一句一面扣扭子一面開門面一面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依一行分頭去  
 了襲人听得叩院門便知有事忙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听得這  
 得這話些趕有人來昏了面湯促宝玉起來與漱他已自去取衣裳回思跟賈政出  
 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來只見那拿二等成類色的表出宝玉  
 此是時亦無法只得忙着的前來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悅宝玉  
 忙行又了看晨着之禮賈環賈蘭二人都見過宝玉賈政命坐下吃茶向蘭  
 二人道宝玉讀書不如的你兩個若論題聯和詩未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  
 此他處今日此去未免要作詩詞的表面強的們不詩室玉所听便坐他未們兩個王夫人等自

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三人等去了方過  
賈母這邊來自就有芳官等三個的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  
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是的膳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的官蕊官三個人  
尋死覓活活只要剪了頭髮作尼姑尼姑我只當是小孩子家是一時出去不慣了是  
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是越鬧由打罵自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  
求太或是就依他們做呢尼姑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  
罷我們這福王夫人弟支听了道說胡說那里得他們起來佛們也是輕易人  
進去的每日打頓給他們看還關不開了當下回八月十五日各廟內去  
供去皆有各廟的內呢姑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下內水月  
庵的智通步地藏菴的兩信住兩日之今日回听得此信又挑兩個女孩

手去作話使喚<sup>活</sup>日都向王夫人道<sup>俗</sup>府上到底是善人家目太<sup>好</sup>善  
 所以感應得<sup>希</sup>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們容易<sup>難</sup>入也要知道佛  
 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sup>希</sup>一切衆生無論鴉犬皆要度他無奈迷人不  
 醒若果有善根能醒<sup>就</sup>悟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虫得  
 道者<sup>也</sup>不如今這兩三姑娘既然無父無母家鄉又遠他們既<sup>既</sup>輕<sup>輕</sup>了<sup>了</sup>富  
 又想從<sup>也</sup>小兒命苦人<sup>是</sup>不<sup>是</sup>這風流行此將<sup>終</sup>末知道<sup>既</sup>象身<sup>既</sup>怎樣<sup>既</sup>所以<sup>既</sup>苦海回  
 頭<sup>是</sup>出家修<sup>是</sup>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sup>是</sup>到不要限了善念王夫人  
 原是個好善的<sup>孩子</sup>先听<sup>被</sup>被<sup>乾</sup>之語不肯听其自由者<sup>心</sup>回思<sup>有</sup>苦官寺不  
 過皆係小兒女<sup>子</sup>時不遂<sup>心</sup>之<sup>心</sup>但恐<sup>有</sup>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sup>差</sup>獲罪今  
 听这两个<sup>子</sup>拐<sup>子</sup>之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sup>差</sup>刑夫人遺人<sup>差</sup>來知

會明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脩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求說探  
春等事心緒甚<sup>女麻</sup>緒那里着意在這些小事上既听此言便咲荅道你兩  
个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作徒弟去如何<sup>兩</sup>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  
「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sup>陰德</sup>陰得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  
樣的們問他去若果<sup>都</sup>郎心<sup>里愿意就</sup>郎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罢這三個女人  
听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  
与两个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見决斷知不可  
強了反倒<sup>傷</sup>傻心可怜忙命人來<sup>取</sup>取了<sup>些</sup>東西來<sup>送</sup>齋賞了他們又送了兩  
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知通蓋<sup>發</sup>官的官二人跟了地  
藏菴的圓心各自出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八回

老拳士間徵婉孌詞

痴公子社譏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室）晨見賈母喜歡便  
 趁便回道室玉屋里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二年之間病不離身我  
 常他（見心）別人分外陶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几天叫大夫瞧說時女兒癆所  
 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家（他）配人去也  
 罷了再那几个李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意）出去了頭一則他們都會戲  
 的頑笑口里都會說叫這些女  
 兒使心會混說些話兒們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  
 他們也是應該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設使再挑上几个來也是一

樣賈母听了點頭道這道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了頭  
我看他甚好怎<sup>何</sup>么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sup>們</sup>這些了頭<sup>兒</sup>樣樣美利言  
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宝玉使喚得誰知變了王夫人笑  
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理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  
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sup>是有</sup>個本事的人未免就<sup>反</sup>又些調不正老太太還有  
什麼不曾<sup>眼</sup>經念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sup>取</sup>去中了他我便留  
心<sup>眼</sup>冷看去他色<sup>大</sup>、<sup>大</sup>比人強只是不<sup>大</sup>但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  
第一<sup>大</sup>說賢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順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  
人模樣<sup>大</sup>比晴雯略<sup>大</sup>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sup>大</sup>算得三等的了況且行事  
大方心地老实這几年来從未<sup>大</sup>逢着<sup>大</sup>宝玉淘氣<sup>大</sup>宝玉十分胡鬧的事他

只有死的功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就有早惜以的他把們了頭的月分  
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里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遇使他那自己知道越  
發小心要放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宝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  
耽誤了書二則宝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  
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賈母听了笑道原未樣這樣如此更  
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知道  
豈有大錯悞的而且你這不與宝玉的主意便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  
是心里知道罷了我深知宝玉將表也是個不听妻妾勸的我也解不  
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陶氣都是應該只他這種和  
了頭們好都是更誰到人我為此也耽心每心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了

頭們開<sup>頑</sup>必<sup>必</sup>鬧是人大<sup>心</sup>不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sup>及至</sup>細了  
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  
大家笑了王夫人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又如何打他們<sup>發</sup>鞋去賈母听了  
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省晨伺  
候過早飯又<sup>說</sup>悅笑了一回賈母<sup>歎</sup>晌後王夫人他喚了鳳姐問他丸藥  
曾配來鳳姐兒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湯藥太<sup>呢</sup>只管放心我已  
大好了<sup>總是</sup>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sup>只用此一句</sup>便又<sup>便又</sup>後丈  
晴雯<sup>事</sup>又說怎麼宝玉<sup>了頭</sup>個頭私自回家<sup>去</sup>了<sup>便又</sup>他們都不知道我前兒  
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sup>也</sup>不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喬我也不  
不喜欢他我也說與你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sup>去</sup>罷况且蘭小子<sup>也</sup>大了

用不着奶子了我因問你大嫂子宝了頭出去難道你也不知道不成他  
 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兩三日等的姨媽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  
 甚大病不過還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殷是有  
 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  
 鳳姐笑道可好的得罪着他們況且他天天在園里左不又是他們誰群  
 人王夫人道別是宝玉有嘴無心傻之的從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  
 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過了操心若說他出去幹正緊事  
 說正緊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進來在此些姊妹跟前以至大  
 小的了頭跟前他最有保護還不怕恐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怯  
 他的我想薛姨大妹小子去想必為着前事時搜檢象了頭的東西的

原故他自然為心不及園里的人總搜檢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  
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  
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錯是他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  
避了他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  
他疑心又仍命他將來照舊居住進園裡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  
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家里兩個靠  
得的女人也又病着我所以越後得回姨娘知道先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知道了我正好明  
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的你大園  
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自休為沒要緊的事反踈遠了親戚是寶釵  
笑道的話說你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我為的事媽近來

神恩比先大減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個二則如今  
我哥、眼看娶<sup>娶</sup>嫂子多少針線話<sup>話</sup>計並家里一切<sup>切</sup>動用<sup>的</sup>器皿尚有未齊  
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去料理、娥媽和鳳妹<sup>姐</sup>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  
不是我撒<sup>撒</sup>慌三則是我在園里<sup>住</sup>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自原是我  
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sup>省</sup>路也從那里<sup>走</sup>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里<sup>生</sup>出  
一件事來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里來<sup>住</sup>在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  
幾年、紀<sup>比</sup>皆小且家里没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或作針  
線或作頑笑皆<sup>比</sup>不在外頭悶坐省<sup>隨</sup>好如今彼此<sup>彼</sup>都大也彼此<sup>也</sup>皆有事  
況娥娘這<sup>唯</sup>邊歷年皆遇不在心的事故那園子也太太一時照<sup>悔</sup>不  
到皆有關係來有<sup>唯</sup>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sup>心</sup>此所以今日不但我致意

辭去<sup>其</sup>此外還要勸娥娘如今該減此的就減此也不為失了大家的  
體統據我看園里這一向費用也竟可以<sup>免</sup>兩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娥娘  
深知我<sup>們</sup>家的難道我們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鳳姐听了這篇話  
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竟是不必強了王夫人點頭我也無可<sup>回</sup>答只  
好隨<sup>他</sup>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宝玉等已回來因說他父親还未散恐天  
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sup>又</sup>丟了醜宝玉笑道不  
但不丟醜<sup>且</sup>拐了許多東西來接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  
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  
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宝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  
這是李員外送<sup>又</sup>的每人一分<sup>懷</sup>省說有向還中取出<sup>懷</sup>一個旗檀香小護



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有問在席何人作何詩詞思調等語

畢只將宝玉二分令人拿自同宝玉蘭环前表見過賈母看了喜歡不

尽不免又問此說無奈宝玉一心計整記省晴雯答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

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疎散就好了不許睡倒

宝玉听了便忙入園來當下麝月秋文已帶了兩個丫頭尋表候見玉

粹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一同隨宝玉進園來宝玉滿

口里說好熟一壁便摘冠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看

看他用智之處

只穿省一件松花綾子夾袄子祔內露出点嫩大紅褲子

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子內針線因嘆道這條褲子已後收

了罷真是物件在人去了也麝月忙月也笑道這是晴雯的針線有

嘆道真：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  
花色袂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宝玉在前  
只粧听不見，又走了兩步，便至步<sub>不</sub>止道：「我要走一走，這怎好？」麝月道：「  
白日里還怕什麼，還怕丟了的？」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這  
些東西去，再來。」宝玉道：「好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  
來。」兩個人手裏都有東西，到像擺執事的一個捧香文房四寶，一個捧  
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sub>子</sub>之。宝玉听見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  
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sub>牆</sub>後，也不怎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  
人姐打發人瞧晴雯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來。」<sub>宋</sub>媽姐去了。<sub>宋</sub>  
宝玉道：「回來說。」<sub>小丫</sub>頭什麼？<sub>小丫</sub>頭道：「回來說。」晴雯姐：「直着脖子叫了。」<sub>喊</sub>

一夜今日早起就開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声免只有倒氣的免  
免了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了頭子說一夜是叫娘宝玉試問道還  
叫誰小了頭子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宝玉道的糊塗想必沒有听见旁  
边那一個小了頭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个他糊塗又向宝玉  
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親自偷着看去的宝玉所說忙問的怎麼又  
亲看去了小了頭去道我回想晴雯姐、素日与別人不同代我們極好如  
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也不枉素  
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所以我們拚  
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誰知太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変他應想  
着那起俗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開眼養人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

的手問宝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實情他嘆了一口氣說罷見了我就說  
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他就笑道的們还不知道  
我不死<sup>是</sup>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使<sup>掌</sup>我如今在未正三刺  
到任<sup>去</sup>那司花宝玉須待未正三刺纔到家<sup>只</sup>得一刺的工夫不能見面世  
上凡談死之人<sup>同</sup>閻王勾取了過去白<sup>只</sup>差些小鬼來捉人魂<sup>的</sup>若要遲延一時半  
刻不過少些紙錢燒些<sup>燒</sup>飯飯那鬼<sup>只</sup>催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  
個工夫<sup>好奇之至又捉來皆說閻王注定三便死誰人面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sup>  
<sup>女兒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及世態豈非之</sup>  
<sup>至文章那寄語規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sup>我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  
<sup>已後不必看書也</sup>  
握得時刻我听了這話竟不但心及進來到房裏由<sup>神</sup>時看時辰表時果  
然是未時正二刺他噀了<sup>氣</sup>正三刺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這時候

到都对合宝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不但花有  
 不神樣花一位神之外還有搃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總花不知總去了還是  
 單管一樣這樣了頭听了一時認不出來恰花這是八月時郎園中他上笑  
 蓉正開這了頭便見景性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本告  
 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机不可洩漏的既這樣虔誠我只告訴  
 你只可告訴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天机五雷就來盡頂的他就告訴  
 我說他就是端管這芙蓉花的宝玉听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  
 生喜仍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入去司拿我就定他那樣  
 樣人必有一番事是業做的雖然超出苦海坐此不能相見也面不得傷  
 感恩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五六年情常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代玉逐一人云園裏往前吹之處未  
意為停振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噓氣便回了進去希圖草草得几兩  
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燒賣銀子又命急剌外頭焚化  
了罢女兒瘡死的斷不可由他哥嫂听了這話一面得見一面就僱了人來  
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sup>場</sup>了剩的衣履簪環約有三四百金<sup>之</sup>數他兄嫂自收了  
為後日之記<sup>計</sup>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宝玉走來撲了空<sup>空</sup>收拾暗裏  
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瘡不詳今則忽從宝玉心中其苦。又  
權擬出非是已悞惜詞其母子至心中体贴眷愛之情曲委已尽  
宝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復<sup>轉</sup>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寬無  
味日來順路來招<sup>我</sup>代玉偏<sup>代</sup>宝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丫們回說往寧姑  
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sup>落</sup>落不

竟吃一大驚忽見個老婆子走來宝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老婆子道宝  
 姑娘出去了這里交我們看去外面呢還沒有撒清楚我們幫着送了此  
 東西去這也就完了你的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灰塵也好從此你老  
 人家自跑着這一處腿子了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回看看那院中的香  
 藤與蔓仍是翠青忽比昨日好是改作婆涼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  
 點出來又見們外的一條翠柳堤穢堤球上也平日無是人來往不是當日各處房  
 中了好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堤聚下之水仍是脉脉  
 的流將過去心下回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翻忽又想  
 到司馬几棋入西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釵等一處迎春  
 雖無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又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人不

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sub>于</sub>事，不如还是我<sub>找</sub>代玉去相伴一日，回  
來家<sub>里</sub>还是和襲人厮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还是同死<sub>司</sub>歸的，想畢，仍舊滿  
湘館，未偏代玉<sub>送空教去了</sub>尚未回，宝玉想亦當<sub>才</sub>去候送，在是無奈，不忍悲感，还  
是不去的<sub>日</sub>，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了  
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sub>目</sub>回來，快走，<sub>他快</sub>宝玉听  
得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去了，王夫人命<sub>他快</sub>出去，宝玉至  
書房中，彼時賈政正与中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sub>又</sub>，說快散時，忽  
然談及一時<sub>事</sub>，最是千古佳談，風流儒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也<sub>一</sub>  
好題目，大家要作一首面詞，中幕賓听了都忙<sub>請</sub>親教，係何等妙事。  
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在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



且公餘好武曰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起開宴連日金車黃  
教女以戰聞攻取之援至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  
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起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婉孌將軍眾  
清客都稱妙極極之至妙神奇竟以婉孌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覓嫵媚風流  
真絕世奇丈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地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是  
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眾清客都慨然驚問道不知底下  
有何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為害  
搶掠山左一帶如赤眉黃巾兩時之合而今而為一蓋云一過是此等眾類非特歷  
指名某赤某黃若云不合而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  
恒王意為犬羊之患不足大奉曰輕騎前勦不意賊眾頗有蹤跡  
智術兩戰不勝恒王遂為眾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

也

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奉林四娘得問由報遂  
集聚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  
既殞捨國義等亦當捐身以報王身于你等有愿隨聽其自都時同我前往有不愿者亦早各散衆女將  
听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四娘帶令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  
里頭衆賊不妨也防被斬戮了几員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  
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個不曾由下倒作成  
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自天子以及百官無不驚駭  
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勸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  
娘一節衆位听了可美不可思議衆幕友都嘆道實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  
大家輓一輓後象真是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

個事<sup>字</sup>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賈政<sup>看</sup>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里已  
 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自察該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sup>漏</sup>落未籍  
 奏各項人等無論僧<sup>道</sup>尼<sup>道</sup>吃<sup>道</sup>與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sup>接</sup>來送履歷至  
 禮部備獎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送了禮部去了大家聽見這新聞  
 心所以都要作一首跪嬬詞以志其忠義衆人听了都又笑道這原該  
 如此只是便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實歷代<sup>所</sup>不及  
 處<sup>者</sup>可謂聖朝無闕事唐朝人預先竟說了竟應再本朝如今年代  
 方不虛此一句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賈環叔侄<sup>來</sup>亦他賈政命他們  
 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也去宝玉不遠但第一件  
 他兩個終是別路若論本業一道似高過宝玉若論雜學則遠不

能及第二件他二人在思滯<sup>心</sup>不及宝玉空灵涓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  
未免<sup>心思</sup>拘<sup>滯</sup>那宝玉雖<sup>實</sup>不<sup>實</sup>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總敏  
且素喜好此雜書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悞失者<sup>之</sup>處狗較<sup>量</sup>不得許多苦管  
怕前怕後起未絕堆砌成一篇也竟得甚無趣味因<sup>考</sup>心里怀自<sup>了</sup>這里念頭  
每見<sup>題</sup>一句不<sup>拘</sup>題難易他便毫無<sup>費</sup>廢力<sup>之</sup>處就如此上<sup>考</sup>荒嘴滑舌之人無<sup>補</sup>風  
條<sup>捉影</sup>有<sup>影</sup>善伶口倒舌長篇大論胡扳乱扯敷演出<sup>色</sup>一篇話未<sup>起</sup>盡無稽考  
未<sup>却</sup>得都說四座春風甬有正言厲<sup>色</sup>語之人亦不得厭倒<sup>起</sup>這一種風流去  
近日賈政年<sup>近</sup>更名利大灰然<sup>起</sup>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侄  
輩中少不<sup>得</sup>規以正路近見宝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  
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的各亦皆如此雖有深精奉業

的也不曾發跡過一個看來此亦賈門之數況母親溺愛遂也不強以奉  
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丈等待他又耍奸蘭二人奔業之餘怎得亦同  
宝玉緣好所以每欲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妙世事皆不可無足厭只又讀書二字是萬不可足  
厭的父母之心可不甚哉近只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  
豈不可嘆乎

他三人各吊一首誰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奸賈蘭二人竟自當

多人皆作過几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  
了賈环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云宝玉尚云神妙篇寫出  
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首道是賈政

妮孃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鉄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賓看了便覺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李淵真  
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他又看賈母的這首是五言律寫  
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兩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耐王德

詎能復寇仇

誰題弔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底倒是大凡步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到道還不甚大錯終衆  
不切怨功衆人道這也就去了三爺絲大不多兩歲在未冠之時此如此用了  
工夫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  
過失日又問宝玉的怎麼樣衆人道二爺細心刻鏤利定又是風流悲感不用

此等的了宝玉笑道這個題目是不稱近体說須得過体切或竟或長篇一首  
 方能應功切衆人听了都立身搖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不題到手  
 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時須  
 度其身量這題目名曰婉孌詞且既有序當此必是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  
 白樂天長恨歌或擬李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始能尽妙賈政听说也  
 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寫上不好  
 了我提你那肉誰許你寫大言不慚了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爲了看時搖頭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  
 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四句平叙叙也  
最得休賈政道休戮深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听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燈裡  
用是事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時開口舌香

霜刃雪劍校難牽

衆人听了便拍手笑道亦發画出來了當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見其嬌  
且聞香其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宝玉笑道閨閣習武奔任其勇悍恣似男



人賈老在坐故不便<sub>出聲</sub>可想而知<sub>之</sub>不得而以知姣怯知形的了賈政道<sub>還</sub>不快續述<sub>又</sub>有的就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灯香結子芙蓉綵

衆人都道轉綵蕭韻更妙這總流利飄蕩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sub>字眼</sub>了香姣難牽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用此些堆砌<sub>字眼</sub>來唐塞宝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此詞藻點綴，不然便竟蕭索賈政道你只僱用<sub>這</sub>些<sub>但</sub>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sub>又</sub>一句轉煞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有<sub>又</sub>要一句連轉帶煞<sub>煞</sub>豈不必有餘而力不足此宝玉听了垂頭

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宝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不案叫絕賈政寫了看眉笑道且放着再續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云未再另措詞賈政听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听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罢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蛟鱗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sup>樣</sup>成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sup>字</sup>是便見得高底了且通轉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隴頭

折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々水漸々

正是恒王戰死時

面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々佈值置叙事詞藻無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  
妙轉奇句宝玉又念道

紛々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來累癢呢宝玉又  
乃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死將軍林四娘<sup>是</sup>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穠桃林<sup>臨</sup>戰場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綉鞵有淚春愁種  
鐵甲無聲夜氣涼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實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女兒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篇賈政笑道說然說了几句到底  
 不但大怨且切日說去罷三人如得了救的一概然一齊云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  
 別話不過白去免安歇而已獨有宝玉一心淒楚回至園中猛他見池上芙蓉  
 想起小丫頭說晴雯作了芙蓉之花神人不竟又喜觀起來乃看首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到也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  
 不便了礼比俗人去靈前祭吊弟又更竟別致想畢別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  
 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須得衣冠正齊費其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想  
 如今若孝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  
 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橫汗行潦藻  
 芹之賦可以神饌王公薦鬼人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

此其一也二則棘<sup>文</sup>輓詞也須另示已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sup>反</sup>真是唐塞耳目之文亦不須<sup>繁</sup>洒<sup>決</sup>灑<sup>決</sup>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上文藻而反失悲<sup>底</sup>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非是今作偏也奈今人全惑乎功名二字<sup>將</sup>古尚故之風一洗皆尽恐不合<sup>時</sup>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贊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樹苦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芋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sup>譬</sup>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便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sup>窮</sup>連意<sup>盡</sup>為止何必善<sup>力</sup>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間哉本<sup>素</sup>玉<sup>事</sup>是個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不<sup>已</sup>達<sup>著</sup>篇歪意怎得有好詩好間<sup>文</sup>作云未他自<sup>已</sup>却任意纂<sup>著</sup>纂<sup>著</sup>並不為人知幕所以大

肆志誕竟杜撰成一篇長丈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鯨殼一副楷字之寫成名  
 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  
 小子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梢上乃拉涕  
 念曰諸君君閱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捲倦

維

太平不見之元易年便奇 蓉桂競芳之月是八月無可奈何之日日更奇細思

真集：今偏用如此

怡紅院獨玉

自護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許天下之男子竟自

說可則知矣

景以群花之蕊

奇香

冰鯨之殼

奇帛

沁芳之泉

奇奠

楓露之茗

奇名

四

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于

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

奇稱

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世不

濁內

物所混而濁也前後便有照應。女兒新如蓋思普天下之姝斷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潔者亦是宝玉之真心

迄今十有六載

方十六歲而大亦傷矣

其先之鄉藉姓氏湮論而莫能考者久

矣

忽又有此文不可後來亦可傷矣

而玉得於衾枕<sup>滿</sup>沐之間栖息宴遊之夕親軀狎

藁相与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畸

相共不足六載一旦天別豈不可傷

憶女兒曩生

自

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

明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娛姐

姪咸仰<sup>沾</sup>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鷂翻遭罟罟

去聲鷂鳥之不群

又語金鴆為媒

兮鴆告余以不好雖鳩之鳴逝余惡直輕佻<sup>注</sup>為特立不群故不群故不于鴆焉

殺人鴆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實罟罟音多拙翻單綢詩經短懼于掌尔雅罟謂之罟

居子

黃施<sup>其</sup>其嗅<sup>以</sup>荳蘭竟被<sup>以</sup>租<sup>以</sup>青<sup>以</sup>駭<sup>以</sup>黃<sup>以</sup>施<sup>以</sup>皆惡草以便邪接荳蘭芳草以別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盡楚之幾<sup>諺</sup>遂抱膏肓



之疾故爾櫻唇紅褪韵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頤頤商駢長頤頤亦何詠謠

謾詬荆棘捧搽蔓延戶牖豈照尤貝替實攘詞而絡商駢朝許夕皆廢也

既忙幽沉手不尽復含崗屈于無窮高標見嫉圍幃恨比長沙沒黯輩

之才諱貶長沙直列遭厄巾幗慘于羽野絃則真自命舜殛于羽山商駢曰絃白菖辛

酸誰憐天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未却死之杏海失火搓

不護回生之藥眉黛烟青非猶我画指环玉冷情誰溫燭妒之剩藥犹存

襟袂之餘痕尚清鏡分寫別愁開麝月之奩流化龍飛哀折擅雲並

委金鈿于草莽拾翠闔于塵麝埃樓空鵲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断死誰

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堦月暗芳

魂与倩影同銷容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豈独草蔭無匝地

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滿秋垣隔院希圖怨留笛

芳名未展簷前鸚鵡將犹呼艷質時亡檻外海棠頑老恰極捉迷屏後蓮

瓣無聲元微之詩小樓深速藏聞草庭前蘭芽狂待拋殘繡線銀箋綠縹

誰裁摺斷水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廢舍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

慈威復泣杖而拋孤篋極本及問攜棺被焚慚違共穴之盟石叢成災愧

追同灰之悄唐詩云先開石棺木可為棺晉楊公回詩云生回併身揚死作同尔乃

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揪揄颯蓬艾蕭蕭隔霧

壙以啼猿遶烟腸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

兒命薄汝南泪血班班洒向西風梓澤餘哀點訢竟冷月嗚呼固鬼蜮

之為焚豈神灵而亦妬箝諛奴之呂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

釋

莊子籀揚墨之口孟子謂故辭知其  
所辭

在君子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回焉

揆之思不禁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倚蘭蕙死轉芙蓉

听小婢之言似步無稽據濁玉之思則深為有不據何也昔業法善攝魂以

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為非其人

惡乃黜于治信上帝委托推衡可謂至洽協庶不負所秉賦也曰希其

不昧之灵或涉降于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听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

是之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楚詞駟玉虬以乘鸞兮地何如是之忙兮今駕瑤

象以降乎泉壤耶楚詞雜瑤象以為車望徹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

為前導兮銜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比從兮望舒日以離耶危虛二星

為銜護星豐隆電師舒月御听車軌而伊軋兮御鳶鳶以征耶問馥郁而

也

夢然兮紉蘅杜以為篋耶眩裙裾之燦兮鑄明月以回璫耶籍歲華  
而成壇時兮繁蓮錦以燭銀膏耶丈爬匏以為解竿兮澆醺醪以浮桂  
醕耶瞻雲氣而凝眈兮彷彿有所覘耶俯窈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  
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闕兮忍捐棄余于塵埃耶道遠遊天倩風塵之為

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携歸耶余中心為之槩然兮莊子至樂篇我欲徒傲何能無索然

而何為耶莊子傲善君樞善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于斯耶莊子便善寢

又變而氣之變而有形之變之有生今又變之死是相与為春秋各夏既寔兮且安穩

兮反其真而復奚花耶空窈眇左傳空窈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貴嶺楊石諫

余犹極枯而懸附兮灵格余以嗟未耶莊子太宗歸極枯之名。被以生為

戶乎嗟未桑戶乎固桑戶人名孟子琴張二人招其魂而語之也。方將不化惡如意哉言人死

犹如化去法華經云法華道師多殊方便于險道中化一誠寔極之家人城皆生已度想安

想穩未分止兮君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觀寥  
 烟蘿而為步幃列谿蒲而森行五警抑眼之貪眼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  
 于桂岩靈妃迺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簫擊鼓微嵩戴之妃啟駟山之姥龜  
 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翔爰誠匪簾簞  
 發輟乎霞城返旌乎去圃阮顯微而若通復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雲  
 空漾兮霧雨塵靈劍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  
 相余乃教歎悵望泣涕傍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貧雷鳥驚散而  
 飛魚唼喋以響誌兮是禱成礼兮期祥鳴呼哀哉尚

饗

焚

讀畢遂焚帛奠茗伏依不捨小奴催至再四方絕練回身忽听月暗

之後露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听了不免一驚那小妖回頭一看却是  
人相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睛霎真來顯魂了唬  
得宝玉也忙看時且听下回分解

碯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九回

薛丈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到声到唬了一跳既走出來細看不  
 是別人却是林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奇的祭丈可與曾我碑並傳的了  
 宝玉听了不竟紅了笑答道我相自世上這些祭丈都共熟識了所以改個  
 新樣原不過時我是的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  
 不改削三代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  
 听見兩句什麼紅銷帳里公子多情黃土籠中女兒薄命此一聯意思却  
 好只是紅銷帳里未免熟識些放自現成真事為什麼不用宝玉忙問

什麼現成的真事代玉笑道僧門如今都係霞影紗糊的窓隔何不  
說箇紗窓下公子多情呢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事好極到底  
是你想的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影妙事很多只是愚人  
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個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  
可在我實不敢當說首又接連說了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  
窓即可為你作丈窓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疎古人異姓陌路者此然同肥馬  
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僧們笑道論交遊不在肥馬輕裘師黃金  
白壁亦不當錢錢錢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一使不得的如今我越  
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誅他休例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  
故今寧可棄此大萬夫不可棄世世紗新句竟莫若敢作箇紗窓



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了奸薄命如此一改雖于我涉我也是懷怀的代玉

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了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了奸亦不與雅等我的

紫鵲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明是為与阿顰作識却先偏說紫鵲絕用此狡猾之法

宝玉听了忙笑道这是苦又咒他又画出宝玉未究竟不知是咒誰使人一笑

代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宝玉道又有了這一改可要當了莫

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意要極黃土隴中卿何薄命如此我亦為妥極

我是提究竟不知是為誰之識一笑一嘆。一篇誄詞總因此二句而有又當知難兼

晴雯而又實誄代玉也奇初至此若云必因晴雯未則呆之至矣代玉听了移神善變色慧心人可為一哭。現此句便知誄文字實不為晴雯而作也心中雖有

無限的狐疑用此事更妙盡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蓮蓮忙笑着笑點頭

林說果改的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緊事罷經主網太打發人叫你

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明兒那家人來拜、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又如此忙我身上也不但好明兒還不能去呢。代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總為後文伏線阿襲之間可見不是一筆

碩西筆所寫

宝玉忙道：這里風冷，偕們只催獸站在這里快回去罷。代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忽想起來，代玉無人隨命，小了頭子，跟去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苦有王夫人打發老媽、來討他，明日一早過買，這也來與方纔代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是大同府人氏。說大槩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祖上係軍官，出日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

則景

生<sup>莫</sup>羨表亦係此交<sup>世</sup>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sup>偉</sup>體有拾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便<sup>畫出一個</sup>年紀未  
 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sup>此句斷</sup>現在兵部後缺提陞因未有<sup>求親</sup>賈赦見是  
 世交之孫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青<sup>目</sup>回擇為東床<sup>佳</sup>女婿亦曾回明賈  
 母<sup>况</sup>心中却不得十分赴意想來攔阻亦非不<sup>恐</sup>聽見女之事自有天意前  
 日况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是為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  
 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交<sup>世</sup>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  
 了結之事繞拜在門下的並非<sup>詩</sup>思禮名族之裔因此到功諫<sup>効</sup>過兩次無  
 奈賈赦<sup>赦</sup>不听了只得<sup>也</sup>罷了宝玉却從未會過<sup>孫</sup>送紹祖一面的次日  
 只得過去了聊一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又急不過今年就要

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近春接云大鬼親圈去等事越發掃

去了吳頭每日痴、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賠四個了頭過去

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世上又少了五箇青潔人了因此天、到紫

菱洲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倏然不過有幾個該班

上夜的老娘先為對竟悼再看取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翠荇香菱

也都竟搖、落、似土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闔色之可比

此既領畧得如此蓼落恹慘之景是以情不是禁乃信口吟成一個律

月此回題上半截是灰聚向裏獅今却偏連中山狼倒裝業下惜工細下賦寫

來可見迎春是書中正傳何貳夫妻是副領主次序嚴肅之至其齣聚俗

礼一槩不及只用宝玉一人過去

正是書中之大吉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菱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

吹散菱荷紅玉影

此句遺失

不聞永晝歌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宝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獸呢宝玉回頭房看是  
誰原來是香菱宝玉身轉身笑問道我的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裏來  
做怎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住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來  
如今<sup>你</sup>的哥<sup>得</sup>、回來了那里<sup>起</sup>比先是自有自在的<sup>由</sup>纔剛我們如、使人找  
你鳳姐的竟沒找着<sup>說他</sup>進來找他<sup>果</sup>說往園子里來了我听見了<sup>信</sup>這信我  
就討了這件<sup>差</sup>差進來找他過見他的了頭<sup>差</sup>說在稻香討呢如今我往  
稻香村<sup>去找他</sup>呢如今我往稻香呢討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

這几日可好怎<sup>呀</sup>麼忽然把个晴雯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  
出去的好快<sup>呀</sup>的瞧這地方好空落落的宝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  
紅院去<sup>吃</sup>茶<sup>斷不</sup>香菱道此刺竟不能<sup>可</sup>尋<sup>找</sup>我省<sup>我</sup>理二奶說完了正緊事<sup>經</sup>  
再來宝玉道什麼正緊事這<sup>經</sup>麼忙香菱道道你哥娶嫂子的事所  
以要緊<sup>云題去開</sup>宝玉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  
年<sup>今</sup>見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sup>兒</sup>的又議論王家的<sup>嘿</sup>些人家  
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了人家好端<sup>白叫</sup>議論香菱道的<sup>這</sup>如今定  
了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也<sup>了</sup>宝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sup>上</sup>次出  
門貿易<sup>時是</sup>恩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出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  
同任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sup>保</sup>來的是們兩府

都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

家

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時即焉有得又雪三是原係風馬牛金若強秦合故終不相符未此敗運之事大都如此當局者自不解耳

宝玉聞笑道

所得桂花四蹄原竟新雅故不又一笑余亦欲

如何又稱為桂花夏

家香菱道

也

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几十頃地獨種桂

花几丈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

他家貢奉因此緣有這個渾號兒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帶有一箇親

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這竟一門竟絕緣了宝玉忙道意門

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補出阿

難得中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入眼意里意西施當年是又通家來

往從小兒都一處廝混過的叙起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几年前

見一到他家夏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所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如花似玉的，在家里也讀書寫字，所以的哥，當時就一心準了，連當舖里老朝奉夥計們一群人，連攬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多住好幾日，密密辭綏放回家，你哥一進們就咕，唧，求我們奶，去就就我們奶，原也是見過這姑娘的，且又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里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很，而說求婦一段文字，功從香菱，我也爬不得早，此過來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妙極，菱香口舌段不可少，看他下作，意夏是渾然天真之，死語知其心中，無忌諱，疑處詩，余為一笑，字便有文章，如此說，但只我這話是什，底到替你就心慮後呢，又為香菱之識，偏是香菱听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此等事體，寺到



這話是什麼話素日僭們都是斯招斯敬的今日忽然起這話這  
 意思怪不得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  
 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何所說說<sup>有失</sup>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  
 來只得說精打彩<sup>無</sup>還人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喚晴雯或  
 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掠大觀  
 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之所至<sup>之</sup>燕<sup>之</sup>風寒外感故  
 釀成疾臥床不起賈母听得如此天親來看<sup>視</sup>王夫人心中自<sup>暗</sup>恤不<sup>該</sup>  
 因晴雯過<sup>侍</sup>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sup>付</sup>吩眾奶娘等  
 好生伏<sup>侍</sup>看守一日兩次帶進來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  
 的痊愈好生保養一百日方許動盪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

一百日內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約  
的火星亂送那里忍耐得住雖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  
只得罢了因此和此了奴們無所不知至姿意要笑作戲又听得薛蟠擺  
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  
翰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恨不得就遇去一見緣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  
春出了閣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鬢新磨縈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  
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切之至  
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了奴們斯開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  
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折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  
仇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要要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香菱菱自那日捨白了

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宝姑娘不敢親近  
 可見我不知宝<sup>如</sup>王<sup>叙</sup>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白<sup>日</sup>常和他角口氣的痛哭  
 自然唐<sup>哭</sup>他也是有的了從此到了遠<sup>要</sup>避<sup>而之</sup>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  
 來日；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  
 比這樣安寧些二則又聞得是个有<sup>最</sup>罪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  
 回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sup>誰知那夏</sup>嬌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  
 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sup>的</sup>以邱壑絳緯頗步熙鳳之後  
 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跑<sup>胞</sup>弟兄寡母獨守此女  
 姣養溺愛不啼<sup>唐</sup>珍宝凡女兒一舉一動被<sup>他</sup>母親<sup>親</sup>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姣  
 養太過竟釀成个盜<sup>視</sup>妬的性氣愛<sup>善</sup>自己尊若菩薩窺他人穢如糞

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和了姊妹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兒時腴腆溫柔須要拿出這威來纔壓得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奔止驕奢若不趁熱竈氣此製熟酒將未必不得能是盤斂懺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不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敗榻之側豈容人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是不許人口象帶出金桂二字未几有不肖心悞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終罢他曰想桂花二字是禁之不住的須另換一名曰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是己身分如此薛蟠是个憐新棄旧的人且是又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不妻

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依讓他也那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  
 試着上弄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緊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  
 蟠的氣緊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飯復不知要行何事先与金桂商  
 議金桂執意不便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話賭氣子自行了這金桂便  
 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粒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送  
 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娘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說了親眼前  
 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養鳳姐是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  
 花兒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  
 已一心計一記和氣子的過日還是這樣胡鬧味臊了黃湯折磨人家這  
 會子花好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

桂見婆如此說丈夫越發得意便粧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蟠沒了主意話事惟是然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總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倍小心不免氣緊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幟漸倒婆良善也就漸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之及薛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隨机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如其不可犯每欲尋隙有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是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回說來時太小不得深知答之得志計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他香菱二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首是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都說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噯哟奶、不知道我們姑娘

的孝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呢欲明後事且見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十回

話說金桂听了將膝項一扭，嘴唇一撇，咧鼻孔里哧了兩声，真个連魂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誰圍見香來者？若說菱角香，也把那菱花放在那里，恍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灘頭葦葉，芦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真的說云便是慧心人，何況菱角哉？」金桂道：「依你就說，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了。」又一倍一個蘭花，一則是自高，一則是自低，是誘人犯法。

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挂好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了話好名喚宝蟾者性情香菱的臉兒說道的要死要死你怎麼真叫起姑娘你名子來香菱省省了反不好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如計別許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如子說那里話此刻連一身人俱屬如的何得換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如的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笑道的雖說你是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名字反不知你如能來了是給既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如先有所不知當是買了我來是原老如是給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後來我

自秋待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子亦發不與姑娘相干  
 況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恡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  
 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未歷此香  
 菱道就依奶子着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宝釵亦不在意只因薛  
 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坏宝蟾有  
 三分姿色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水的撩逗他宝蟾雖亦解事  
 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觀察其意  
 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撩如此他既看上了宝蟾如今且捨  
 出宝蟾去与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乘他之時擺佈了香菱  
 那時宝蟾原時的我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机而發這日

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到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誤，豁啣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寶蟾說姑爺不好生，要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勾使，便打諢誰是俊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sup>省</sup>。薛蟠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麼和我說別偷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伏着酒盞臉便越勢跪在被上，吃着金桂笑道：「奴姐，的若要<sup>你</sup>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人腦子也<sup>我</sup>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的。」愛誰說明了，就放在房裏省得別人看，看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

稱謝不保盡

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

曲盡丈夫之

次日也不出門只在

家中厮奈越發放大了胆子

至午後金桂故意的

道奇問奇語

云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

拉世

的起來

宝蟾心裡也知八九個就半攪半就推

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

心等候的料那時

必在難分之際便叫頭小捨兒過來

原來述小丫頭也是金

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双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舖叙小捨兒手尾之中又点薄命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二宗与施了頭遙一作对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

有告訴

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

金桂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

有告訴

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

金桂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

有告訴

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

金桂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

有告訴

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

金桂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

有告訴

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

金桂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訴香菱

有告訴

到我屋里將手帕取來不必我說的

金桂

金桂如今有意

捨兒專作些粗怵的生活

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

一入唉

聽了這話忙往房里來取不妨

防

遇

見他二人<sup>推</sup>擡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sup>滿</sup>面飛紅忙<sup>抽</sup>轉身迴避不迭那薛蟠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今兒香菱撞來故也料有些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sup>索</sup>保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sup>今</sup>遇<sup>今</sup>見了香菱便恨無地<sup>縫兒</sup>可入忙推開薛蟠一迤迤了口內恨怨不迭說他強<sup>森</sup>霸力逼苛語薛蟠好容易圓哄的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sup>鬼</sup>與頭變作了一腔<sup>柳</sup>要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sup>你</sup>的<sup>這</sup>那會子作什麼來撞尸遊魂香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去找宅蟬已無<sup>防</sup>踪跡了于是恨的口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然洗澡時不妨水略熱了些盪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先趕着香菱踢打了兩下

香菱雖受過這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  
 時金桂已暗扣空蟾寶說明今夜金薛蟠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和寶蟾命香菱過  
 來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  
 里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段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  
 霸站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了罷了薛蟠  
 听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赶来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  
 睡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  
 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到茶一時又挺腿叫如是一夜七八次提  
 不使其安逸穩眠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護珍寶一緊都置之不  
 顧恨的金桂暗下的發恨道真叫你樂這几天等我慢的摆

佈了未那時可別怨我一面掩忍一面設計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

粧起病来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半月工夫諸計安矣請醫療治不效衆

人都說是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的枕頭內抖出紙來

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

都是衆人反乱起来當作新文聞先报与薛蟠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吐氣自然便起来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

是寶蟾的鎮壓法兒惡極壞極薛蟠道他此時並沒多空見在你房

里何若賴好人正要老兄此句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

不成雖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屋子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跟着

你他是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肯認



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  
 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三<sub>你們</sub>日多嫌我一個說自一面痛  
 哭起來薛蟠更破<sub>破</sub>這一夕話激怒順<sub>手</sub>子掀起一根門閤來<sub>玉蓮二寸</sub>  
 一徑搶步我自香菱不容分<sub>說</sub>明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  
 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sub>鎮</sub>喝<sub>地</sub>說不問明白就起人來<sub>你</sub>送了頭伏侍  
 了<sub>你</sub>這幾年那一點不週到不忒心他豈肯如今作<sub>倒</sub>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sub>益</sub>如此說省怕薛蟠再軟  
 軟心活了便<sub>益</sub>發<sub>痛</sub>嚷<sub>喊</sub>啣<sub>喊</sub>大哭起來一面又哭喊說<sub>不過要</sub>這半個多月把我  
 的宝蟾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  
 貴的縹緲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听了

這些話越發有了急辭，蟠姨媽要打听見金挂句，挾制首見  
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  
制慣了。如今有句搭住了頭，被他霸占了去，他自己反惡溫柔  
讓夫之禮。這魔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實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  
務事。此事正是王婆堆斷王，幃事了。因此無法，只一賭氣，喝薛蟠說  
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些。在誰知你三不知，把賠房了頭  
也摸婆上了。叫老婆說嘴，占了他的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  
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旧的東  
西，白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  
來賣了。他的就心淨了。說着，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

人去快叫個人牙<sub>子</sub>之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  
 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下頭了金桂听了這話便隔窗  
 窓<sub>戶內</sub>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省一個扯首一個的我們很  
 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  
 刺但凡多嫌首他<sub>也</sub>不肯把我的了頭他取在房裏了薛姨媽聽說氣  
 的身战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sub>子</sub>這里說話媳婦隔窓<sub>戶內</sub>子拌嘴  
 駭<sub>你</sub>的是旧家<sub>子</sub>人家的女兒滿嘴里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的  
 躁脚說罷<sub>子</sub>看人听见笑話金桂意謂不作二不休越發發<sub>子</sub>潑喊  
 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雪我<sub>子</sub>到怕人笑話了再不  
 善<sub>然</sub>由有他就賣了我他<sub>誰</sub>还不知道的薛家有錢行動拿<sub>就</sub>東墊人<sub>錢</sub>

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  
們瞎了眼三來四去的跑了我們家作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  
的良的也賺了畧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發我了一面哭  
喊一面滾抹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功有不好打又不好告  
又不好只自出<sub>已</sub>又<sub>去</sub>啞聲打氣抱怨說運氣不好<sub>果然不差</sub>當下薛姨媽早  
被薛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買香菱寶釵笑道俗們家從來只  
知<sub>道</sub>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胡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  
笑哥<sub>話</sub>、嫂子嫌他不好留心<sub>下</sub>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便呢薛姨媽道單  
他还是淘氣不如打他<sub>盡</sub>了他<sub>倒</sub>干净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  
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里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罢了自從後香菱果跟着宝敏在園內去了把前面路遂竟一心斷絕虽然如此終不面对月傷悲挑灯自嘆本來性弱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診視服藥亦不放驗那是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性暗中心裏怨命而已薛蟠曾伏首酒胆挺撞過三次持棍欲打那桂便唬着他身子随意打这里特刀砍去時便中給與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鬧了會子揀罢了如今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發軟了氣骨虽是香菱猶在却亦不在的一概不能十分暢快了就

不寬的礙眼了且姑置不寬如此又漸次尋起宝蟾，却不比香菱的  
情性最是個烈大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  
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便不肯抵服容讓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  
後來金桂急甚于罵再至于廝打他虽不敢還言還手便大撒潑  
粧拾頭打泥尋死覓活畫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開薛蟠此時一  
身难以兩催惟徘徊觀望于二者之間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  
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殺鴉鴨將肉賣人吃只果以油炸  
焦骨頭下酒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  
扒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里他薛蟠亦無別發  
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罢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補足本題於是

寧榮二宅之人上；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是寶玉已過了百

日出們行走亦曾遇來見過金桂牽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

柳与中姊妹不羞上下的人焉得迭等樣情性可為奇之至極別書中

婦必曰黃發鰥面

豈不可笑

因此心下納悶這日与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

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來有在背地里倘眼抹淚

的只要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為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回

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所以就忘了前兒寶玉去了回

來也曾說過的補明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去正說賈母打發人來接

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寶玉如今爬不得各處去既耳听

見如今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

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還愿。這廟里已是昨日預備停妥的。宝玉天性怯，不敢爭，神鬼之像，這天齊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宏壯。宝玉天性怯，不敢爭，年深歲久，又極其荒涼。里面呢，胎塑像皆極其醜惡，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嫗和李貴等人圍隨宝玉到處散誕頑耍。要了一回，宝玉因倦復回至室，安歇。衆嫗生恐他睡自了，便請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見这老王道士專意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这庙外現掛招牌，丸散膏丹色俱備，亦長在寧榮兩宅走動，熟慣都与他起了渾號，喚他作王老道。一貼言他的膏藥最他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老道進來都笑道：



來的好。王師父你極會說古詩<sup>詩</sup>的說一個與我們小爺听。王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瞧仔細肚裏麵觔作怪說自滿屋裏人都

笑了

王一點又與張道上  
送二封持犯不犯

宝玉也笑自起身整衣王貼喝命徒弟們快泡

好釀茶來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這屋裏坐自還嫌膏藥

氣息呢王貼笑道沒當家花

的

膏藥從不拿進屋裏來的知道哥

今日必來頭三五天就拿香燭了又燬的宝玉可是呢天只聽見你

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

長其中細孔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賓客得呢<sup>宜</sup>濕涼熱

用貴賤殊方內則調元補氣開胃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去暑

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出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效如

神貼過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  
到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底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見效  
哥兒只管揪首鬚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  
宝玉笑道你猜若<sup>保猜</sup>的<sup>保猜</sup>首便貼的好了王貼听了尋思會笑道這  
到難猜只怕膏<sup>藥</sup>有些<sup>藥</sup>不靈了宝玉命李貴等你們且出去散這廬里人  
多越發蒸臭了李貴等聽說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這茗烟  
手內<sup>有</sup>點心一技夢甜香<sup>一匙</sup>與前文<sup>一匙</sup>宝玉命他坐在身傍却倚在他身上  
王一貼心有所動<sup>四字好萬生端于心邪則意</sup>便笑嘻嘻走近前來悄  
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助的藥可不是話犹未完茗烟先<sup>喝</sup>唱道該死打嘴宝玉犹未解

未解妙若解則不  
成丈夫矣

忙問他說什麼茗烟道信他胡說唬的王貼不敢

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姑病方

沒有王貼道

王就是病也沒有聽見過宝玉笑道這樣還笑不得什麼王貼又忙道

的貼姐的膏藥到沒徑過到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

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宝玉什麼湯藥吃怎吃法王貼道這叫做療姑

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水塘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早

吃這一個梨吃未吃去就好了宝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王貼

道下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

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了過一百

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姑什麼那是就見效了此時說着

此料彈一板說者  
方為奇趣之至

寔玉茗烟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都一貼笑道不過是閑着解

脫因罷了有什麼閑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

是假的我有植我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裏來

混寓意深遠在此數目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寔玉出去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

畢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

待過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嘆哭的在王夫人房中拆委曲說

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計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過功

過三次便罵我是醋計子老要掙出來的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恨薛蟠何

世書中全是不平又說老爺叔看他五千銀子不該死了他的如今他來

耍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責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

老子死了<sup>使</sup>我五千銀子把的<sup>你</sup>準拆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擡在<sup>辱</sup>下里  
 睡去當日有<sup>是</sup>你爺、在特希圖上我的富貴<sup>伯</sup>趕性<sup>自</sup>相与的論理我和你  
 父親<sup>是</sup>自<sup>是</sup>倍<sup>是</sup>如今強壓<sup>有</sup>我的頓<sup>頭長</sup>賣了一輩又不該作了<sup>了</sup>這們親到沒的<sup>叫</sup>  
 人看有<sup>道</sup>趕勢利似的<sup>不通可笑</sup>一行說一行哭的鳴<sup>咽</sup>、連王夫人並眾  
 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sup>勸</sup>說已是遇見的<sup>了</sup>不脫事的人  
 可<sup>甚</sup>怎麼呢<sup>甚</sup>想當日你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作<sup>是</sup>這門親<sup>的</sup>休大老爺  
 執意不听<sup>是</sup>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sup>是</sup>這也<sup>是</sup>時你的命迎春哭道  
 我不信我的命就這<sup>是</sup>麼作不好<sup>了</sup>麼若從小兒沒了娘幸兒過<sup>了</sup>孀子  
 這也過了几年心爭日子如今偏又是<sup>是</sup>這<sup>是</sup>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sup>勸</sup>一面  
 問他隨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sup>了</sup>、的離了姊妹們只是<sup>是</sup>眠思夢

想二則還記揪自我的屋子還得在園里旧房子裏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過可能辦不住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閑牙閑齒亦是萬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宝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吐風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宝玉唯唯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旧館安歇衆姊妹還等更加親熱異常連住了三日終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別更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邊也去

那迎春之文皆從宝玉腹中寫出前植聚而東獅是實寫懷家中去很出迎春口中可為實寫以盡其情

格各各其法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

雖不愿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強忍情奈作辭了邢夫人不  
 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頗難子只面情塞責而終不知端的且  
 听下回分解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共四册）

一九七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平装本定价：每部七元二角  
书号：一〇〇一九·二二三三  
内 部 发 行









內 部 發 行

( 共 四 冊 )

統一書號: 10019·2133

定 價: 7.20 元